

侶門小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MG
I246.7
560



倡門小說集目錄

天堂與地獄.....	周瘦鵑
倡門之父.....	許廬父
從政與從良.....	包天笑
老琴師.....	求幸福齋主
雲霞出海記.....	包天笑
從良的教訓.....	何海鳴
倡門之女.....	姚民哀
倡門之母.....	求幸福齋主

倡門小說集 目錄



3 2169 2048 2



倡門小說集 目錄

三

倡門之子·····	求幸福齋主
倡門之衣·····	徐卓呆
溫文派的嫖客·····	求幸福齋主



天堂與地獄

周瘦鵬

共福里三十多家人家很參差不齊很富的也有

荒咧

極窮的也有富的人家男女出入都是鮮衣華服高車駟馬窮的人家可就苦了不但是沒鮮衣華服穿沒高車駟馬坐連那萬不可少的一日三餐也得苦心孤詣的去張羅來往往富人家廚房中燒著魚啊肉啊雞啊鴨啊一陣陣的妙香直鑽到窮人鼻子裏去他們繞揣著血汗掙來的一二角錢上米鋪子糴米去家裏孩子們早已大哭小喊鬧了好半天的飢

共福里有兩條支弄在那南面的一條支弄中便是窮人家聚居之處破舊的衣袴掛在竹竿上從小窗子裏撐出來曬著陽光滿弄的飄飄揚揚彷彿是無數旗子一般衣角袴腳上的水有時候滴下來滴在行人頭面上也只索擡頭望一望無可奈何的走開去了

這窮弄中第三家是一所矮屋似乎比左右的鄰

天堂與地獄

舍更。要。矮。些。一。扇。烏。黑。的。門。配。上。旁。邊。一。扇。烏。黑。的。小。板。窗。都。足。以。表。示。這。屋。子。早。過。了。青。春。時。代。有。老。夫。鬚。矣。之。歎。了。還。有。那。一。堵。牆。壁。也。早。已。改。換。了。本。來。面。目。變。成。非。洲。黑。奴。模。樣。在。這。一。片。烏。黑。之。中。所。足。以。使。人。注。目。的。不。過。是。那。門。上。一。箇。紅。紙。的。一。福。字。和。那。牆。上。給。頑。童。用。白。鉛。粉。畫。的。許。多。烏。龜。罷。了。

不。能。常。穿。新。的。因。此。上。伊。心。中。甚。是。不。快。伊。的。年。紀。一。年。年。加。上。去。那。不。快。的。程。度。也。一。年。年。加。上。去。林。金。寶。的。父。親。早。已。死。了。現。在。的。那。箇。父。親。是。伊。母。親。爲。了。不。耐。羸。居。非。正。式。結。合。的。鎮。日。的。游。蕩。沒。有。甚。麼。職。業。他。那。唯。一。的。職。業。便。是。助。人。相。打。相。罵。喫。講。茶。趁。此。撈。摸。幾。箇。錢。伊。母。親。倒。也。生。就。一。副。富。貴。人。家。的。太。太。骨。頭。從。不。肯。做。甚。麼。活。計。一。方。面。卻。又。逼。著。金。寶。縫。衣。織。花。做。襪。子。掙。錢。來。貼。補。開。門。七。件。事。一。天。到。晚。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候。

金。寶。出。落。得。並。不。美。麗。皮。膚。也。粗。糙。得。很。最。精。的。便。是。那。張。櫻。桃。小。口。沒。有。生。得。平。正。粗。看。還。可。混。過。去。細。看。竟。是。偏。在。一。旁。分。明。是。造。物。生。伊。時。太。恩。促。

了些不會多用工夫比較的。可以動人的不過是那雙眼睛常常一溜一溜的發出媚光來。除此以外可就無長足錄了。然而金寶對鏡自照總以為自己是箇絕世美人。只恨生長貧家做活計掙了錢要貼補柴米不能做好衣服穿。因此常在背地裏歎息落淚。又恨天恨地恨伊生身的父母。

伊做好了活計總得親自送上店鋪去。伊穿著布衣服打扮得很整齊。走在街上兀自自慚形穢。雖有一雙媚眼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每見穿綢著緞的女子在伊身邊走過。那萬丈妒火便止不住在伊胸中燃燒起來。有時伊晚上回來在鬧市中見鈿車如水載著簾子裏的姑娘們飛一般掠過。寶氣珠光直

刺到伊眼中。益發鉤動伊的虛榮心。伊羨慕得甚麼似的。暗暗自語道：我一輩子在窮爺娘身邊過活。可一輩子無望了。還是向這倡門中尋一條出路罷。

金寶起了這箇主意。伊的一顆心便日夜被這主意束縛著。日想夜夢。彷彿自己已進了簾子。享盡人世間種種的幸福。除了衣食住般般舒服以外。并且有無數少年兒郎拜倒石榴裙下。伺候自己的一顰一笑。這是何等的有味啊。伊在這虛榮心極熱的當兒。竟把火坑瞧做天堂了。伊便像撲火的飛蛾一般。向著烈火撲去。畢竟炙傷了翅膀。奄奄的死了。

金寶一心想進倡門去了一壁卻又不願向伊母親說明。鎮日價只是沒精打彩的不肯多做活計。伊

母親見了奇怪，少不得要問長問短。金寶仍不願明說，只隱隱約約流露了些意思。伊母親見女兒已長成了，做活計沒有大出息，本來也想給伊走這條路。

如今難得女兒先有此意，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和伊那箇非正式的丈夫一說，當然也十分贊成。他到外邊去和那些志同道合、混飯喫的朋友們商量了一下，便打算各人湊幾箇錢，合夥兒開鑿子。了劈頭第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師來教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關上了。從小窗中送出一派啾啾啞啞的歌聲來。甚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那裏唱著。聽這歌聲，雖覺生澀刺耳，然而內中含著

無限的快意。無窮的希望。正好似皈依上帝的信徒。在禮拜堂中高唱著讚美之歌。眼中彷彿已瞧見天堂的門了。

金寶活計不做，了把大半天的工夫放在裝飾上。不平正的櫻桃口上，點了桃紅的胭脂。粗糙的面頰上，搽上了好多香粉。雪花粉。伊的身上也有簡單的綢衣服穿了。伊好生得意。夕陽將下時，便立在門口搔首弄姿。試練伊的娼妓學問。里中少年受了伊那雙媚眼的注射，也覺得現在的林金寶已不是以前的林金寶了。

經了這麼半年的訓練，金寶居然脫離了這矮屋窮簷。進理想中的天堂去了。三馬路的一條鑿子

聚○合○的○里○中○便○多○了○一○所○新○鑿○子○多○了○一○塊○新○牌○子○
牌○子○上○兩○箇○金○字○叫○做○金○妃○進○場○的○那○天○仗○著○那○班○
白○相○人○的○勢○力○倒○也○和○酒○連○綿○十○分○熱○鬧○金○寶○也○像○
別○的○姑○娘○一○樣○有○非○常○鮮○豔○的○好○衣○服○穿○了○有○租○來○
的○鑽○耳○環○鑽○約○指○戴○了○伊○志○得○意○滿○好○像○真○的○進○了○
天○堂○一○樣○夜○半○無○人○獨○自○對○著○衣○鏡○笑○道○金○寶○金○
寶○你○以○前○的○日○子○是○在○地○獄○中○過○的○從○今○天○起○可○已○
到○了○天○堂○中○了○以○後○可○要○幹○一○番○事○業○讓○大○家○都○知○
道○我○林○金○寶○

一○節○過○去○了○金○妃○兩○字○果○然○傳○遍○了○狎○客○之○口○伊○
雖○然○貌○不○驚○人○但○那○十○足○的○媚○態○卻○沒○一○箇○姑○娘○及○
上○得○伊○凡○是○籠○絡○狎○客○的○手○段○伊○都○能○施○展○得○法○因○

此○傾○倒○於○伊○的○人○著○實○不○少○伊○那○非○正○式○的○父○親○和○
股○東○們○都○暗○暗○歡○喜○以○爲○仗○著○這○錢○樹○子○定○能○穩○穩○
的○撈○摸○一○大○注○錢○了○

金○寶○既○做○了○紅○倌○人○便○飛○揚○跋○扈○無○所○不○爲○表○面○
上○和○狎○客○敷衍○暗○中○卻○受○了○誘○惑○和○那○些○拆○白○黨○中○
的○小○白○臉○兒○往○來○密○切○股○東○們○滿○想○借○著○梳○櫛○這○回○
事○可○以○弄○幾○箇○錢○不○料○伊○暗○渡○陳○倉○早○就○不○是○完○壁○
了○不○上○三○節○梅○毒○突○然○發○現○伊○得○了○一○箇○確○確○實○實○
的○證○據○并○且○欠○了○一○筆○債○股○東○們○大○失○所○望○伊○那○非○
正○式○的○父○親○更○大○發○雷○霆○也○不○給○伊○醫○治○立○時○逼○著○
伊○卸○下○衣○飾○送○回○家○去○一○面○另○外○弄○了○箇○女○子○頂○伊○
金○妃○這○塊○牌○子○

金寶不願回家見伊的母親半路上便逃了飄泊了一箇多月可憐伊竟淪落在妓院中夜半更深

還在風露中拉客拉不到客人回去就受鴇母的毒打身上雖已有毒還是熬痛捱苦的隨時接客到此伊纔覺得自己當初走錯了路那金鋼鑽好衣服的後面實在不是天堂是一座地獄咧

伊在那妓院混了三箇多月苦痛已捱盡梅毒也到了最後一期了周身潰爛不能起坐於是伊記起母親來記起那窗門烏黑的小屋子來那邊纔是真正的天堂纔是充滿著無限幸福的當下便苦苦的哀求鴇母送伊家去那鴇母正在擔心無法處置伊少不得要損失一口薄皮棺材了聽說伊有家有

母親自然喜之不勝立時把伊放在板門上送到了共福里

伊回家後又捱了一箇多禮拜便死了臨死時抱著伊先前做活計的鐵線籃做出戀戀不捨的樣子又哭著對伊母親說道唉母親我錯了我怎麼把地獄錯認做天堂啊



倡 之 門 倡

父 厘 許

許○厘○父○道○現○在○關○於○倡○門○的○小○說○就○算○是○一○種○很○時○髦○的○作○品○了○我○瞧○了○有○點○眼○熱○不○免○看○箇○樣○兒○也○來○學○着○做○了○一○篇○倡○門○之○父○但○是○畫○虎○類○犬○有○點○不○大○像○樣○罷○了○

黃○元○生○此○番○窮○極○了○他○查○徧○了○家○中○所○有○的○產○業○統○共○也○賣○不○到○幾○塊○錢○若○是○零○星○拆○舊○起○來○每○件○都○值○不○到○幾○角○小○洋○然○而○他○這○口○鴉○片○煙○是○天○天○要○吃○的○還○有○一○家○三○口○的○食○用○呢○那○一○件○可○以○省○得○一○天○兩○天○的○他○到○了○這○箇○時○候○才○知○道○自○己○錯○了○以○前○悔○不○該○不○聽○妻○女○良○言○早○早○把○這○口○斷○命○煙○戒○去○弄○到○如○今○產○業○傾○盡○衣○食○不○周○還○要○受○這○口○烟○癮○的○累○處○日○子○長○得○很○像○這○樣○無○聊○的○歲○月○你○教○他○怎○生○挨○延○下○去○咧○

好○箇○賢○淑○的○女○人○他○見○丈○夫○這○般○愁○眉○不○展○的○深○怕○弄○出○毛○病○來○到○把○丈○夫○的○過○失○完○全○忘○卻○了○仍○舊○拿○些○既○往○不○咎○回○頭○是○岸○的○套○話○好○好○的○勸○他○然○而○這○等○說○話○黃○元○生○的○耳○朵○裏○已○經○旋○繞○了○有○幾○十○次○幾○百○次○背○也○背○得○爛○熟○了○那○

倡 門 之 父

裏○能○發○生○什○麼○效○力○呢○結○果○黃○元○生○仍○舊○唉○聲○嘆○氣○的○像○箇○非○常○厭○世○的○樣○子○到○了○後○來○他○女○人○朱○氏○和○他○女○兒○彩○花○覺○得○勸○諫○術○窮○再○沒○法○兒○寬○解○他○了○况○且○家○中○的○情○形○已○經○鬧○到○萬○分○危○險○的○地○位○究○竟○統○是○元○生○一○箇○人○害○他○們○的○事○已○如○此○就○算○把○他○勸○好○了○事○實○上○究○竟○還○有○什○麼○好○處○呢○也○只○得○同○聲○一○慟○聽○天○由○命○罷○了○

世○上○餓○死○的○人○究○竟○是○很○少○的○無○論○誰○人○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也○一○定○有○一○條○意○外○的○路○子○可○以○給○他○們○維○持○最○後○的○生○活○像○元○生○一○家○三○口○已○經○到○了○無○可○存○活○的○境○遇○然○而○意○外○的○道○路○又○發○現○了○原○來○元○生○的○女○兒○彩○花○生○來○有○七○八○分○姿○色○又○很○有○孝○心○他

眼○見○爹○媽○和○自○己○即○刻○就○要○餓○死○了○他○就○發○了○一○種○奇○想○對○他○爹○妈○發○表○出○來○那○奇○想○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政○策○簡○捷○說○一○句○就○是○賣○身○就○是○人○世○最○不○堪○的○娼○妓○生○涯○

元○生○呢○本○來○也○不○是○一○無○能○力○的○人○也○不○是○全○無○心○肝○的○人○他○又○很○愛○惜○這○箇○女○兒○他○也○曉○得○這○娼○妓○生○涯○是○有○玷○門○楣○的○他○很○想○反○對○這○箇○計○畫○但○是○彩○花○的○主○張○已○很○堅○定○况○且○先○已○徵○求○了○他○娘○朱○氏○的○同○意○母○女○倆○也○不○等○元○生○許○可○就○實○行○他○們○商○量○的○最○後○生○活○起○來○元○生○知○道○自○己○沒○有○這○箇○能○力○可○以○挽○回○他○們○的○成○議○因○想○到○自○己○失○敗○的○歷○史○和○眼○前○的○環○境○將○來○的○結○果○倒○大○大○的○哭○了○一○場○他○從○此○澈○底

的覺悟了。

元生覺悟之後也不和母女們多說什麼只暗暗偷了彩花營業上所得的幾十塊錢悄悄地洒淚說道我暫時用一下子這不潔之財罷說了就此拔起脚步頭也不回的出門去了。

元生的動身計畫做得非常秘密母女倆簡直一無所知直等他幾天不回方才有些焦急起來查起存款又少了幾十塊錢朱氏是個蠢人他的思想是很簡單的只當元生有了錢又去做他的煙賭生涯去了心中就怪難受的只有彩花心中明白他是聰明人料定元生近來的情舉止決不會再去蹈覆轍這一去分明是受了非常的刺激含有什麼作用在

內斷不像他娘所料的情事呢然而這話他現在斷不能說將出來只好暫時悶在心頭罷了。

彩花在先不過由朱氏出面合了幾個股東在鄉間當當土娼罷了不料幾年之間他的營業大大的發達起來他娘朱氏手頭捏着了幾千塊錢的現洋喜得夢裏都是笑他雖然很愛他的丈夫可是元生一去三年杳無信息事過情遷朱氏倒也並不十分記得他了況且他新近結識了一個商人正在恩愛頭裏更用不着思念舊人只是忒辜負了彩花賣身的初意和幾年來所受的苦痛羞辱罷了然而這時候彩花習處下流差不多也就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對於他娘的行爲也不怎樣勸阻了。

這年冬間彩花的兩個客人忽然爭風起來結果兩人都捉到衙門裏去彩花也被逐出鏡依彩花的意思橫豎爹也走了連生死還不得分明自己有了這幾個臭錢很可過得半生就想找個丈夫從此歇手罷却死也不料朱氏的姘夫忽然起了惡心他因朱氏母女已遭驅逐自己有家有眷斷不能跟了同去

硬用出一個狠毒的計策將朱氏積蓄全批兒捲得乾乾淨淨就此道聲失陪再也不和朱氏見面了朱氏遭此意外氣得幾乎死去還虧彩花再三譬勸說這些統是造孽之錢也不必十分愛惜他橫豎我年紀不大就遲幾年洗手還不要緊何必這樣氣惱剛他話是這般說實在他的心中比他娘還要難過十

倍呢事已至此老實不必客氣少不得又要做一回馮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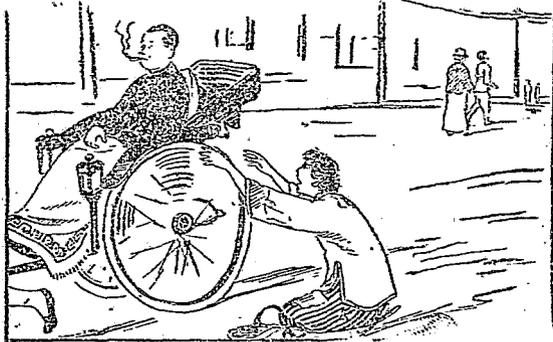
彩花這回子比從前竟不同了身邊所有一點私蓄便有活動的餘地二則在這當中混得久了那些擒縱誘引的手段也都有了程度做將起來自然處處順手他知道這上娼生涯是極容易闖的索性搬上海掛起一塊長三書寫的牌子學了幾隻曲子請了兩位做大張旗鼓的開張起來立意要在一年之內搵回上次的損失果不其然彩花的手段利害掛牌不到半年生意又大大的發達起來一年：兩年：三年日子過得和箭一般快好好一個嬌豔的彩花一下子變了中年徐娘了上海人的

脾氣大都喜歡年輕的彩花風頭已過又上了一口烟癮面黃肌瘦嗓子又啞了唱不得戲說起話來一付沙啞的喉嚨怪難聽的雖然一般的迎新送舊可奈容顏已退誰也不愛去請教他本來上海的生意只得一個面子並積不到什麼錢的如今生意一清便當不住要虧空了越虧空越是不能歇手越是死挨虧空得越大了後來竟自維持不定大大虧折了一個臺不算外還把個朱氏活活的急死了彩花如今變了娼妓了天天幹的都是人世間頂慘苦的皮肉生涯渾身生滿了惡瘡賺來的錢才夠他吸吸鴉片煙連衣食也不得周全的可憐的彩花他本是一個很孝順很明理的女子一念之錯弄到這

般結果更奇的是越到艱難越把性命看得值錢任是人類難堪的生活他也安之若素並不覺得怎樣難過這總是他歷劫多年忘卻本真幾乎把火坑中當作安樂窩好像自己生來就該應吃這盤苦飯似的這要從旁觀的看來實在是可憐得很了彩花做了半年娼妓全身毒質有加無已不到幾時便連這盤妓界中頂下等的飯也吃不下去了結果他成了一個沿街賣唱的丐婆不論風霜雨雪烈日驕陽不怕他不挨門逐戶前去叫唱一天不唱就一天沒得飯吃不但白飯還有那黑飯哩更是一餐也免不了的這等日子也真個毀他受的了

一天正值大雨滂沱的時候馬路上行人減少了一

大半彩花從十二點鐘爬了起來。檢查了一次他的貯蓄原來只剩了半盤餐飯和一撮兒煙灰。彩花不覺急得淚如雨下，便坐在地上發起怔來。過不多時，烟霧來了，沒奈何將些煙灰沖在水中，喝了。下去覺得精神振了一振，看看雨也小了，免不得挨了出去。先在鄰近地方唱了幾支小曲，得了幾個銅元。膽子便壯了一大半，慢慢地走着，先買了一些點心，充充飢腸。正待再去賣唱，忽見對面來了一部



包車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願盼飛揚，神采發越。彩花一眼瞧去，不覺失聲叫道：「啊呀，這是我爹呀。」彩花喉嚨本來早已啞了，如今唱了半天的戲，格外把氣力都用盡了。他這一聲怪叫，正是馬路上人聲嘈雜的時候，車中人那裏聽得明白。但是他卻也看見了彩花的神色，似乎很注意的樣子。接着彩花又奮起垂疲的精神，發出破竹般的喉嚨，大聲嘶喚道：「阿呀，你真

是。我。的。爹。呀。

那。軍。中。人。果。然。是。彩。花。的。爹。黃。元。生。但。他。現。在。並。不。叫。黃。元。生。了。他。自。從。拋。妻。別。女。背。鄉。離。井。的。在。外。邊。跑。了。幾。年。不。曉。得。吃。了。多。少。苦。楚。經。了。多。少。困。難。這。才。把。那。萬。惡。的。煙。癮。攆。走。了。去。自。己。又。得。了。朋。友。的。照。應。如。今。居。然。能。設。在。上。海。商。界。上。佔。了。一。個。位。置。了。他。很。記。聖。他。的。妻。女。可。恨。沒。地。方。去。找。尋。他。們。他。又。恨。自。己。恢。復。名。譽。和。身。分。是。從。不。正。當。的。資。本。造。成。的。況。且。他。的。妻。女。還。在。世。上。做。那。下。流。不。堪。的。生。涯。他。說。這。總。是。對。祖。宗。不。住。的。他。也。不。欲。自。居。爲。黃。氏。的。子。孫。所。以。用。了。一。個。假。姓。名。叫。什。麼。王。知。非。他。也。沒。有。妻。妻。也。沒。有。家。室。現。在。還。只。他。一。個。人。咧。

倡 門 之 父

他。們。父。女。倆。現。在。合。在。一。塊。了。彩。花。從。此。脫。離。了。苦。海。從。此。恢。復。他。清。白。純。潔。的。身。分。但。讓。黃。元。生。說。自。己。能。設。有。這。最。後。的。奮。鬥。完。全。還。是。他。女。兒。激。發。和。投。資。的。功。勞。咧。

情場大偵探

二册 六角

天下最有趣味之所在莫如情場天下最有趣味之事業莫如偵探以偵探之手段而爲情場之偵探則趣而又趣矣此書情節離奇變幻莫測描寫名門閨秀之秘密隱情名花冶業之鬼域伎倆如影隨形饒有奇趣

無名之尸

一册 三角

飛行大盜

一册 三角

血手黨

一册 三角

從政與

從良

包天笑



從政與從良

趙春圃生平有兩位好友一位是政界中人一位是娼門中人都和他非常莫逆趙春圃夫人已故也沒有子女子然一身但他名簡下士落拓慣了的時候覺得這兩位好友一位是名宦一位是名娼似乎還談得投機沒事的時候便到這兩處地方坐坐他們倒都也歡迎他也覺得趙春圃的爲人並不討厭趙春圃好友中的那位政界中人姓陳名大任在前清時代也是一位孝廉公詞章是很好的一入仕途此事便廢這也是當然之事不過從前於舊學上有根柢的人到底和近來那些齷齪官僚不同一切氣息自然要比他們高一籌這時候正是陳大任退職家居的當兒林泉嘯傲飲酒賦詩常常約趙春圃去談話自政治上以及文學上幾於無所不談而且陳大任於各種學問也都有些門徑見解也很有獨到處趙春圃因此認陳大任爲官僚中一箇特出的人物

趙春圃好友中的那位娼門中人喚做張翠筠也是嫁過一次人重墮風塵

的姿色是在上等性情也很和婉至於酬應功夫尤爲當行出色趙春圃自從認識了他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從來娼門中人對客都沒有誠意但是張翠筠對於趙春圃卻不同雖不能說他有怎樣的十分憐才之意可是於他錄獨憐他孤寒卻是格外的體恤他除照例應出的纒頭外從不要他多化分文而又比較的親暱勝於他客要是有三天不到他那裏張翠筠就得打電話去喚他因此趙春圃也把張翠筠當他是生平一箇知己

有一天趙春圃到陳大任公館裏去卻見陳大任的書室裏聚著許多人大家都在那裏切切私語似乎商量什麼大事一般并且這一天陳大任似乎也

很忙碌還有一種心神不定的樣子那天的客又格外的多除了幾位隨意談天的熟客之外會客室的客簡直沒有斷過門前的汽車也是絡繹不絕趙春圃想這或者陳大任今天有什麼要事嗎可是趙春圃最不喜干涉人家的事他見人家既不告訴他也便不問

到了賓朋已散的時候陳大任便留住了趙春圃告訴他今天許多人來都勸我出山我也沒有答應他們大概想我出來辦事的人當然想利用我便是我的一部份舊屬前來勸駕也盼望我出來他們當然得著好處也有許多是反對我出來的今天的報紙上已經登載了那不必說是我的反對黨這都是

有作用的。我和你是老朋友了。而且你是箇超然物外的人。我倒請教請教。你說我應該出去不應該出去。

趙春圃道：箇人的出處要自己做主。或者對於近日的政治有一種眼光。有一種策略。也未嘗不可。出。去。有。人。往。往。說。以。不。做。官。爲。高。但。我。瞧。不。做。官。的。人。也。未。必。高。了。許。多。但。以。時。局。而。論。卻。是。一。箇。惡。濁。的。潮。流。沒。的。捲。入。他。這。箇。漩。渦。之。中。也。覺。得。沒。有。甚。麼。意。味。倒。不。如。在。家。飲。酒。看。花。尋。二。三。知。己。談。談。似。乎。有。趣。得。多。陳。大。任。道。我。也。這。麼。想。但。是。他。們。逼。迫。得。我。太。厲。害。有。不。容。我。不。登。臺。之。勢。趙。春。圃。道。政。治。上。的。事。我。不。大。明。白。還。是。請。公。自。己。斟。酌。熟。權。利。害。罷。

趙春圃從陳大任公館裏出來，便去訪張翠筠。只見張翠筠脈脈無言，雙蛾微蹙，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房間裏的人，也在那裏切切私語，似乎在評論什麼事。的一般。張翠筠更有一種心神不定的樣子。那時外房還有一箇客盤據不去，累得張翠筠前房後房的奔波。趙春圃說你有客不必來敷衍我，我們是熟人，又是常常來的，還爭你這一點嗎？況且我坐一坐也就去。咧。張翠筠道：你別去，停一刻兒，我還有很要緊的事和你商量。咧。趙春圃想這或者張翠筠今天有什麼心事嗎？可是趙春圃向來也不大干涉張翠筠的事，人家不說的事，他也不問。

到了外房那位客去以後，張翠筠方始和趙春圃

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就是剛纔那位來的客是一位次長他要討我從上月就說到如今了論他的人品家資倒也過得去就是他的那位太太卻是不好招惹所以我這兩天心中委決不下我的母親以及我那房間裏的人都勸我嫁他說這機會決不可以錯過我嫁人的時候他們當然得到好處這自然要勸我嫁人了我想你一向待我很好的你也屢次說不能討我告訴我決不會喫醋的你和我決一決到底嫁他好呢還是不嫁他好

趙春圃道這是你箇人的事要你自己做主當姑娘的總是要嫁人的趁這年青時代急急要想一箇歸宿的地方那位客我不知道你們到什麼程度或

者當真和你有愛情的或者你也喜歡他覺得那人可以靠託得終身的這就應該嫁他了不過你是會經嫁過一回人重墮風塵的了你當然有過經驗的了上一回也是爲大太太兇悍逼迫得你出來的這一回你也說他的大太太不好招惹我很望你喫了一回苦別再喫第二回苦張翠筠道這一回我已用了他不少的錢只怕有不能不嫁他之勢趙春圃道從良終是一件好事那末還是請你自己斟酌熟權利害罷

過了幾天陳大任果然出山了這幾天趙春圃因爲陳大任公館裏資從甚多他也不大去只見那報紙上每天登著陳大任就職不就職的紀事也有恭

維他的也有譏諷他的也有宣傳他那就任以後的計畫的也有揭破他就任以後的種種秘密的但是陳大任的就職卻是決定無疑了就職的那一天各省區的紛紛賀電各同僚各屬員的到火車站歡迎還要發出就職的通電宣布施政的方略把箇陳大任忙得不亦樂乎

恰巧陳大任就職的那一天便是張翠筠出嫁的那一天先幾天趙春圃也還到張翠筠那裏去走走知道張翠筠也自己已決定嫁人了允許他另外租著房子住張翠筠忙著做衣服置器物辦嫁裝也是忙得一箇不亦樂乎那位客當然也天天來了和張翠筠商量著租房裝電燈除牌子辦賞封趙春圃

來了雖然張翠筠一樣的招待可是趙春圃覺得有點不自安因想他雖沒有出這院子的門我還有到這裏來的權利卻是張翠筠身有所屬到底是客氣的了并且平時走熟了的地方此刻也可以慢慢疏遠了因此趙春圃也漸漸的不大來

過了兩星期趙春圃忽然想起有一件事要去託陳大任便又去訪陳大任知道陳大任每天在九點鐘的時候便起身了怕他出門要碰不到他所以八點半鐘就去了陳大任的家人是認得趙春圃的說還沒有起身今天怕要起得遲一點咧因為昨天回來已經兩點半鐘了趙春圃道候一候罷那家人引進會客室只見東邊也是客西邊也是客趙春圃

道別處坐一坐罷。家人道：這裏一共只有三個會客廳。廳通坐滿了，還有七點鐘就到這裏來候著的呢。趙春圃只得坐著到九點半鐘。陳大任起身了，只見一批一批的客都進去見了趙春圃。從八點半來直候到十一點鐘，還沒有見到趙春圃，不耐久候，便自走了。想我託他的也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何必來坐這冷會客廳呢。

一路上回去，卻在車子裏想怎麼一箇人做了官，好似換了一箇人，就像陳大任還不能算是一箇俗吏。怎麼一做了官，便拏出這們的官腔出來。從前隨意談笑朝夕相見，如今便好像隔了一層障幕。這是箇什麼因由呢？一回兒他又想道：這也難怪他啊！他

自從政以後，不比得在家時的清閒。他自然是案牘勞形，他也覺得很苦。咧，我是箇閒人，他那裏有這多的閒工夫來對待你這閒人呢？可是有一回在別處地方，偶然碰到陳大任，對於趙春圃也甚落落的。趙春圃覺得那箇思想也有一半兒不對。

就在那日往訪陳大任的下半年，趙春圃獨自一人往公園裏散步，兜了一箇圈子，也沒甚意味。正想找一箇地方坐坐，卻有一羣年青的娘兒們走來。趙春圃子細一看裏面的一位，便是在趙春圃腦蒂裏不時迴旋的張翠筠。見他梳了一箇愛司髻，穿了一條短短的裙子，登著高跟革履，把一領玄色囉囉的斗篷挾在臂間，可也出落的精神別樣的風流。趙春

圃因此倒站住了。以爲沒有他的。男人在一起。張翠筠或者招呼他。可是張翠筠向趙春圃望了一望。便迴轉頭去。和他的女伴講話去了。張翠筠既然不去招呼。趙春圃趙春圃自然也不便招呼。張翠筠坐了。一坐也就出園門去了。

一路上回去。他又在車子裏想怎麼一箇妓女嫁了人。也好似換了一箇人。就像張翠筠。我和他不能不算得親密。銷魂真箇更有甚於畫眉。一入侯門。便成陌路。什麼叫做男女情愛。都是靠不住的。況且這種露水因緣。也談不到這箇。但是思量往事。不堪回首。宛然有咫尺河山之感。了一回兒。他又想道。這怎能怪他。他自從良以後。還能像在院子裏這般自由。

嗎。自然做出人家人樣子來了。況且今天有一羣女伴在那裏。保沒有他男人的姊妹。諸姑他怎能還可。以情深故劍呢。這也該原諒他。可知他是箇會入勾欄中的女子。咧。可是有一回。又偶然碰到了張翠筠。卻是一箇人在那裏。只點了點頭。神情也很落寞。趙春圃覺得從前的原諒也還不十分圓滿。

誰知過了三箇月。政界裏起了一箇風潮。另外一班人。掌著政權。生生的把箇陳大任。擠下臺來了。也幸虧陳大任。見幾得早。立刻上了辭呈。和逃命一般。逃了回來。不會喫得他大虧。宦囊中也究竟充實一些。以前拉下的虧空。也彌補好了。他卻還是林泉嘯傲。飲酒賦詩。常常的約趙春圃去談話。所有從前的

官腔一毫也沒有依舊回復到老樣子好似轉換了箇人身來了趙春圃總也想不出那所以然之故

又過了兩月忽然的有箇人打箇電話給趙春圃是箇女人聲音一聽好熟可不是張翠筠嗎便問你在那裏打的電話說我是在某某飯店我現在又恢復自由已從那一家人家出來了趙春圃道到底爲着什麼事張翠筠道你快來我告訴你電話裏是不能說的趙春圃立刻便到飯店裏去那張翠筠含笑承迎殷勤款待他說道底是不能容於大婦嫁了也沒有到半年鬧了不知有多少回起初也仗著男人的感情還好後來男人的感情也壞了其勢不能不出來了又歎息道嫁了這五箇月只算是受了五箇

月的罪但是經濟上倒比前寬裕一點宿負也一清了張翠筠的對待趙春圃和從前也沒有兩樣

但是趙春圃總抱著一箇神秘的疑念他問陳大任從政以後和張翠筠從良以後爲甚的老不理人及至一箇下臺一箇下堂卻又和我要好起來這是一箇什麼講究有一天遇到了他一箇朋友縹緲生談起這事縹緲生道這箇問題我可以解決趙春圃道請教請教縹緲生道你要知道陳大任的從政他是抱一箇恣浴主義張翠筠的從良也是抱一箇恣浴主義一箇人在恣浴的時候無論怎樣尊敬的人親密的人都只好暫時離開一離開便是要招待你也要等恣好了浴再說他們的所以不理你因爲正

在○遼○浴○時○代○中○你○知○道○這○箇○緣○故○嗎○
趙○春○圃○想○了○一○想○道○也○有○些○不○對○譬○如○像○陳○大○任○
張○翠○筠○別○人○也○還○有○理○的○單○單○不○大○理○我○罷○了○繚○紛○
生○道○你○說○所○謂○別○人○大○概○都○是○和○他○遼○浴○有○關○的○譬○
如○擦○背○的○扞○腳○的○也○都○是○在○他○遼○浴○時○所○需○要○的○獨○
有○你○是○他○們○遼○浴○時○所○無○需○你○的○所○以○在○遼○浴○時○代○
中○謝○絕○招○待○了○趙○春○圃○覺○得○繚○紗○生○這○箇○見○解○未○免○
太○覺○滑稽○然○而○細○細○想○來○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意○思○
罷○
想○在○沒○有○發○明○新○見○解○以○前○姑○且○認○他○爲○一○種○見○解○



戀愛之花



角四 册一

自由戀愛亦有
 一定之軌道若
 胡亂行去則不
 免有歧路亡羊
 之嘆矣此書於
 戀愛真詮發揮
 甚詳能引人從
 正道而行

老琴師

求幸福齋主人

一個老頭兒拉得一手好胡琴。就在八大胡同各家清吟小班裏當下一名琴師。收了許多風塵中的女弟子。每日挨門挨戶。老態龍鐘的去教授戲曲什麼西皮二簧青衣老生。他都曾教上幾段。就中尤以青衣曲子教得最好。因為他少年的時候。在戲班子裏唱過青衣。有許多精妙獨到的腔調。為他人所無。所以他在胡同中教曲子。很有些老名氣。大凡在北京開簞子和逛簞子的人。沒一個不知道他的。在三年以前。這位老琴師。在一家南邊班子裏收下

一個女徒弟。只有十二三歲。他的名字倒有些寫實的風味。就叫做阿媛。他起初學曲子的時候。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雖說流落在這萬惡的風流蕪澤之內。他並不知道這裏面悲慘和黑暗的真相。也不覺得有什麼痛苦和抑鬱。一位老領家買了他來。關頭第一件大事。就是叫他學曲子。他對音樂自小就在自然的性靈上發生美感。況且他平日在鄉下田莊子裏。最好唱山歌。如今遇着這位和藹可親的老琴師。拉出悠揚動聽的琴音。教他些二簧劇中的曲子。他覺得與他的性靈。並不抵觸。很肯盡心盡意的學。因為他的歌喉清脆。老琴師就教他唱青衣小段。唱起戲來。用不着張口大嚷。越發顯出他的

文○靜○和○真○摯○有○時○因○一○兩○句○或○一○兩○個○字○不○合○調○他
緊○靠○着○老○琴○師○的○膝○下○好○比○小○鳥○依○人○的○一○樣○靜○待
老○琴○師○的○教○正○他○那○種○天○然○的○美○和○人○生○的○真○直○打
入○老○琴○師○心○坎○以○內○感○動○得○要○掉○下○淚○來○所○以○這○老
琴○師○格○外○歡○喜○這○個○女○弟○子○將○畢○生○的○歌○劇○藝○術○都
十○分○誠○懇○的○一○樣○樣○傳○授○了○他

他○這○樣○的○學○了○一○年○唱○工○是○天○天○的○進○步○老○琴○師○歡
喜○得○了○不○得○他○也○覺○着○唱○曲○子○唱○得○好○是○人○生○最○娛
快○的○事○但○是○他○曲○子○唱○好○了○人○也○長○大○了○那○位○老○領
家○媽○媽○難○道○買○了○他○來○關○在○家○裏○唱○曲○子○自○己○消○遣
的○麼○對○不○起○登○時○替○他○上○了○一○筆○花○捐○他○就○成○了○個
法○律○上○認○可○的○娼○妓○對○於○我○們○的○國○家○盡○了○他○個○人

納○稅○的○義○務○換○些○個○千○金○買○笑○的○權○利○來○供○老○領○家
媽○媽○一○人○受○用○他○的○營○業○和○他○的○人○生○責○任○頭○一○步
就○是○出○堂○差○條○子○老○琴○師○緊○跟○着○在○他○人○酒○席○筵
前○唱○曲○子○給○人○家○聽○他○起○初○不○願○意○以○爲○我○唱○得○好
我○自○己○聽○我○師○傳○聽○我○媽○媽○聽○我○的○姊○妹○聽○也○就○够
了○爲○什○麼○要○親○自○送○上○門○去○唱○給○陌○生○的○人○聽○但○是
他○那○裏○有○這○股○勇○氣○足○以○抵○抗○老○領○家○媽○媽○的○權○威
也○就○祇○好○任○他○們○撥○弄○將○他○打○扮○成○花○姑○娘○一○樣○每
天○每○晚○由○一○般○伙○計○們○娘○姨○們○擁○護○着○帶○着○個○老○琴
師○不○論○暑○天○炎○日○三○更○半○夜○下○雪○括○風○總○是○顛○魏○魏
地○輪○流○不○息○出○堂○差

這○樣○糊○裏○糊○塗○莫○名○其○妙○的○堂○差○出○了○足○够○一○年○多

到一處唱一處唱得越好叫條子的越多出堂差的人越忙他忙極了的時候忽然大悟覺得他的人生問題中不可思議的謎居然有了答案原來這位老領家媽媽買了他來是專門唱曲子給人家聽的他在酒席筵前常常受客人的侮辱和玩弄也覺得他的生活是無意識而且他的人生觀念也非常煩悶但是音樂和歌唱究竟算一件優美高尚的藝術一部分雖說不願意唱給人家聽一部分却在那高唱入雲的時候自己對自己得着一個很大的安慰他唱得高興自然就會自己安慰自己說這是唱給我自己聽的或者是師傅聽的再或者是隣座姊妹們聽的他們都道好他自己也覺得真不錯老琴師鎮

老 琴 師

日價跟隨着每拉一次胡琴聽他唯一的心愛的徒弟唱一折青衣便可同時得着客人一元大洋的賞賜也覺高興異常承認這種生活合於人生正義倘使這種生活能够多延長幾時這位阿媛和這位老琴師對於他們的人生問題上總算沒有多大的缺憾但是宇宙間的謎是猜不透的未來的人生是越發不可思議的世界上市會上人的生活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果然這阿媛的歌劇藝術完成了他的身體更出脫得美麗了天下決沒有那樣的瘟生嫖客肯跑到堂子裏誠心誠意去崇拜一個娼妓式的女子術藝自然就有那些腦滿腸肥飽暖不過的大老爺要在這

盛名之下。藝科名妓的潔淨肉體上費一番鑽營的工夫。那位老領家媽媽不懂得什麼叫做女子的貞操。更不懂得什麼叫做藝術家的人格。他只知道娼妓賣身是法律上許可的商業買賣行為。這第一次原封未動的肉體買賣彷彿像市面上流行的交易所。頭批股票有些奇貨可居的性質。站在交易所所拍賣的場中。誰出得價錢高。便賣給誰。自然也就有那般性慾上的奴隸。被性慾驅遣着。拿出他先人或自己造孽上積來的錢。紛紛向這位老領家媽媽的地。方踴躍爭先的來投標競買。結果有一位軍官大爺。在那國庫支出的兵餉內剋扣了一筆。約未有五千多銀子。悉數拿出來孝敬這位老領家媽媽。便如衝

鋒陷陣。慷慨赴義的一般。得了這注頭標。足夠北京全城政學軍商各界的冶游家不約而同的發生一種羨慕和妒忌。

不好了。天也黑了。這位軍官大爺喜氣重重的來到阿媛的房中。在這慘淡無光的電燈底下。擺着一檯盛筵。鄰近的梳粧檯上。點着一對大號龍鳳喜燭。照得人腦子痛。許多幫閒。熱鬧的朋友。擠滿了一屋子。明明當天晚上要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老領家媽媽。滿面春風的。在那裏忙着招呼客人。伙計。姨們。知道有筆賞號的財喜。也在裏裏外外跑得格外起勁。同院姊妹們。聽着風聲。看見阿媛房外的紅色綵綢。也在那裏紛紛議論說。短道長。就中只苦了

阿媛一人知道有些不妙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有許多的客人和姊妹們向他恭喜又拿種種不入耳的話來取笑他。他只急得他又羞又怕。明知道門外的天老爺是不管這閒事的。祇好悶坐在桌子邊低着頭。將一雙眼釘牢在地板上。希望地底下顯出個地獄門來。讓他鑽了進去。但是地底下是不會有門的。祇索忍耐着性子。坐在人間地獄中。任憑這一般狗男女的戲弄他。雖然也會唱過一支曲子。他也不清楚他唱的是什麼。大概是哭不是唱也未可知。他唱完了的時候。那老琴師得着一個很沉重的紅封包道了。一聲謝便提着胡琴出去。他恨不得一把將他拉住。叫他救護着他。一塊兒走。他頭也不回就走。

老 琴 師

了他也沒有法子可想。後來接二連三的人都走了。他對於不拘何人的走都想拉住。到了最後他却未曾拉住一個人。而且他也沒這勇氣敢去拉。等到人都走盡了。單單剩下阿媛同那軍官大爺。想他不走的人。都走了。想他走的人。他偏偏不走。事已至此。還有什麼話說。祇好聽天由命。任憑那軍官大爺擺佈。彷彿是他的俘虜一般。究竟這天晚上阿媛受了些什麼痛苦。得了些什麼教訓。動了些什麼感觸。連做小說的人都不知道。因為做小說的人是個男性的。男子更不會做過娼妓。那裏知道這裏面的事。祇好淡淡寫上一筆「一宵無話」。

五

等到第二天阿媛的房中還在那裏擺酒慶賀。可憐

那阿媛自從經過這宵的痛苦教訓和感觸越發怕得吃緊羞得利害連房門也不敢出一步見着人總是低了頭就是他的老琴師來了他也不敢望他一眼老琴師拉着琴輕輕的問他唱什麼他也輕輕的說了一句就此唱起曲子來剛剛唱了兩句這老琴師點了點頭我們做小說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從聲音上聽出來了他一邊拉着琴一邊想起昨宵的事怎麼祇隔了一夜的工夫他的嗓音就變了女孩子家成了人却與聲音發生變動的關係這種變動簡直把一個女藝術家的天賦歌喉由清脆變成了粗濁咳！這個天生的女藝術家給昨晚一宵輕輕的毀了可憐他人生問題中兩個重大部份真操和

藝術都被萬惡的金錢斷送給那軍官大爺了老琴師在窩子裏跑得勤對於貞操問題或者沒有精密的研究但對於藝術觀念非常清晰這樣嘔盡心血辛辛苦苦教成的女弟子便斷送在昨晚一宵也不覺暗地裏歎息幾聲自從這老琴師對於他的女弟子發見了歌喉上疵點以後從這第一次不滿意偶歎其氣的底下阿媛的賣唱生活一變而為賣皮賣肉的生活那位老傾家媽媽自小沒做過藝術家不懂得藝術的真價值不知道藝術家歌喉比皮肉值錢硬逼着那位女藝術家犧牲他的藝術和歌喉專門去幹那赤裸裸地直截了當的肉體營業今天牛張明天燕魏只要賣

得錢出多換幾個生客人進賬反格外的加多於是阿媛的乾淨身子被他們活生生地糟蹋得不成人樣那聲音不消說得自然也是一天壞似一天了雖說阿媛肉體上受的痛苦祇有他自己知道然而他的藝術上受的挫折那老琴師却十分了解這樣關了半年每逢阿媛嚙音敗壞從胡琴上高的調門跌下低的調門一字或半字的時候老琴師總加倍的歎息在這歎息聲中看了看阿媛憔悴的面容迴想起從前天真爛熳偎着膝前張着臉問詞的情形曾幾何時便到了這般田地不由老琴師一陣陣地心痛天可憐見老琴師辛苦一生祇歡喜這個女弟子也就祇教成這個女弟子眼睜睜看他毀了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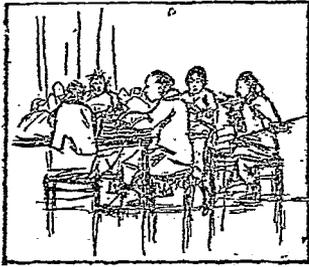
老 琴 師

希望也就完全斷絕了阿媛一天一天病着往死路上走老琴師也就傷心着老得不成樣子他如今才知道娼妓這個玩藝不是人幹的可惜他沒有權力能阻擋這件事

有一天晚上阿媛房中又輪着這位軍官大爺講客吃酒他老先生畢竟是個軍人十分勇敢的在阿媛身上搶了個先鞭開了個先例領着頭讓許多人來蹂躪阿媛他還自鳴得意以第一開山祖師自誇算得是阿媛處所的老前輩足以表率一世耀祖揚宗所以他不斷的還來重溫舊夢多所報效恰巧這一天阿媛病得十分沉重他常常的痛定思痛覺得他一生的惡運都打從這位軍官大爺而起平素對着

他又怕。又恨。從不正眼看他。一下當自己。是個行尸走肉。任他播弄。這晚坐在筵前。老琴師拉開胡琴。他就隨便唱了。一折聲音。唱得很低。軍官大爺。大不滿意。說他從前唱得。是何種好法。今日爲何如此偷懶。却不知道他的。

唱工敗壞。都是他自己的罪惡。他反駁喝着。再唱一折。於是阿媛出於萬不得已。又力竭聲嘶的勉強唱了。



折他聽了。更不痛快。以爲這個姑娘。人人知道。是他的相好。他出過五千元肉體的代價。就爲他的唱工。好名氣大。如今當着許多朋友面前。唱得這樣壞。豈不坍了他的台。被人笑他當初花了冤錢。於是暴跳如雷。還要阿媛好好的再唱一折。阿媛這時已經萬分支持不住了。心裏一陣難過。便大大的發一個狠。向老琴師道。拉反二簧。唱六月雪。預備唱死他。老琴師垂頭不語。也就一絲沒氣的慢慢拉起反二簧的調子來。阿媛剛剛唱了一句。在那尾音上。一口氣接不上來。心裏一急。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恐怕被人看見。一隻手用手巾遮住嘴。一隻腳便在地毯上亂擦。想擦碎那塊鮮血。老琴師一清二楚的看。

眼○心○裏○如○刀○割○的○一○般○礮○的○一○聲○：○上○帝○呀○：○他○看○在○上○帝○的○面○上○拿○出○一○百○二○十○倍○的○勇○氣○做○出○一○種○有○重○大○價○值○的○破○壞○：○是○世○界○上○公○理○正○義○人○道○所○許○可○的○：○哦○呀○這○老○頭○兒○老○淚○交○流○下○了○一○個○決○心○把○他○特○為○生○活○的○一○根○琴○絃○竟○故○意○兒○弄○斷○了○一○時○萬○籟○無○聲○老○琴○師○抱○着○他○那○把○斷○絃○的○胡○琴○顛○巍○地○坐○着○阿○媛○不○知○就○裏○躲○在○一○旁○咳○嗽○軍○官○大○爺○說○怎○麼○呀○絃○斷○了○接○了○絃○再○唱○老○領○家○媽○媽○急○忙○跑○過○來○叫○了○聲○師○傅○快○點○兒○接○了○弦○再○拉○老○琴○師○發○出○一○種○極○悲○慘○的○冷○笑○輕○輕○說○道○這○是○要○人○性○命○的○勾○當○我○老○頭○子○不○幹○了○把○胡○琴○往○地○上○一○扔○立○起○來○就○走○

老 琴 師

阿○媛○看○見○老○琴○師○走○了○他○明○白○老○琴○師○扭○斷○琴○絃○的○意○義○和○這○破○壞○的○價○值○想○了○一○想○他○也○不○要○活○了○哭○噙○着○把○頭○往○桌○子○角○上○碰○登○時○倒○在○地○下○口○裏○祇○吐○鮮○血○那○把○斷○了○絃○的○胡○琴○恰○巧○也○臥○在○他○的○身○旁○依○然○陪○伴○着○他○老○領○家○媽○媽○又○氣○又○嚇○渾○身○發○戰○將○阿○媛○抱○起○來○放○在○床○上○如○死○尸○一○般○這○是○老○領○家○媽○媽○他○四○百○塊○錢○買○來○的○奴○隸○和○貨○物○也○是○那○軍○官○大○爺○五○千○元○交○易○得○來○的○戰○利○品○如○今○成○了○這○個○樣○子○他○那○吹○彈○得○破○千○嬌○百○媚○的○容○顏○到○那○裏○去○了○他○的○寬○裳○羽○衣○妙○舞○清○歌○的○藝○術○也○完○全○喪○失○得○無○影○無○踪○了○老○領○家○媽○媽○是○一○個○鑿○子○裏○面○的○資○本○家○軍○官○大○爺○是○一○個○經○濟○作○戰○的○戰○勝○者○如○今○奴○隸○和○俘○虜○都

老 琴 師

被老琴師那根斷絃輕輕的將他解放了。他們坐在房子裏一對狗男女總算都是失敗了。那個拚命的可憐蟲眼見得要博個死亡的。最後之勝利這位老領家媽媽還得假意殷勤安慰這位有經濟權威的軍官大爺說這孩子大約是喝酒喝得太多有些兒醉了得罪了你大爺千萬別要動氣明日就會好的。軍官大爺一口悶氣沒得出路只好拿那老琴師來臭罵說這老該殺的瘋了。叫伙計們攆他出去。隨後伙計們進來檢拾起那把斷了絃的胡琴出去往垃圾桶一丟。惡狠狠望着老琴師說結了罷。你還配拿這個玩藝嗎。

老琴師跑出院中還在那裏痛哭流涕的直嚷說他

一〇

們在那裏殺一個無罪的人。我救不了他。我也不能眼睜睜的看他死完了。我不幹這個造孽的事。不吃這門害人的飯了。說完就此出去。便沒人知道他的下落。至今伙計們還在閒談說他這個人一塊錢一曲的胡琴不要賺敢莫是真瘋了：上帝呀。這樣的人算是瘋人嗎。至於那位喝醉了酒的阿媛。究竟他後來醒了沒有。大概只有那位死神爺知道。在下做小說的也打不出個交代來。橫豎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他這樣醉死了的人。窠子裏多得緊。我懶得傷心。便再也不寫下去也。



雲霞出海記

包天笑

却說上海地方常常有一種萬人空巷舉國若狂的盛事你道是什麼事住在上海的人說出這三個字來都知道的就是喚做『大出喪』在深明哲學的人說來一個人已經死了與世長辭還舖張揚厲做什麼來不過另有一種說法譬如那個人在生之日有大功德於人民大家都很敬仰他欽佩他一朝忽然死了自然也都哀悼他可惜他可謂生榮死哀那飾終之典是一個人最後的事了顯煥一下子也不能說是不應該的還有一種人白手起家辛苦了一

輩子掙下幾百萬家產爲子孫做了一世的牛馬及至大限已臨撒手歸空這種人死了他的子孫想到他的好處生前沒有浪費過一文留下如許財產供後人享用他如今死了良心上的問題也不能不榮耀一下子其餘還有那種退隱的遺老啊留着一條名教綱常的辮子老不肯剪在上海繁華之區做了他的首陽山把番菜花酒做了他的西山薇蕨一旦奄然物化也要借此出一會子風頭將前清時代的官銜和一切榮典也要在人前晾一下子要是子弟輩都在民國做事的人自然更有面子了這都是上海地方大出喪的種種人物到了近來這幾年間貴賤的階級漸漸被貧富的階級侵越了大出喪的種

類範圍益發擴大還有幾種人的大出喪也漸漸兒多起來了一種是在生前做包探一派人物的很有些兒勢力死了也是儀仗顯赫冠蓋載道在前清專制時代階級太多不能平等現在沒有那種的體制可以只要有錢要怎麼樣辦便怎麼樣辦就是了還有一種開妓院的老鴇積了許多造孽錢死了以後也有什麼大出喪鬧動了許多人在明白的人眼光中瞧起來似這種大出喪非但不見爲榮實在反見爲辱非但不見爲尊敬實在反見爲羞耻這都是閑文且不必說了現在單講那一天正是初秋天氣有一位客姓周名喚億英他最喜作狹斜遊要聽了他的議論那從前這些道學先生沒有個不要掩耳疾

走他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男女的交際是應該有的所以歐美各國最重男女交際跳舞茶會視爲大典只有我們中國沒有什麼男女交際除了家庭之外好像男女是永不能見面的見了面好像就有什麼曖昧苟且的事發現的所以養成一種風氣中國的婦女見了男子便要逃避如逢鬼魔一般倒還是勾欄中的妓女見了客人大大方方有說有笑的很多狹斜遊雖然是個不正當的行爲但是中國人只有這一點算是男女的交際那周億英的話也不過自護其過因爲他最喜歡狹斜遊纔發出這種議論可是他却常持此說以爲精確之論你道可笑不可笑有一天周億英在一個餐館中獨酌他喚了兩個

上海的名妓來侍酒一個喚做湘雲一個喚做靈霞這兩人都是一時候艷艷高張的人物而且湘雲善歌一串珠喉清脆似鶯簧一般靈霞善於酬應妮妮清言使人忘倦便是湘雲和靈霞兩人也是很和好的姊妹那天憶英偶然發了一種感慨說世事無常變幻不測譬如今天我和你們二位在這裏一叙再要過了三年不知作何景象在此刻不覺的什麼似乎極尋常的事我喜歡要喚你們來就來了過後思量便覺得有一種感想湘雲道原是我們堂子裏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將來歸於何處所以人家譬喻說是落花飛絮到處飄零不過我在三月裏的時候做着一位客人人家說他的算命最準的

我就央他算了一命他說我的命不大好我笑說自然是苦命那裏有命好的人跑到堂子裏來當信人的呢他說不是這般說我不是向你們堂子裏的先牛灌米湯可知道堂子裏人的命運最是難說在前清時代有好幾個一品夫人都是妓女出身古時節什麼梁紅玉嫁與韓霸王傳爲千古美談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更不必說了因此有後福的人很多不過這也是難得的事可遇而不可求罷了靈霞接着說道阿姐你可說算命最準的那個客人可是一位北京來的陳爺他也給我算了一命算到中間他忽然拍案叫奇我問他有什麼奇可是我的命中有什麼災難他說並非並非你的命大有後福將來榮耀非

常不過這個榮耀却是落空的也不知道是什麼講
究後來我又問他我說我的身體不好累了一身病
大概我的壽命是不長的他推算了好半天含糊糊
糊的說壽是要修的所以俗語說的修福修壽我看
他的光景我就知道我的壽是不長的不過陳爺他
是不肯說罷了湘雲道那不用說自然姐姐比我好
得多咧他說你將來大有後福決然不差的而且還
有榮耀的日子當然結果是好的比不得我恐怕苦
了一輩子還得不到一個好收場咧憶英聽得他們
漸漸要講到各人自己的身世使用話來岔開說這
些算命的話去聽他則其他們無非是江湖派信口
開河我是向來不算命的只是聽天由命罷了這都

是我的不好忽然發了一種感想三年以後不知作
何景象其實世界上事要說變動明天就變動了說
不變動時十年過去也還是這個樣子隨遇而安只
要一個人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人家操業不論貴
賤都是如此一切窮通不能由我做主也只得罷了
憶英這一席話說得他們大家點頭也說過後的事
誰能料得到況且我們又是隨風飄蕩的人正似落
花一般落在好的地方就是好了落在壞的地方又
就是壞了
自從憶英和這兩校書在那餐館一叙以後整整的
又過了三年這三年中社會上的事事物物早已不
知變了多少那個餐館却還是三年前的樣子連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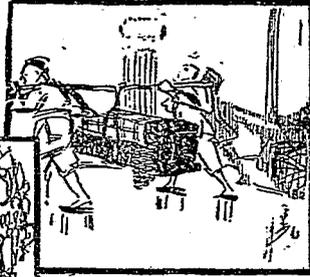
壁上所掛的一幅法蘭西畫的愛情畫竟沒有移動分寸只覺得紙色經每天早晨的陽光曬過一次略覺得比以前黃了些兒其餘桌椅的擺式仍舊照從前一樣那時憶英又到上海來了打聽友朋知道湘雲和靈霞都嫁了嫁的人都還滿意至於嫁的是誰也不去子細探聽但是餐館叙話的一天憶英因為有別樣事情的關係却牢牢記着三年光陰好似跳躍而過又到了三年前和他們兩人叙餐的一天憶英忽然動了好奇之心想我今天再到三年前的老地方進餐湘雲靈霞雖然嫁了另外找兩個人來侍酒問問湘雲靈霞的景況如何當時憶英便由旅館中出來尋到舊時的餐館却喜那一間屋子還是空

着他坐下來提起一枝筆喚兩位校書侍酒一個喚做倩雲一個喚做綺霞當時餐館中的侍者便說時候綺霞却也認得靈霞當時餐館中的侍者便說時候還早只怕他們還沒有梳洗好須多等候一下子憶英說橫豎我沒有事多坐一刻兒也無妨只是我要問你一句話今天爲甚的馬路上如此熱鬧侍者道今天是看大出喪往常不過一起大出喪今天聽說有兩起大出喪因此分外的熱鬧憶英道是那兩家的大出喪侍者道一家是姓陳廣東人聽說某洋行的買辦一家說是袁公館裏的姨太太憶英道買辦不必說了他有錢有勢姨太太怎也大出喪起來侍者笑道周先生可不知道上海灘上烏龜老鴉也

有大出喪何況是正名定分的姨太太呢憶英點點頭只見馬路上人愈聚愈多大家都仰着頭睜着眼睛說來了來了一回兒却依然沒有來有人說這僕仗太盛了走得慢又有人說一路上路祭太多到處有耿闌有人說今天導子中單單馬有一百六十八匹綵亭有二十餘座和尚有一百零八衆有人問你說的是陳家還是袁家他說阿呀我可沒有知道究竟這出喪的是男是女我還沒有弄清楚咧停了一會兒只聽馬路上又有一陣大家嚷起來說大出喪來了大出喪來了憶英也信以爲真及至攔欄一望只見零零落落幾個吹鼓手後面便是一具白木棺材棺材上鋪着一牀大紅皺紗的被兒四個人擡着後

邊又跟着一輛黃包車一個老媽子口中喃喃然又似哭泣又似在那裏念佛大家見了這個情狀免得馬路上人都鬨然而笑說這便是今天的大出喪憶英到此也隨着人家一笑回味一想世界上一樣一個人爲甚的榮華枯寂有那種種的區別我雖不知道這白木棺材中是何等人物但是後面黃包車上送他的只有個老媽子想來是個女人怎麼沒有一個親屬送他的喪呢況且瞧着棺上蓋着一牀簇新的大紅皺紗被兒就不像是個貧窮人家既然不是貧窮人家怎麼冷落寞到這步田地呢憶英一個人正在出神却被馬路上騾熱鬧的人一陣子亂嚷又叫醒了這一回却正是大出喪來了從路由牌

方所有的音樂
隊都被兩家大
出喪的人家通
雇用去了還有
印度的馬隊執



路神起裏面的
也說不盡言音
樂隊吹着送葬
之曲共有十餘
起今天上海地

着長矛尖綴者一方小旗隨導而行非常威武綵
亨綵旗連數都數不清楚憶英先注目的究竟是陳
家是袁家因如陳家是男袁家是女一瞧就明白的
先過來幾桿蠟燈上面用宋體字寫的袁府兩字後
來一切儀仗也都屬於女的最後一輛汽車四面紫
了綵兩個汽車夫都穿了雪白緞黑鑲邊的號衣隨
導緩緩而行憶英心中想這便是那位姨太太生前
所乘用的汽車這一會兒也算他最後一次的出風
頭了再瞥眼一望汽車中還供着一架放大的照相
憶英不看則已看了那照片不覺滿腹的懷疑他想
這個照片面熟極了阿呀這不就是靈霞嗎因想天
下面龐相似的人很多而且他們的裝束又差不多

但是這一副宜喜宜嘖春風面確是靈霞無疑他因想起了三年前就在這個餐館裏和湘雲兩個人談論算命的事好像這三年的工夫如在目前又猛想起靈霞還說什麼和他算命的那陳爺說他將來榮耀無比却又落空的果然今天的出殯是靈霞豈不是應了這句話罷憶英這時只是呆呆的出神把後半節什麼燈赫的儀仗都沒有瞧見直至龍頭鳳尾八擡八扶的靈柩過去了還有許多送喪的汽車馬車憶英也便歸坐不去瞧他剛坐定時走進一個女傭來說那位是周老爺憶英道這屋子中只有我一人那女傭道我們是綺霞家我們三小姐去弔喪去了對不住周老爺憶英道今天的大出喪可就

是靈霞嗎女傭道正是正是周老爺你看阿要福氣憶英此時方始知道這出喪確是靈霞那綺霞家的女傭去了又走進一個大姐他還有些兒認得憶英進門便說周老爺幾時來的憶英道來了好幾天了大姐道對不住倩雲今天頭痛發熱不能起床教我來請周老爺用過了膳請過去談談憶英道我也沒有什麼事我因為聽得人家說湘雲已經嫁了人咧我很記掛着他嫁了那個人可好不好大姐道阿呀周老爺你還沒有知道嗎湘雲已經死了憶英道怎麼也死了是什麼病大姐道是爛喉痧只有兩天病他們家裏非常的兇也不許人家去張望因為這個毛病要傳染人呢臨死的時候連男人也沒有見

面聽說今天就把棺材擡了出去。咧憶英道：原來如此。大姐道：周老爺停刻兒請過來，我們情雲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講。咧說罷，他就去了。憶英餐罷，走出那餐館之門，却遇着他一位老友，喚做忘閑，便喚道：憶英，那裏去？憶英道：你也在這裏。瞧見小出喪，憶英道：大家都瞧大出喪，我在這裏，却瞧見小出喪，憶英道：甚麼小出喪？忘閑道：我口渴得很，就近在這裏咖啡館裏一坐，我告訴你小出喪的事。憶英道：也好，二人進了咖啡館，忘閑道：你可知道今天的大出喪是誰？憶英道：我早已探聽明白了，是我們當時常常在一處的靈霞，忘閑歎口氣道：咳，你可知道今天的小出喪是誰？也是我們常常在一處的人，憶英道：那個小

出喪，我沒有瞧見。忘閑道：你怎麼沒有瞧見？剛纔有，一起零零落落幾個吹鼓手，後面扛着一具白木棺材，棺材上遮着一牀大紅緞紗被兒，跟着，一輛黃包車，一個老媽子哭哭啼啼的，你沒有見嗎？憶英道：不差，不差，我正詫異，瞧了這個出喪的情形，定然是個貧苦人家，但是這簇新的大紅緞紗被兒，却不像那貧窮人家的東西。既然不是貧窮人家，怎麼冷落寞到這步田地呢？你如此說來，我剛纔也聽得人報告我，說從前和靈霞一起的湘雲，也害着爛喉痧，死了。死後那男人待他很薄，就這樣一口棺材擡出去了。難道剛纔所見的小出喪，不要就是湘雲了？罷，罷，閉點頭道：你猜個正着，實在就是湘雲。談起兩人緣

後的歷史。死後的榮枯和生前的真。怪。恰。巧。如。算。學。上所說的一個反比例。我本來也不曉得這許多事實。也是一個朋友和靈霞。湘雲。都認得的。而且和靈霞。湘雲。所嫁的男人都認得的。說來自然親切有味。憶。英。道。我。們。喫。了。閑。飯。專。管。閑。事。何。妨。談。談。呢。忘。開。道。我。且。先。告。訴。你。靈。霞。的。歷。史。靈。霞。所。嫁。的。人。是。個。關。公。子。姓。袁。不。知。道。他。的。名。號。因。為。他。排。行。第。五。人。家。呼。他。如。袁。老。五。他。得。了。他。祖。宗。傳。下。來。刮。地。皮。的。造。孽。錢。自然揮金如土。把不甚愛惜的錢來逢迎靈霞。靈霞自然歡喜。可是靈霞的爲人好動。不好靜的。他久處勾欄之中。那裏再能幽雅。貞靜。做起人家人的來呢。餐館。劇場。不時有他的踪跡。而且袁老五始則

愛他。繼則懼他。只好任所欲爲。因此未免有逸出範圍的舉動。他也自命爲堂子裏出身的人。隨隨便便都好。於是大家都送他四個大字叫做『不大規矩』。所以今天的出殯剛纔。我聽得幾個輕薄子在那裏談論一個說今天的儀仗可算是極盛了。只可惜少一件東西。一個問是少的什麼。一個說只少幾個擗頭。送送一個道不差。要是都來送他。可以分坐兩汽車。只怕還坐不下咧。這種話似乎太覺刻薄。可是你要聽又一方面。的話兒就覺得這個虛榮已經達於極點了。今天知道是靈霞的出殯。堂子裏的人大都都傾巷來觀。沒有一個不嘖嘖稱羨有人說。再不想靈霞死了以後。還出足風頭。還有人說。嫁了人如

此的風光便是早晨嫁了午後就死我也甘心的了
這個虛榮教育一時間就普及到社會的心中心力量
很大我再講湘雲嫁後的歷史湘雲所嫁的人姓謝
是個商界中人雖然手中也有幾個錢却非袁五紬
誇之比姓謝的是個甯波人他的大老婆很兇湘雲
嫁了過去小心翼翼却常常還是要挨罵你是知道
的湘雲的爲人是好靜不好動的他頗安分守己預
備從一而終所以嫁了過去簡直就不大出過門從
前做生意的時候偶然還出去看看戲自從嫁了以
後連戲館門也沒有踏進去過有人瞧見他身上只
穿一件愛國布的棉襖粉也不擦一些兒他說現在
已經做了人家人了自然是人家人的排場從前在

堂子裏做生意可是沒法的事情此刻已經跟定了
一個人無論如何苦喫苦熬我的心終是不會變的
湘雲還有一件好處隨便怎麼樣喫了虧他總是忍
耐着除了暗中飲泣以外再也不肯向他丈夫說什
麼他說自己知道苦命就是了何必鬧得家庭之間
不和自己也總得不到好處因此上下的人倒都很
可憐他這一場病是傳染得來的原是姓謝的嫡
妻所生的一個兒子纔只得十一歲生了一場爛喉
痧病勢非常之凶那湘雲却晝夜在那裏服侍誰知
那小孩子的病倒愈了却傳染了湘雲一命嗚呼從
來人家瞧一個姨太太原不算什麼東西也有的把
活活一個姨太太當做一件玩物般的送與人家也

是常有的事。既然死了，譬如一朵花，活色生香的時
候，可以玩玩，死後譬如一朵花謝了，也就完結
了。但是一比較靈霞的大出喪，終不免教人增一種
感想，爲甚的一樣一個人一樣一個堂子裏出身的
女人一樣的做人家小老婆，却偏有如此的差別，而
且老天好似故意要教人知道似的，偏偏在同時身
死，偏偏在一個日子上出殯，一個如此的煢煢熱鬧
一個却如此的淒涼寂寞。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要講
到福善禍淫，這豈不是恰巧立於反對的地位嗎？憶
英啊，你倒替我判決一下子，憶英歎口氣道：要解決
這問題也不難，但是有個先決問題，這先決問題這
什麼就是要問你那種荒謬的大出喪，可以爲訓的

嗎？可以算得榮耀的嗎？既不可爲訓，不能算得榮耀
這又何必羨慕靈霞？又何必可憐湘雲？據我說，靈霞
嫁的是一個蕩子，他襲了祖父的遺產，驕奢淫佚，無
所不至，他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也不肯聽人家的勸
告，要是稍有體面的人，一個小老婆死了，也不能如
此胡亂行爲的。那湘雲所嫁姓謝的是個生意場中
人，可就不能如此了。還有一說，他們所以要大出喪
的緣故，不過要求旁人說一聲榮耀，但是人家見了
只落得一句荒唐二字，這便是他化了整千銀子，買
得來的，究竟歸原有什麼趣味呢？忘閑道你的話也
不差，你瞧萬家燈火，這四馬路又熱鬧起來了，我們
尋一個清淨地方去坐坐罷。



從良的教訓

何海鳴

蘭香妓院樓下甬道中的電話機旁立著一位十六七歲很苗條的小姑娘一手持著電話聽筒等候裏面的回答那雙俊眼卻凝視著屋門檐上所張掛的一條紅綢子默默沈思道討厭的老板平白要麼做什麼生日無非是逼迫我們做姑娘的拉攏些客人來房間裏做些花頭孝敬老板一筆生意上的進帳罷了但是眼見同院那些姑娘已經找著了客人打牌の打牌喫酒の喫酒此時正熱鬧著呢獨有我這

老實人不會巴結客前幾日與好幾班客人商量過有的說是要出門去有的說沒有閒都一口推託了好容易找著一位小金簡直像哀求他的一般務必請他來綑綑這箇場面答應雖是答應了但口風還是活絡得很只說到那一天再看如今這一天不是到了麼人家房間都早已擠滿了人我房內還是冷冰冰的這小金也不知究竟來也不來看他平日那種滑頭滑腦的樣子實在使人放心不過叫夥計打

了兩次電話催他都回說不在家這一僵起來我臨時還找得著什麼人豈不是硬要叫我大坍其臺看老板和我家龜婆的臉色麼沒奈何自己來打箇電話試一試怎麼人一倒霉連電話局都給下不去好半天竟叫不來這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啊

在伊這發急的時候外面忽然走進一幫人來進門便問胡老爺請客在那裏夥計知道是樓上香娥屋裏胡老爺所請來的捧場客人便很恭敬的導引著說道「請上樓罷」又放開喉嚨大喊道「香娥姑娘屋子裏來客呀」這般客人於是打從這甬道中後面樓梯上樓去一一在這打電話的姑娘身邊挨身擦過最後一箇肥胖的老頭子約莫是五十歲

的人蓄著兩片花白鬚手持一根粗大的司笛克走過這姑娘身邊時嗅著一種溫馨的香氣不由勾引起他老年人不可阻遏的色情狂側過臉來立定了腳步使勁的釘了那姑娘一眼恰巧那姑娘一雙水晶似的秋波正湊合在一條視線上就把這老頭子的魂靈攝去瞋著他那昏花老眼緊看著捨不得走這姑娘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微微的一笑粉臉上現出兩箇不深不淺又紅又白的酒窩把電話筒一掛就如燕子一般飛到伊樓下左側邊的房中去了隱隱約約似乎還聽見一片格格的笑聲這老頭子看得呆了口內連呼「這箇人好得很好得很恨不能立時也追上伊去但這情形被前幾箇客

人看破全都哈哈大笑扭回頭來拉了那老人一把道：「老乘的魂掉了快些上樓去還是請主人做箇媒罷。」

樓梯板踏得碎碎的響這干人就一窩蜂似的攏到香娥房中見着了主人胡老爺全都把老乘這回事當做笑話說胡老爺高興非凡向香娥打聽出樓下那姑娘叫着金美便連聲叫：「快叫了來。」那老乘雖假裝著說：「這何必呢。」其實心裏卻癢癢地巴不得早一刻與那金美見面不一會金美盈盈來到四面瞟了一眼雖也明知必是那老人叫的但故意問道：「那位老爺叫我？」那胡老爺一把將金美的纖手握住推到老乘的身旁坐下笑嘻嘻地說道：

「得啦你們早通過電了還裝什媽糊且聽我介紹姓名罷這是程老爺叫老乘人雖老了點心卻不老性情也很溫和包能穀好好照應你。」

金美一面向胡老爺道謝一面向老乘含笑點頭心裏早打定主意要竭力媚惑這糟老頭子解決伊當晚的花頭問題咧老乘既盼到這樣一箇美人兒也自是欣喜了不得趕快取一支紙煙送給伊劃過一支火柴與伊點上又緊握住伊的手問長問短說不盡的親密旁人見這兩人一見如故都走近來百般取笑老乘因為愛心和慾念衝動涎著臉兒只願與金美說笑笑金美別有用心也落得裝成與老乘甚是要好的樣子慢慢的衆客人所叫來的姑娘都已

到齊一椀花酒也都已入了座各人有各人的姑娘
糾纏著都無暇過問老乘的事了金美坐在老乘身
後一箇多鐘頭不曾離開也委實是有這空閒老乘
不知就裏以為金美真待他不錯第一次見面就如
此勤懇越發聚精會神與金美一搭一搭的說箇不
了金美施展出最婀娜的丰態表現出最甜美的風
情再附以吳儂軟語玉潤珠圓咕囁著道出伊宛轉
動人的要求老乘此時如醉如癡三魂不定只要能
討著美人兒的歡心就是要他老命也所不惜何況
是只僅僅喫一椀酒破費那麼百十塊錢便很與奮
的滿口答應下來又高亢著聲音向眾人宣布道「
少停請各位翻到金美屋裏去我也請客咧」這般

鑲邊客人最愛湊熱鬧不由拍掌如雷的贊成
耳的點綴了伊從喜氣洋洋中想起今晚這箇儻來
的局面真是意外的幸運具見天不絕人該應伊不
的局才有這箇容易說話的客人自會找上門來救
了伊這箇急難憑良心說此時無論愛不愛這老頭
子總得發生一點感激之心將這老頭子和救世主
一般好生款待了老乘不知道金美心中的艱苦只
見金美一迭一迭將好意送來以為老頭子得著這
種希世之遇不可不存知己之感心裏頭喜出望外
把他身世上一切環境全然忘卻忽地笑迷迷的低
問金美道「我愛你你能嫁我嗎」金美接受著這

箇突如其來的通牒，還以為是戲言，咧不料他又鄭重續說道：「你若肯我馬下，就可拏出錢來定局。」於是金美有些信了，暗想：嫁人便是從良，常常聽見姊妹們說做妓女唯一的好希望，就是這箇唯一的未來的幸福，也是這箇大家都像把這箇事當做夢境一般，那麼想著難道這夢境竟在我這箇薄命的人生上會實現麼？但看這老頭子今晚天外飛來，救了我的危難，似乎他就是天賜的救主，由此推想他一定也能再賜給我一個很好的夢境，或許是我否去秦來，該應有這從良的機會，這倒不可錯過了。咧當即顫聲答道：「我是久已不想喫這怨斷命飯的，難得你程老爺肯要我，我還敢說不願意嗎？」

從良的教訓

老乘得了這箇美滿的答復，就趕忙將胡老爺拉過一邊，作揖打躬的說道：「我要討這箇金美，費心你代我講條件。」胡老爺見他兩人都願意，落得成人之美，也就很高興的立刻把金美的龜婆叫了來，好聽的不好聽的，輕驅的恐嚇的，如市場講價一般，費了許多唇舌，結果才言明以一千大洋定局。班子裏犒賞在外，接著這消息，一傳開去，人人都嘖嘖稱奇，許多姊妹們紛紛向金美道賀，很羨慕伊得著好結果，香娥感懷身世，望著胡老爺脈脈含情，盈盈欲涕。胡老爺也覺得瞻前顧後，做不來老乘這種一往直前的豪舉，不禁感慨繫之，至於那幾位鑲邊朋友，最能湊趣，便都歡聲雷動，說他們真是前世事巧姻。

緣搶著還要喫老乘的喜酒誰也沒想到姻緣成就得如此草率與土地廟買哈吧狗不加細選的一般容易。

當夜酒闌人散以後老乘醒了一箇後約說明天下午準來人錢兩交就恩恩的辭去大衆見他不留在金美那裏頗覺怪異只有胡老爺和二位知道老乘家事的心裏有些明白罷了第二天老乘揣了一千圓鈔票卻先來到胡老爺家中商量道「金美這孩子我是娶定了但我的家事你是知道的敝內那種脾氣豈能容得下我討小我想先在你府上借一間小屋子暫將金美安頓在這裏待後來慢慢疎通你我至好務請再幫這一點忙並爲我嚴守這

箇秘密」說罷又一連作了幾箇揖胡老爺本早明白的情不可卻便即答應下隨又一同坐著胡宅的汽車到蘭香院去迎接金美果然是一千元交去再賞班子裏一筆小費金美就被老乘拖到汽車裏移轉到所有權之下了一路之上汽車勃勃亂響金美坐在老乘和胡老爺二人的中間心絃和汽機一般震動真像是做夢一樣快要踏入從良的夢境咧老乘則時時偷覷他那一千洋錢所買來的香噴噴的肉體常常狂喜著笑得合不住嘴來

車到了胡家胡太太早替老乘將新房收拾好一張舊鐵牀用急就的手段布置了些被褥在上面又親自迎了出來將金美送到新房裏老乘再三向胡

家夫婦稱謝道：「金美這孩子年輕不懂事，以後在這裏打攪你們，還得請胡太太飲食教誨多多的照應。」說完外面廳屋中酒菜齊備，胡老爺催他們入席，敬了幾杯酒，說了些吉利的話，就算是婚禮完成。別無半點繁複的儀式。只臨睡的時候，老秉切實叮囑胡家的僕役們，一徧道：「若是我宅裏打電話來，問不要說我在這裏千萬千萬。」

夜來金美很疑惑的問老秉道：「這是誰的家？我們爲何住在這裏？你爲何對人總說我是小孩子？我究竟是你什麼人？又爲何結婚得如此草草不像人家吹吹打打的做喜事？」老秉解釋道：「我是另有家的，只因我家還有原配太太，兇得很，從前我討過

幾箇小老婆，都被伊趕跑了。我愛你，怕你喫伊的苦，故將你寄居在這裏，至於叫你做小孩子，一來你年紀委實是小，二來你身分本也是小，老婆從倡門裏討箇人回來，都是這樣隨便的。」金美一想，不由暗暗嘆口氣道：「誰叫我是做過倡妓的呢？倡妓能從良，已經是萬幸的了，做小老婆是應該如此，隨便的，是應該被爺們小寶貝小傢伙那樣叫著頑的。這本怪他不得，我應該要知點足，他原配夫人兇得很，誰叫他禰命好，做正太太，咧又自然應該兇我，我不回去惹伊少些事，也好從良，究竟是從良總比做倡妓好好日子後頭多著呢，只要老頭子疼愛我就得了，我已是他的人，也應該聽他的話。」

第二天老乘睡到十二點鐘起來，喫了早飯，說外邊有正經事，坐著人力車走了。到晚上轉回來，關著房門，與金美廝守了一會，猛聽得時鐘敲了十一下，立起身來，忽然說要回家去。金美一把拖住，不道：「不行，你把我一箇人，冷清清撇在這裏，虧你新婿中就那麼做得出嗎？」老乘陪笑道：「你那裏知道，我昨晚還是向家裏掉槍花，說到天津去，才能整夜在這裏陪你這第一宵。今天照著平常規矩，晚十二點是非回去不可了。不然被太太疑心，查出來，那還了得？好孩子，你原諒我，忍耐點罷。明天我還得來看望你，等將來慢慢疎通好，那就可以在一處了。」說罷，恐怕金美不能諒解，已急得滿頭是汗。金美雖

十分不願意，但想起自己，究竟是小老婆，婆頭子，有他的難處，既然成心從良，總得將就良人一些，也只好諒解了。

自此以後，老乘只能在白天裏，或晚上十一點鐘以前，走來與金美晤，而恍惚十一點以後的時間，是屬於家裏那位正太太。金美沒有這特別的權利的。胡家上上下下，漸漸說出些譏笑的話來，甚不好聽。老乘又嫌胡家地方偏遠，自家坐的是人力車，每日來往跋涉也甚是辛苦，便將金美接到城外一所他沒有股份的報館裏去住。那報館與老乘公館相距不遠，不特來往便當，就是住的地方也另自占了一箇小院，落比較胡家寬敞。金美念著從良應當事，事相

從也就沒得說的。每天老乘來時，大家恩愛一會。老乘走後，便飽喫悶睡。消磨時光，好在衣食住俱全。不用自己張羅。比起偈門來，總覺無憂無慮。少擔心事。有時偶爾嫌著孤寂，也只是自己怨命。

不想這箇秘密消息，終久有一天洩漏。那程太太見老乘常常朝出晚歸，又有些錢，合不攏帳。心下生疑，命幾箇娘家帶來的心腹僕從，四處探聽。就從拉車的口裏套出這段藏嬌的故事來。程太太聽說不由全身血管都發生了酸素作用，又是好氣，又是好惱。但交不出老乘一箇真贓實據，不好澈底澄清。且不動聲色，親自帶領拉車夫男女僕人，頭各一名，御駕親征。浩浩蕩蕩，直到那報館裏面來搜捕。打

算將一雙老小鴛鴦，雙雙縛住。偏巧老乘是日未到報館執事。見這位老太太頭細青縐紗巾，額貼太陽膏藥，身穿藍布大襖，長過膝，下一手拄著一根文明手杖，作拐棒，一手搭在小丫頭肩背上，舉來將手杖蹄式的四寸金蓮，顛顛巍巍，扭捏捏撞了進來。將手杖向門坎上敲得亂響，祇嚷著要找老乘的姨太太。聲音和鷓鴣一般尖厲，叫人聽了毛骨悚然。背後那些僕從狗仗人勢，更不由分說的，只向各房裏亂鑽。

報館執事人雖明知是老乘的東窗事發，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親眼見這老太太這般凶饒，齊天萬一把金美捉了去，豈不是羊入虎口。當即悄悄叫人告訴金美，趕忙藏起來，即使被伊們看見，也不可承

認是老乘的妾，只說是報館同人的女眷，又親自走到院落裏攔住那老夫人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程姨，太各房裏全是男客，辦著公事，太太胡亂闖進去許多不便。」那太太橫著一雙火眼，金睛一言不發，仍是東窺西覷，瞎摸亂抓，無奈老乘不在這裏，就是見了金美，也不能斷定，伊是程家的人，只好偃旂息鼓，暫且收兵，二次多討校尉再來搜尋。

道：「我不怕世界上我沒看見過人喫人的，伊縱是老虎，總不見得能活喫了我，至於太太容不下姨太太，那是人之常情，我是倡門裏從良的人生成，是做姨太太的命，那麼醜媳婦，少不見公婆面，總得要會會這太太，太太的我甯肯到你家去受磨受苦，做一個正大分明的人，絕不再做這私貨，就是我被

這一夜老乘回到報館來，聽到這箇消息，嚇得滿頭是汗，見了金美，只是大吐其舌，頭連呼好險，金美卻拖住老乘，哭道：「我從良從了你，滿說是良家人，誰知卻是箇見不得天日的私貨，今天你那老太太像搜私貨一般，搜到這裏來，鬧得雞犬不甯，無人不

大太太磨死也到底做了你程家的鬼請你不要攔我我心甘情願絕不埋怨你就是」

過幾日那老夫人又二次多帶人馬來搜了報館執事說「你前次搜過沒有今日又來成心打攪幹嗎」三言兩語和伊衝突起來那老太太氣得兩額發青也自不肯讓人只聽見嘍哩咕嚕夾七雜八的說道「我也是宰相之女名門之後不是怕人欺負的呀」那金美聽見外院人聲喧鬧知道是這回事忽地奮不顧身竟走了出來向那婦人鞠躬道「我就是老乘的妾早就想來拜見夫人的夫人既然來了就靜聽夫人的吩咐罷」那老婦人又驚又喜又恨又惱向金美連看了幾眼果然比自己年輕漂亮

不由氣忿忿說道「就是你啊好沒有多說的快檢東西隨我回去」金美道「那是自然從了老乘總應該到老乘家去的」

當日大太太督促手下人等將金美屋裏東西搬了一箇空又親自押解金美回去與老乘哭鬧了三日三夜定要將金美趕出大門經過多少人做好做的勸說才算收回驅逐出境的諭旨另定出一種章程一、金美打入西偏房與丫頭同住叫丫頭嚴加管束二、所有好衣服全行換下另換粗布衫褲說是家規如此提倡儉樸三、金美的箱籠財產全搬入上房彷彿是抄沒入公四、不准老乘與金美見面金美無法只好一一忍受誰要伊甘心做良家人咧這樣

一。連。好。幾。箇。月。刻。苦。得。金。美。比。丫。頭。還。不。如。身。上。好。
衣。服。沒。得。一。件。錢。沒。有。半。邊。冬。天。沒。得。皮。衣。又。不。許。
房。內。升。火。爐。喫。飯。不。准。上。桌。子。只。給。些。殘。飯。臍。菜。喫。
一。句。話。不。合。式。大。太。太。動。手。便。打。開。口。便。罵。金。美。逆。
來。順。受。一。星。兒。不。反。抗。只。想。擊。至。誠。來。感。化。大。太。
的。心。有。時。悄悄。向。老。乘。哭。訴。一。回。老。乘。總。道。『。這。是。
你。不。聽。我。話。自。己。願。來。受。這。苦。的。我。有。什。麼。法。子。況。
且。我。花。了。錢。買。你。來。得。不。著。一。點。樂。趣。我。才。冤。咧。』
金。美。忍。受。了。許。久。看。看。太。太。總。是。視。伊。如。眼。中。之。
釘。非。制。伊。于。死。地。不。可。絕。難。望。其。回。心。轉。意。寬。厚。待。
人。老。乘。在。家。裏。懼。于。雌。威。不。能。和。金。美。在。一。處。又。祇。
願。他。自。己。尋。樂。仍。然。在。暗。地。裏。向。外。邊。尋。花。問。柳。率。

興。不。來。過。問。金。美。的。事。金。美。對。於。太。太。的。刻。苦。雖。能。
忍。受。對。於。老。乘。的。無。情。卻。甚。是。傷。心。想。想。這。回。從。良。
是。百。無。希。望。的。了。辛。辛。苦。苦。能。得。著。一。箇。丈。夫。的。憐。
愛。還。多。少。有。些。後。望。如。今。有。丈。夫。和。沒。有。丈。夫。一。樣。
這。還。有。什。麼。良。人。可。從。徒。然。苦。了。自。己。做。這。丫。頭。都。
還。不。如。的。人。等。到。死。一。天。也。是。自。死。於。是。金。美。終。於。
煎。熬。不。住。又。仍。然。氣。忿。忿。地。私。自。走。出。良。家。仍。尋。伊。
從。前。的。倡。門。生。活。去。了。

可。憐。金。美。名。義。上。雖。從。過。一。次。良。溜。過。一。次。浴。其。
實。窮。得。和。女。叫。化。子。一。般。將。自。己。肉。體。向。倡。門。裏。抵。
押。一。筆。錢。才。能。從。新。把。生。意。上。的。房。間。鋪。排。起。自。此。
聽。見。姊。妹。們。有。說。從。良。好。從。良。妙。的。話。伊。總。是。搖。頭。

太息方爭不對有旁的姊妹真箇從良的伊總又如
送喪一般含著兩包眼淚去百般勸阻原來伊在從

良兩箇字上受過莫大的教訓

從良的教訓

歷朝史演義

八册 一元二角



歷史小說大抵枯寂者多絢爛者少
深晦者多淺顯者少蹈虛者多摭實
者少又復斷代成編不相賡續本書
集上下五千年之史事賅於一帙蒐
羅詳賅說理新穎考證精確記載翔
實文字淺顯繪圖精美愛讀歷史小
說者不可不讀





倡門之女(上)

林碧瑤口述姚民哀筆錄

我是怎麼樣人？唉！我是個倡門之女。

現在的娘阿珠姐並不是我親生之母他是化錢買我做女兒的我就跟着錢叫他一聲娘自己祇知道生身之父是木匠媽是在上海鑿子裏做粗做娘姨的出身是蘇州鄉下木瀆其餘都不知道了因為我賣出來的時候祇有五歲所以不甚清楚況且阿珠買我之後就帶到天津來在法租界同安里住着阿珠是南北有名的做手比較金老七阿毛那些人「資格」「輩分」都高上一等可惜愛着賭這一邊費盡心機弄了些錢來總是在骰子骨牌上送去一生辛苦掙下來的東西祇保存了我一個義女兒餘外差不多東手接來西手去一些沒有成績到了這般田地還是沒有覺悟不管錢去了不會再來欠了一身的債也不想法補救依舊鑽頭覓縫的賭去賭得生意都沒有心思去幹茶飯也不要吃喝好好的面龐兒賭得像鬼一般有時輸極回來把我出氣道我的命運不好「小蹄子」賤貨「濫罵有時還打我倘若贏了些回來」

心肝「寶貝」樓在懷裏很親熱親生父母也不過如此說什麼做娘的心血多交在你身上將來一定有個希望娘死起來口眼也閉了其實有什麼希望總逃不了是個「倡門之女」做了花國大總統嫁了一個闊人做姨太太像蘇佩秋樣自由再好也好不到那裏九九歸原還留着一個「倡」字給人磕牙哩八歲那年阿珠姐忽然請了一個先生來教曲子了那位先生聲音像破竹一險煙容每天午刻跑到我們家裏手裏頭提着一個青布袋裏藏着一把胡琴那把胡琴梗子軫子的竹頭顏色多像血牙一樣下面堆的松香像假山石般一塊髹髹就是他拉胡琴有資格的一張證書一踏進門趕緊靠牆一坐我也趕緊倒一杯茶攔在他坐位旁邊的几上然後瞪着兩眼長短着腳站在他的面前呆看着他灰青色的臉焦黃色的牙玄色的皮膚候他在袋裏取出胡琴和準了六上然後一手執着胡琴一手拿着茶杯喝了一口乾咳兩聲放下茶杯吐出一口濃厚的痰涎方才開口教曲子我是學的鬚生那先生也不把詞句的意思解釋又不表明這是某人的調門單是低低的說了「倒板」兩個字管人聽清楚楚不聽清楚楚就拉直嗓子極聲的喊「一馬離了西涼界」了喊得臉像豬肝色頸裏青筋漲得像棉條趕緊再喝了一口茶又低低道這是西皮接下去唱「不由人一陣陣淚洒胸懷」唱了一陣右手執弓把胡琴拉起來再唱了一遍就叫

我跟着他唱吧。等待同口。一通唱過他噴。裏老是「郎打」的。噯着。單叫我唱了我開口他又說不對什麼倒字。脫板。鬧個不清。如果兩遍不會他袖子裏拿出一把三尺長的大扇子來。像陽樓裏高登拿的差不多。我還認是他唱熱了。扇着涼快。那裏知道這把扇子就是縮小的刑杖。改良的戒尺。噴裏還是倒板原板。噯把那把大扇子當鼓。搥把我的肩膀。當着鼓。一記。一記的拍着。可憐呀！被他這一拍我身上被阿珠打青的抓破的。用煙籤子戳的那些老疤都同時發作起來。那疼痛同着盜恐上來。根怕已相差。不遠。眼淚那裏留得住。鼻子裏還嗅着他的口臭。大葱臭。汗臭。淚眼裏。瞧着他的青臉。黃牙。濃厚。痰身上受着他扇子敲打耳內。還得要聽他的隆格郎打心上也那有不想着親生父母之理。偏偏阿珠姐又開口道。阿媛留心點。學你瞧。花容老七。臉子並不好。全靠曲子。買銅。鋼你的面孔。比他好。能殺也。學到他的曲子程度。娘老來有靠哩。這種時候。聽到這種說話。請你們想想。與那強盜網到天橋槍斃。比較是那一種痛苦。爽快俗語說得好。「比死還難過。」這五個字。可以代表許多「倡門之女」了。所以我聽到客人嫌着。姑娘唱得不好。我心上就覺得毛骨悚然。好似大扇子又來了。噯。越是不好。大扇子的味道越嘗得多。但是照這樣的教法。本來那裏會好呵。

倡門之女

我到十二歲阿珠姐把我帶回上海在小花園掛牌子做生意名字叫做素馨有個打底大姐叫玲妹老六說是阿珠的甥女兒所以稱我小妹子叫阿珠阿姨橫豎簞子裏的阿姨姐姐這兩項稱呼最是普通的誰真去調查系統我進場的時候生意很好不曉得怎樣一來觸怒了一個小報館的主筆天天把我攻擊刊在報上說什麼同唱戲的有情哩又是和拆白黨租小房子哩又說看上了唱文明戲的開棧房哩鬧得烏天黑地馬仰人翻其實我祇得十二歲老實說夠不上倒嫖的程度你們想我們當伎女的和唱戲拆白黨往來他們那會化費總是伎女費掉些不過費了些錢奉承却是他們來奉承我們了「倡門之女」一天到晚從小到老奉承別人的若要別人奉承除了化錢和戲子拆白黨胡調餘外也難尋個溫存體貼的男子所以叫做倒嫖我怎麼够不上倒嫖資格呢第一是年齡上不及格第二人家看我坐包車遍體綫羅滿身珠寶那裏曉得袋裏常常空的眼瞧着人家山珍海錯望裏攪我却是菜飯乾過茶淘飯請問有這二層困難能毀倒嫖麼那些小報記者飛短流長也不想當事人情形一味逼着自己心思謾罵不過現在中國的新聞記者大多數是關門造謠言那議論世界問題記載國家大事的尙且各阿所好何況這些不正經的記者攻擊「倡門之女」自然更覺無中生有的胡說我的生涯可受了影響叫打樣局的

客人張三李四不知道有多少。正經客人漸漸的一天少一天。那時我還是孩兒。脾氣生意一清到可以。天上戲園子聽戲。因為生意忙的時候。阿珠不肯放我。即使肯放。踏進去。澆子沒有坐。煖外場。又來轉堂。差憑你九音聯彈機關布景。祇好硬着頭皮離開。現在生意清淡。可以聽一個爽快。但是阿珠從不肯容許我。一個人行動不要說上戲園子。就是到虹廟燒香。也要叫一個人跟着。表面上說是伺候。其實就是監督。差不多吃飯上。廁他們都要干涉。做了這一倡門之女。一簡直同籲天錄小說裏頭的黑奴。更不自由。我冷眼瞧那些好人家兒女。和已經嫁着好丈夫的婦人。他們到底有什麼見解。歡喜跑到倡門裏來討生活。真是有福不享。討罪受人家說。我們是香艷天堂。其實是脂粉地獄。

那年做到端午節。阿珠因為開銷不出。決計收場。帶了我到天津。住了兩三天。就把我包在北京韓家潭。武林金南班子當姑娘。你們想做單料討人。已經受不住的。現在做了雙料。討人簡直比富家貓貴家狗。都不如我。又是新出道。不能搭架子。不見客。要多上盤子。掙場面。不能不勞着兩條腿。而且北京的客人。禪頭鬼臉。比上海嫖客。愈覺難受。有的臉子俊俏些。可不肯化錢。有的肯化錢。無奈六個月薪水。沒有支到。沒得什麼化。有錢肯化的客人。都是鬍子。脖子。麻子。駝子。瞧見就作嘔。而且脾氣大。勢力大。不能不招呼。祇得舍着一肚皮委屈。在大葱辣椒裏做殷勤。一倡門之女。苦到這個地步。

倡門之女

倡門之女 (下)

林碧瑤口述 姚民長筆錄

我到京的時候我媽仍舊住在天津。忽然間我做着了一戶闊客。此人是江蘇軍隊的旅長。後來開發到湖南打了敗仗退到江西。被江西督軍趕回北京。他的出身却是關外人。據他自己說是綠林大學畢業生。但是他關外人怎樣會做江南旅長。他的戰略是否一律向後轉。開大步跑的好手。我都不去調查。單講目前。我是在倡言倡。他是在嫖言嫖。論到這位旅長的嫖名譽嫖程度。比較民國元二年間的葉譽虎。王克敏。還要闊些。其餘那些嫖界小鬼也不必提了。他一到京裏第一個就賞識了我。那時候軍閥的聲勢雖然一步一步在那裏囂張。可是在嫖界裏頭的威望還不如一般議員老爺尊貴。無論南北班的姑娘接待了軍界中人同淘姊妹。多要抿着嘴笑他。輕賤因為這般抗槍朋友十個人。倒有九個人志在實行。所以姑娘接了軍界客人。要被人說笑。我接這戶旅長也不是我的本意。是房間裏做手大眼晴老二的政見。老二說落在「倡門」還有什麼貴賤。祇要他雪白的洋鈔。情願獻出來。管甚軍警商學。龜奴小賊。就是祖宗三代。

來同靴也沒有什麼關係。常言說得好得錢不揀主，有了錢去支配人家，就是輕同燈心草，也會名貴的。沒有錢受人家支配，憑你穩重像泰山樣人家，總嫌比不及喜馬利亞山高，大哩我聽了老二的話，招待這位旅長那旅長這一喜非同小可，親口同我說比做着師長督軍賞着勳章勳位還要榮耀幾倍，因為從前兩廣的陸老頭兒晉京小叫天被他做到帶病唱戲，鑿子裏姑娘幾個紅的却多不肯照呼，後來祇好到金好，好私門子那裏走動，又有一個本家身份也比咱大上天津帶牌局，姑娘們聽見了名字頭都搖得下膽小，的哭着躲，照現在受你的招呼，可以壓倒陸老頭兒和本家大帥，可不是比督軍師長勳章榮耀麼？我聽見了這種廢話，又是氣又是笑，氣是氣，他是恭唯我呢，還是譏笑我？笑是笑，他這種神氣，巴結親臨上司，恐怕也不過如此，但是好人家兒女都喜歡跑到「倡門」裏頭討生活，一半就受着這般沒心肝的混話，影響去了，清清楚楚的閨女良婦，不做情願墮落作「倡門之女」，希望享這樣痛苦萬分的濁福。話可說回來，我雖然負着「倡門」裏頭的「賤」名，接待了這位綠林大學畢業生，化錢真爽，氣比較那些議員老爺闊綽得多，那般議員老爺打一回牌，喝一回酒，朋友請了許多，還脫不了本來面目，把鑿子當着議場贊成反對表決否認，鬧個不清，聽見了我同誰上勁一點兒，又是噴，審查資格出席宣布那種似法。

非法的新鮮漂亮話真難受。就是紅司長紅科員做花頭也得運動到家疏通入數不然就要難產或是流產（上海簞子裏叫唱灘簧）不公布了。這位綠林大學牛對於這許多問題都沒有發生的祇要我說聲打牌他就叫電話去請人。我若要吃飯或擺酒他就吩咐自己的汽車去邀客一陣子狼吞虎嚥劈拍乒乓，我腰裏裏頭滿了。好在他沒有錢可以到財政部裏豎着眉毛去討債。人說北京紅姑娘的房間就是中華民國小模型。我說這句話稍有些不倫因為當姑娘的和總統比較總統不如姑娘適意其實紅姑娘可以算是債圓的代表。所以間接能使財部受擠換一句說就是加重國民負擔你們想我輩「倡門之女」的罪惡豈是「卑賤」兩個字就可以斷定一切還含着禍國殃民的徽齒哩。

那時我和這位綠林大學畢業生從金錢上一步一步做出情愛來忽然間他同我論起婚嫁問題來了。我這一嚇真是三魂出竅六魄離軀像他那樣的面貌祇配等牛魔王的未亡人再醮或是鍾進士的賢妹求婚纔合着女貌郎才天然佳耦的頌詞我雖然不是王嬌鄭旦要我嫁給這樣男子總覺得自己對不住自己。好容易想了一個緩兵之計推在阿珠身上說這件事須待我娘來作主我是料阿珠不會目前就到京裏橫豎這種東西今天不得知明天位置自己又擡着嘴說或是他的勢力敗了或是他說過忘懷了我的

難關就可以穩渡。又誰知事有湊巧。阿珠偏偏從這個當兒由天津搬到京裏。大外郎營住着。說是牽掛着我。放心不下。所以搬進京來。大家有照應。我自負聰明。趕緊把這件事告訴他。媽叫了幾千聲。咬定牙關說。不願嫁他。阿珠說不要緊。有娘替你作主。他真的要娶你做小娘。可以把金錢去壓住他。我說。娘呀。錢是壓不住他的。娘要三萬四萬。他都能答應。因為他靠着洋槍洋砲的力量。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祇消在小百姓身上搜一搜。刮一刮。我求娘作主。還是爽氣回報他。不肯一刀兩段。乾淨些。如果娘抬高身價。他當真依着我們討價。娘打算怎樣。阿珠微微一笑。（我打了一個寒噤。）道。痴孩子。他真肯拿出這許多錢來。你還不嫁他。麼。娘放着這麼有財有勢。女婿不招。還要招何等樣人。我說他脾氣和臉子。阿珠道。你放心。那時你手頭裏也有十萬八萬。活動怕沒有好脾氣。好臉子的人來奉承你。麼。我聽了這一席話。再也說不出別的話。像這種束縛比較。法庭上宣布剝奪終身公權。還要嚴酷萬倍。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不自由。一毫沒法抵抗呢。唉！因爲是個「倡門之女」。

天不絕人生路。却有些道理。在這時候。那位綠林大學畢業生。忽然又看上了蘇台春。跳槽跳了過去。在我真是謝天謝地。再快樂也沒有開班子和阿珠。却氣得神昏志亂。一口咬定。我怠慢了他。所以他到鴻陞班。

去的其實他還着心思跑班子不要說是武人原本是魯莽之夫沒有什麼情愛就是熟讀王次回疑雨集曹雪芹紅樓夢那些自負多情種子踏到我們爹子裏來也是抱着走馬看花的宗旨誰真有愛護心腸在初相識的時候也許有五分鐘的熱度打得火一般熱祇要相處日久有的爲了金錢生阻力有的目的已經達到有的信了別人的讒言有的爲了種種的問題自然一天淡似一天厭故喜新四個字是世界上最人類都是這樣的難道說嫖客的心是另有一副的麼況且我們爲「倡」的也未必個個有真情義對待客人反過來說嫖客自然也不會真情義待「倡門之女」了客人跳槽何足爲奇開班子的姑且不論我那名義上的娘阿珠怎麼說也責備我起來照此看來社會上來是跟金錢轉移有什麼三綱五倫聖賢盜賊不過大家戴了一個面具你騙騙我我騙騙你罷了論起我們「倡門」來簡直連面具都不戴祇要金錢上受着一些小影響那怕你有大勳勞也不相干就得受責備不然我替阿珠賺錢不必說就是班子裏也替他們弄進不少一個客人跳槽也許他會還湯或者有第二戶開客接着何以就要受埋怨呢唉這就是「倡門之女」終身的痛苦

我娘住身下的房屋房東姓遲是唱戲的還有二三家人家同在一個門口出入內中有一個大名鼎鼎的

人物也是「倡門之女」就是有一個廣東文豪所賞識的王凌波大約在外間走走的人都知道這三個字和養二爺小鳳仙可以算得「倡皇」什麼小阿鳳老林黛玉還比不上他們三人都連帶着政治色彩王凌波在出風頭的時候有一天從天津到京裏要緊下車忘懷了一個手提皮包在車上一到班子裏方始想着趕緊打電話到東站命站長替他找尋站長立刻傳齊路上大小人員澈底追查居然查到親自送他去王凌波說一個皮夾值不了許多本來可以不找但是裏頭有某人一個履歷他託了我幾回好容易疏通妥當我這回到天津去特地帶來面遞給總長遺失了太對不起某人祇消就這一件事討論可以曉得王凌波的聲勢那時候却非昔比病倒在屋子裏人像鬼一樣平常往來的大人先生都算是他恩客的脚步兒都不來踏一踏就是要好的姊妹們也沒有個人來探望有一個叫花雲仙算是王凌波最最親熱的伙伴居然常來問候不過自己也不來的了老是差老媽子三天走兩趟表表情義王凌波掙了一世的容易財帛三不作兩的化去到了那時現銀像民國的國庫一絲沒有祇有把首飾衣裳或當或押的拿出去同民國政府把路權礦產做借款一樣變了錢來還不曉得省儉些自己犯的病又是五癆七傷內外交攻親人眼前沒有一個誰替他作主去請高明大夫對症下藥祇剩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兒自己還懂

倡門之女

不。了。飢。飽。寒。暖。那。能。伺。候。病。人。不。到。兩。個。月。王。凌。波。嗚。呼。哀。哉。死。下。來。一。事。無。成。幸。虧。房。東。出。主。意。叫。那。個。小。女。孩。子。上。花。雲。仙。那。裏。報。信。花。雲。仙。還。算。有。天。良。拿。出。一。百。塊。體。己。錢。吩。咐。把。王。凌。波。好。好。安。殮。這。時。候。忽。然。跑。出。一。個。窰。皮。說。甚。麼。和。死。者。是。義。姓。姊。妹。攬。着。一。塊。可。憐。廣。告。向。各。處。募。化。聽。說。募。化。着。不。少。凡。是。同。王。凌。波。生。前。有。淵。源。的。都。接。着。一。份。論。起。收。入。王。凌。波。可。以。用。楠。木。棺。槨。承。殮。了。那。裏。知。道。薄。皮。棺。材。一。口。隨。身。衣。服。下。材。石。灰。沒。有。滿。五。斤。炭。屑。沒。有。用。一。些。王。凌。波。身。子。長。棺。枋。短。不。曉。得。怎。樣。胡。亂。放。下。去。的。一。面。叫。了。兩。名。吹。手。四。名。扛。夫。又。不。知。抬。他。那。裏。去。放。着。儘。受。那。風。吹。雨。打。月。巾。霜。憐。雖。然。有。個。小。女。孩。乾。號。幾。聲。一。毫。沒。有。悲。戚。之。意。等。待。死。者。出。門。那。窰。皮。帶。了。這。女。孩。所。有。凌。波。遺。下。的。東。西。也。都。收。拾。好。了。搬。向。他。方。去。隔。不。上。一。個。月。我。有。一。天。經。過。火。神。廟。夾。道。瞧。見。青。風。巷。一。家。二。等。茶。室。裏。一。個。小。「倡」送。客。人。出。來。面。善。得。很。仔。細。一。瞧。就。是。乾。號。王。凌。波。做。娘。的。那。個。小。女。子。臉。子。却。比。從。前。白。胖。了。許。多。唉。像。王。凌。波。這。樣。的。人。出。風。頭。的。時。候。那。裏。想。得。到。這。樣。的。結。果。論。他。一。生。收。入。雖。然。比。不。上。交。通。總。長。和。外。省。的。巡。閱。使。若。是。和。窮。教。育。苦。司。法。那。些。衙。門。比。起。來。必。定。好。得。多。爲。什。麼。不。積。蓄。些。送。自。己。的。終。呢。可。見。得。我。們。「倡。門。之。女」的。痛。苦。要。是。不。落。進。「倡。門」便。罷。一。進。「倡。門」精。神。上。肉。體。上。始。終。免。不。了。受。慘。酷。的。

刑罰了。越。是。中。年。出。足。風。頭。到。暮。年。痛。苦。越。是。受。得。深。像。王。凌。波。那。樣。收。場。安。知。不。就。是。我。將。來。一。個。榜。樣。唉。「倡。門。之。女」的。痛。苦。我。一。時。說。不。了。許。多。現。在。不。過。大。略。說。上。一。些。希。望。二。萬。萬。女。同。胞。從。自。身。覺。悟。力。自。解。放。不。勞。他。們。男。子。來。解。放。我。們。「倡。門。之。女」四。個。字。可。以。望。無。形。消。滅。了。若。是。偏。面。的。廢。倡。運。動。公。倡。沒。有。廢。盡。平。空。添。了。無。數。私。倡。把。罪。名。移。到。經。濟。壓。迫。上。頭。去。我。們。「倡。門。之。女」就。永。遠。沒。有。超。昇。的。日。子。女。同。胞。呀。快。快。自。己。救。自。己。啊。

瘦鵑主編

偵探小說叢書

十種十三冊 一元九角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五福船

二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隱外人

二冊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鐵軌上

二冊



孫卡脫
偵探案

空房人語

二冊



孫卡脫
偵探案

留聲機上

四冊



南李森
偵探案

金窟

四冊



南李森
偵探案

大澤秘密

三冊



白來克
偵探案

催眠術

三冊



尸變

三冊



第三手

二冊

娼門之母

求幸福齋主

◎我爲什麼要撰這篇「娼門之母」

近來小說界描寫娼門的作品如倚虹的「北里嬰兒」如天笑的「金錢底下的倫理」以及我的「娼門之子」等等都很熱烈的帶着咒詛的意義想不到天笑向來下筆冷雋的如今也熱烈起來我這篇「娼門之母」却另闢蹊徑加些慈祥的色采上去於是娼門中也有倫理了而且這種天性上的孺慕和卵翼反較尋常家庭中更爲真摯雖說是娼門中的種種環境激促成的然而

娼門中照樣也能產生出賢母孝子來概可知了

海鳴

在娼門中做嫖客要想少花幾個冤錢而又嫖得很舒服很自在那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還要講究資格的老鴿和一切助手以及很熟練的姑娘對於一戶客人到來都得加上很縝密的考察並判斷這客人嫖的資格深淺如何髣髴養馬的考究馬齒一般分別出什麼老口和嫩口來才按着倡家操縱嫖客的兵法定下倡戰方畧以襲取嫖客們口袋裏帶來的金錢遇見資格深一些的嫖客便對他裝些貨真價實老少無欺的樣子順便再巴給一陣教他花幾個台面上的面子錢便大家客客氣氣的過日子

若是碰見那些初出山的鄉角，或是乳臭未乾的
繡袴子弟，便一齊欺他口嫩，滿不在意的對待他。這
就好比是激將方法，一塊糖吊在你口邊上，却不讓
你吃，真教你垂涎着那塊糖的香味，痴心妄想割捨
不得，便死心塌地，拿出大把的金錢來，但是錢越花
得多，老鴿的錢袋越填不滿，那塊糖也越吃不到口。
甚至於連一句好話都聽不着一副好臉都看不見。
可憐，悉索歛賦，蕩產傾家，僅僅花去多少冤錢，還算
便宜有的弄成片面相思火一般的熾，終日胡思亂
想，未免指頭兒告了消之，更兼幾回氣惱，奔波招些
外感，就不覺心中發脹，口內無味，脚下如綿，眼底似
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添上許多病症，不消半年工

夫便將一條小命斷送。雖說親戚朋友們背後談論
還嘆息這麼一個有用的青年，爲何這般結果。那個
門中老鴿却依然一旁冷笑，殺人不怕血腥，氣還讚
評這小瘟生死得活該咧。
閒話少叙：做小說的如今且介紹一位小瘟生與
閱者諸君相見：這人叫做戚大少爺，戚子歡，年紀
方在十六歲，以至十七歲之間，就居然要做起嫖客
來。這個馬口也可謂嫩到極處了，祇因他父親戚道
平在北京現做着位置很高，進賬很多的官，他隨宦
居京，現當着天字第一號的大少爺，祇要學校裏功
課剛剛完畢，或是放假的時候，便與那些身分相同
氣味相投少爺隊裏的朋友，慢慢學會逛起窯子來。

他父親忙着做官，沒有閒空操這份心。底下人巴結少爺，又通同替他瞞着賬房先生，是管銀錢出入的。他去許些回扣報些花賬，便也很容易的騙得着錢。橫豎他父親的這些冤枉錢，也是騙來的。再由大少爺轉騙一些去胡亂使用，也不見得怎樣肉痛。

但是戚大少爺花錢的目的是在看中上某家清吟小班裏那個姑娘紅寶玉，想拿出錢來辦一個交換條件，讓那紅寶玉留他住宿，滿足他肉慾上的希望。論理他年紀輕，長得也還漂亮，又不是不肯花錢。這種不見什麼大了不得的希望，也似乎容易辦到。偏偏那紅寶玉有一個大塊頭的姆媽，一眼把戚大少爺看透，以為這個送上門來的小肥豬不好好宰他。

割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還遲疑些什麼，便與女兒紅寶玉暗地商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紅寶玉呢？年紀雖也不過十八歲，然而已飽受過七八年的倡門教育，被那大塊頭姆媽薰陶感化，已漸漸把人心失去，弄成像一個小狐狸精模樣，完全受那老狐狸使教他吸人精血，他也去叫他戕人生命，他也去絲毫不辭勞苦，不怕罪過，很勇猛的去幹那些殘忍可怕的勾當。可憐的戚子歆，年少無知，天堂有路，他不敢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眼見得就要成待死之囚，釜底之魚了。咳，這真是倡門中一件很慘酷的事。

戚子歆對於紅寶玉的報效什麼，打牌吃酒花現錢，送小貨，扯衣料，置首飾，兌金串，買金手鐲，各色各

樣的花頭都已做盡。但是大海投石影響俱無。紅寶玉對他總是冷淡得很。有一次他忍俊不禁。了一個。人跑來問紅寶玉道：你真能夠愛我嗎？紅寶玉怔了一怔。道：像你這樣。又很年輕。又肯花錢的大少。我怎生不愛咧？他道：真的嗎？紅寶玉笑道：你小心眼。真多誰敢哄騙你啊？他忽然扭扭起來。囁嚅着又問道：你既然真愛我。爲什麼老……老……老不留我在這裏住？紅寶玉望了他一眼。又沈吟一會。忽然拿手巾向眼圈子邊揉了揉。揉得紅紅的。再假裝嘆一口氣。然後低聲細語道：我是早有這條心的。祇因有我的媽。在我自己便做不了主。說完。又拿手巾擰着臉。表示是在那裏哭。然而究竟也不知道是哭是笑。

少停外面。噉有堂。差紅寶玉將戚大少推在一旁。立起身來說聲對不住。你坐一些。等我回來。再走。便大踏步出去了。換上那大塊頭。媽進來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陪戚大少談天。怕的是冷淡了他。他想起紅寶玉適才所說的話。便又來質問大塊頭道：你爲什麼不讓紅寶玉喜歡我？大塊頭哈哈大笑道：你們兩家頭就本來很好咧。我那裏敢來管這閒事。但是大少不要罪過我們阿嬈。那會不喜歡你？他臉上鼓起青筋。忿地很。直截了當的問道：那末紅寶玉爲什麼總不留我住？這不是你要他如此的嗎？大塊頭又笑道：阿呀呀……大少動氣。原來爲的是這個。但是你錯怪了我了。我們阿嬈雖說是吃的這碗斷命堂

子飯然而心眼很高總想找一個稱心的客人嫁了過去把整個的身子交給人家從來是不肯在堂子裏胡亂留客白糟踐了身子的像戚大少這樣年輕有錢的人是再稱心沒有了你若能將他娶了去什麼不好商量又何必這樣性急啊：戚子歆一聽登時身子冷了半截慢吞吞地答道不行：我家裏訂的老婆還未曾娶咧先討一個堂子裏的姑娘回去我父母怎肯答應：大塊頭怕他過於失望便又安慰他道既然如此只好慢慢的辦罷但是我們阿媛我子知道萬知道他是喜愛你的祇要你有這條心將來總有法子我慢慢的勸他就是：便笑嘻嘻告辭而去

倡門之母

過一會紅寶玉回來拉着戚子歆的手道累你等久了些厭氣嗎：他撇着嘴道你媽來陪我講了話的紅寶玉故意問道說了些甚麼咧：他道他說你要嫁我紅寶玉把臉扭在一邊道我有這個天官賜——「福」——嗎他哭喪着臉道不是：是我沒這天官賜：紅寶玉上前來掐他的臉嬌嗔着道你這小沒良心的我早就疑心着你憎嫌我他急了賭神發咒起來竭力辯道我家裏不能答應我這件事教我也是無法：紅寶玉哭道我不聽你這些瞎話你原來祇想圖一時快活的我不能上你這個當：他於是更急得厲害便嚷着道我若是欺騙你的我明天就不得好死紅寶玉赶忙拿手巾堵着他的嘴道

有話好說爲什麼死呀活呀滿嘴胡嚷我的心病被你嚇碎了：說着抱頭大哭他反而忙去賠不是便不敢再提起那住宿的要求了十二點鐘後他搭訕着告別回去紅寶玉又叮囑道請你明天來我慢慢

的來試你的心果然是真的也慢慢好商量

戚大少走後紅寶玉打電話找了一個客人來這人年紀快到三十了也沒有多的錢大概是一個滑頭只因紅寶玉愛他工架漂亮不像戚大少那樣呆頭呆腦便留在房裏過夜了老鴿見那滑頭是著名的嫖光棍奈何他不得也不敢說半句不是但是班子裏那些姊妹們娘姨們和一切相幫的都在背後譏笑那戚大少是小瘟生是大蠟燭被那隔壁房間裏

的三小姐也聽見了

有一天晚上紅寶玉房間裏擠滿了客人沒有戚大少的坐處便在隔壁三小姐屋子裏借屋子將戚大少硬攆到那裏去算是給水板過的冷板凳與他坐由一個老醜的北京老媽子呆板的陪着他恰巧那位三小姐閒着無事正獨坐在紅木檯子旁邊頭撲克牌聽說隔壁把那位戚大少讓了過來心想這

個小瘟生好頑得很便不由的舉頭看他一眼

那知這一看登時叫三小姐心裏卜卜亂跳暗想這

個小孩子爲何這樣面熟那裏看見過嗎：那時桌

上有面小鏡子便自己照了照再去看着戚子歎：

這越發奇怪了圓圓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長長的臉

怎麼兩個人有些相像：哦：他也不姓戚麼？霎時心裏一陣觸動，便記憶起十六年前那一回事。越想對越看越像：天呀：這莫非就是他嗎？一時芳心錯亂，說不出來。是驚疑，是歡喜，是愛懼，是感嘆，祇注完全神，緊看着戚子敬。那戚子敬咧，從白無聊賴之中，一眼看見這位半老徐娘，忽然心中也這麼一震動，便覺得三小姐特別的和藹可親，實教他發生另一種說不出來天性上的愛慕。

三小姐忍不住先開口問道：這位少爺聽說姓戚的麼？子敬很恭敬的答道是：三小姐又問道：府上是北京嗎？子敬又答道不是：我們原籍是浙江，上海也有房產，從前老爺子是在那裏住的。如今

因為在北京做官，就到北京來了：三小姐芳心一驚，忽然很離奇的問道：那麼你這位少爺今年貴庚多少啦？然而子敬並不覺得此間離奇，還是很誠懇的答道：我今年快十七歲了：三小姐在桌子底下，拿手掐算了一陣，重又仔細再看子敬一眼，面上忽然放出一種慈祥的光采來，便又招呼子敬道：請你坐在這桌子邊上來，我還有話同你說咧：子敬唯唯遵命，便坐了攏去。三小姐又問道：你們老太爺官印是那兩個字？你能告訴我嗎？子敬毫不猶豫的答道：官印道平別字松生：三小姐聽見松生二字，恍如聽了一響春雷，不由橫身顫動一把，將子敬拉住，叫道：我的：再四下一望，不便叫出來，便改口叫

道我的戚少爺你家的老太太還康健嗎？子歆答道聽見我父親說我媽是早已死了如今公館裏那些嫡母庶母都不是我親生的娘；三小姐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如瀑布一般往眼眶外直流

然而還不敢相認勉強用手巾搵住眼淚再與子歆說話道你這位少爺年紀輕輕的就沒有親生母親來照管你怪可憐的但是你爲什麼要到我們這個地方來胡逛啊？子歆的小小身裁被三小姐慈祥之光籠罩着又聽了這一席溫和的話心中也似乎得着什麼感觸很守規矩的聽三小姐說：正想再談幾句忽然紅寶玉房間裏娘姨闖了進來將子歆拉走說戚大少……本屋子空出來了過去坐罷……子

歆一邊走一邊還回頭看看三小姐有些依依不捨的情態三小姐含着滿眶眼淚痴呆呆的看他出去了後便跪在床邊上一頭倒在床中橫躺下來抱着一個繡枕嗚嗚咽咽的真個哭了。

如今做小說的把三小姐身世補述一下：他自小就生長在倡門裏十五歲那年在上海嫁給一個姓戚的客人就是戚大少的父親戚松生官印道平的嫁了不久就懷上身孕十個月後生產出來竟是一個男小信怎奈戚松生在他懷孕時期中嫌着自己寂寞依然在外邊堂子裏眠花宿柳把孕婦寂寞置之不問後來簡直另外娶一個姨太太進來他心懷不平於生產後一百天便丟了那孩子席捲而逃

從此便在漢口、香港、廣州、天津、北京等處又做了十幾年的倡門生意。如今仗着一塊「櫻桃別墅」老招牌在倡門中頗有些老名氣。雖說是年華漸要老大三十二三歲的人了，然而平日葆養得好，風頭還是十分勁健。看起來也不過像二十五六歲的人。加之秉性聰明談鋒很好，人人稱他做櫻桃諸葛亮。這又可見他在倡門中的聲譽和地位了。想不到風塵飄泊十五年，忘記下來化作輕烟的舊事。此時竟一勾上心來，看着眼底那隔壁屋子裏伏几待割的小瘟生，人稱戚大少的明明是他的親生兒子。從前年輕不懂事，使着一時之氣，將他輕輕棄却。如今三十多歲的人了，倡門中這碗辛苦飯也不見得容

易吃。將來年老色衰，倚靠何人。正在心中打算。如今現放着一個玉樹臨風，很可寶愛的親兒子，頂好就是倚靠他了。然而自己淪落在個這所，在十六年前又是他們家裏的逃妾，就是拍胸自認，說是他的母親認明了後，又怎樣辦呢？萬一叫這孩子被人譏笑，說他現放着這麼一個現世的倡門之母，反而害他將來不好做人，說是依然到他家裏去罷。他父親未必肯再收留我，這盃覆水我也不能蒙着羞耻再去哀求他。唉……想不到我們母子相逢咫尺之間，還如隔千山萬水，不能明白認下。再一想……這個沒有母親的野孩子，終日在堂子裏厮混，被人拿他當肥豬一般宰割，我做娘的能見死不救，任憑他將小

性命都斷送在倡門中嗎？天呀！我在倡門中作了一世的孽，如今我兒子也就在倡門中被人暗算，像我從前玩弄旁的瘟生一般，這才是現世報咧！如此看來，這倡門中還是人可以留戀的嗎？又一想

：認我的兒子不認，還可以從長計較，如今須先從紅寶玉那裏將他救出來：咳！這也不能怪紅寶玉和他的媽媽，倡門中的人，是沒有不欺負瘟生的。從此三小姐很注意戚大少的事，聽人背後罵他，瘟生心中非常痛苦，每逢戚大少到他屋子裏借坐片時，總拿好話來勸他，說堂子裏機詐百出，不是你這樣貧賤口嫩的人所能逛的，甚至於紅寶玉怎樣待他，無心要設計弄送他，也悄悄地與他直說，幸而紅

寶玉房裏的娘姨，未曾聽見，不至惹起是非，然而三小姐房裏的娘姨阿金，看着有些奇怪，心想我們小姐怎樣想勾引隔壁屋子裏一個小相客人：咳，罪過罪過，誰知道他們是母子咧！

戚大少很願意與三小姐親近，也很願意聽三小姐的話，恍如一個小弟弟親近親姐姐的一般，然而對於紅寶玉，仍是執迷不悟，有一晚在紅寶玉房裏吃了一席花酒，把請的客人送走了，本打算賴在那裏，忽然紅寶玉打電話把那個滑頭找來，硬要戚大少騰房間，讓他擺酒，戚大少發着少爺脾氣，說不行，那僅僅隔着一塊布幔的滑頭，大發雷霆，走進一個茶碗，正打在戚大少腳邊，把茶碗打得粉碎，遠氣噓噓。

的要。鬧。過。來。與。戚。大。少。打。架。可。憐。戚。大。少。是。偷。着。出。來。嫖。娼。的。年。小。勢。孤。那。裏。敢。與。人。生。事。一。時。又。氣。又。嚇。渾。身。發。戰。出。了。一。身。冷。汗。連。話。都。說。不。出。來。由。娘。姨。們。做。好。做。歹。的。將。他。又。扶。進。三。小。姐。屋。子。借。坐。一。回。三。小。姐。在。隔。壁。聽。見。那。邊。碰。茶。碗。的。聲。音。恐。怕。戚。大。少。吃。了。大。虧。早。已。急。得。不。知。怎。樣。好。容。易。盼。到。戚。大。少。過。來。便。也。願。不。得。什。麼。將。他。拉。住。讓。他。在。沙。發。上。歇。息。歇。息。及。至。一。拉。住。他。的。手。覺。得。四。肢。冰。冷。再。一。摩。他。的。額。角。又。火。一。般。的。燙。熱。眼。見。得。嚇。病。了。心。中。一。陣。痛。如。刀。割。便。也。不。願。避。什。麼。嫌。疑。硬。將。他。扶。到。自。己。床。中。拿。被。將。他。蓋。上。一。旁。小。心。翼。翼。的。伺。候。着。

倡門之母

三。小。姐。坐。在。床。沿。透。懷。然。雨。淋。道。戚。少。爺。：。我。勸。你。好。多。次。了。你。終。不。信。我。的。如。今。該。知。道。紅。寶。玉。成。心。冤。你。了。可。憐。你。這。一。個。無。母。之。兒。荒。唐。到。這。步。田地。冤。出。去。許。多。錢。財。不。算。還。氣。壞。了。身。子。病。倒。在。倡。門。中。你。叫。爲。：。言。下。大。概。要。說。爲。娘。的。怎。樣。不。傷。心。然而。終。不。會。說。出。來。：。那。戚。子。歆。此。時。受。了。重。大。激。刺。想。起。三。小。姐。從。前。的。話。句。句。都。是。金。言。更。覺。得。天。地。間。祇。有。三。小。姐。這。樣。一。個。慈。祥。可。愛。的。人。真。能。衛。護。他。痛。愛。他。便。從。被。裏。伸。出。手。來。攀。住。三。小。姐。膝。子。哭。着。說。道。三。小。姐。：。你。真。是。我。的。世。界。上。唯。一。可。親。愛。的。人。你。如。不。嫌。棄。我。這。無。母。的。荒。唐。孩。子。請。你。認。我。做。小。弟。弟。待。我。來。叫。你。做。親。姐。姐。：。三。小。姐。聞。言。想。

起自己兒子不認得。親要叫母親做姐姐。這真令人感嘆不盡。便又哭道：「小弟弟，慢說我做你的親姐姐，做得過就是……說到這裏，又說不出來，倒在戚子歌身畔兩個人一迭一迭唱和着哭個不了。」

這奇怪的情形，被紅寶玉房間裏娘姨看見了，跑去告與紅寶玉。紅寶玉吃了一驚，連忙跑過來拉戚子歌，說：「大少天不早了，快回去罷。」三小姐站在一旁，一言不發。戚子歌惡狠狠的睥了紅寶玉一口，道：「滾你的誰要你來管我的閑事？」紅寶玉沒趣，撇着嘴走了。再去告訴大塊頭。媽媽說：「隔壁老三把我的客人扣留在床上了。」大塊頭一聽，暴跳如雷，咒詛了一大頓，還氣鼓鼓的要闖過來，要將那戚子歌抓出去。

三小姐見事情鬧大了，拍撻一聲，把房門關上，怕他們又來驚嚇戚大少，或是抓他來去，讓他吹了風，然而這樣一來，大塊頭和紅寶玉越發疑心。三小姐攬着他們的人，便在門外破口大罵起來。三小姐聽不下去，急得祇跌足道：「唉……我實說了罷，免得他們在那裏胡說。」

戚子歌嚇得縮在被窩裏。三小姐把他扶了起來，說：「不要害怕，我還得問問你，你小名是不是叫春官？子歌很驚訝的答道：「是呀……你怎麼知道的？」三小姐嘆了一口氣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就是你的親生之母。咧，於是慢慢把前事一一告訴與他怎樣十五歲那年在上海嫁他的父親怎樣十六歲那年生了他。」

怎樣他父親另外娶了姨太太，硬氣忿着出了他戚家的門；子歡聽了，毫不懷疑一把抱住三小姐道：「哦！原來他們說我母親死了，是哄我的！我母親還在咧！哎呀！我的媽呀！你這樣痛愛我！我萬分相信你是我的親娘！如今母子既已認明，媽呀！你明天還是到家裏去罷！三小姐搖搖頭道：「那是不能夠的，雖說是我從前離你家的時候，祇怪你父親不好，不該在我生產期內十分冷淡了我，然而我也做得太鹵莽了，如今我是一個窰子姑娘，那裏還有臉到你家去做你的母親；春官：我的好兒子，你若是有孝心的，從今你聽我教訓，再不要到倡門中來，現眼爲娘的就死也甘心了，天可憐見我們母

子到底有個相見之日，從今爲娘的也不能再吃這碗作孽的堂子飯，玷污了我兒，只好把頭上青絲剪去，到菴堂裏做尼姑了；說着，真要擊剪子來，剪頭髮子，歎一手攔住，跪在地下哀求道：「媽！看在兒子上，快不要如此做兒子的，好容易活了十七年，才看見我的親媽，往後一定要孝養你老人家，父親那裏由兒子去說，包管要他認下我媽，如是他不肯做兒子，拚着死也得要求他媽，若是不願意在家裏住，兒子願陪媽另外租一所房子，由我們母子二人住在一起，兒從此還得聽媽的教訓，再也不到堂子裏來，荒唐替媽爭一口氣，將來兒子成人了，後還要教你老人家享享後福呢。

倡門之母

這些話句句打在三小姐心坎裏，非常愛聽，便把子歡攙了起來，抱在懷裏輕輕的拍着他的胸口道：「我的兒，你若肯養活着娘，就跟着你在一塊過日子，好在做娘的尚餘有一點私蓄，並不要你父親出錢，娘也能與你另外成一個家，好好的厮守着將來，我好靠你兒子的福。」說完，門外又越發鬧得厲害，三小姐惱了，從牕子邊叫娘姨阿金道：「你給他們說，咸大少是我十六年前的親生兒子，如今



一四

我們母子認下了這事，與旁人沒有什麼相干，他們不要來瞎纏了。大眾一聽這事新奇，得很，都獸獸無言，大塊頭和紅寶玉連叫幾聲，觸鬚頭還冷笑着道：「倡門裏出了老太太了，笑話笑話，咸大少在裏面嚷道：『我不管那些個，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親娘。』」第二天子歡回去，告訴父親，說自己的生母未曾死，現在一家倡門裏要接了回來，他父親也是驚訝呀，跑來看了看，果然不錯，便與三小

姐賠禮道：從前的事都是我不好。如今承你救了這小孩子，況且這孩子又離開不了你，我們戚家又祇有這一脈，後根請你看，在孩子分上，回家去罷。三小姐如怨如訴，微嘆道：謝謝你還肯要我，但是我委實沒臉再做你夫人。此後我祇能承認是這孩子的母親，請你還是讓我帶了這孩子在一邊住罷。這個孩子你們也帶不好，請你放心交給我罷。戚松生沒得話說，一一應允下來。

第三天子歡，匆匆忙忙租好一間公館，便駕着汽車在倡門中把母親接了去。這祇能算戚大少奉養母親，并不能說是三小姐嫁人。閱者諸君你看這回事有多麼奇怪！後來戚松生與三小姐的關係因為

有這麼一個孝心兒子，從中調和，自然是仍為夫婦。如初那戚子歡呢，由他母親詳細告訴他一些倡門中的弊害，便也再不敢嫖倡了。就是偶然出來被倡門中人看見，背後紛紛議論，說這是倡門之母生下來的兒子，他聽見了有些刺耳，便也再不好意思到倡門中去了。

新小說叢書

第二輯已出二種

編主鵬瘦周

■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顧博士** (偵探) 一册 四角

■ **倡門紅淚** (社會) 一册 五角

■ **賴婚** (言情) 一册 五角

倡門之子

求幸福齋主

一間很平常很陳舊的房子很守秩序的排列在一條弄堂裏每天在午后一點鐘以前絲毫沒有動靜兩樓兩底擠滿了一羣男女都還在那裏做溫暖香甜的好夢朝着外邊的幾幅玻璃窗滿被簾幕遮掩着也不知裏面究竟埋藏了些什麼連烈烘烘的太陽清甜甜空氣都不願意去偷看他等到鐘聲噠的一響到了午后一點鐘了這裏面的人慢騰騰地你推着我我喚着你和出洞的鼠子一般打從陸續中逐漸扒了起來這一起來大家都很忙亂樓梯上

發現了足音帳子裏面一個個在那裏嬌聲嗔嗽接着幾個羞笨的老媽和瘦弱的小女孩提上一兩桶水倒在各人房裏面盆腳盆裏面有幾個面無血色蓬着頭髮的婦女披些破舊短小的衣裳一絲氣力也沒有却在那裏一搭一搭的梳洗不多時都梳洗停當各人身上的外表全洗得很乾淨祇是太陽照不進空氣透不入的那些屋子隨便怎樣總滿載着悲慘的意味黑暗的光景垢污的氣息不知從何處洗滌起而且越洗越覺得水的濕氣衝着發臭却也奇怪只黃昏過後電燈一亮便把悲慘黑暗垢污三種現象一齊驅去照出那太陽所照不出的光明來樓上樓下一羣很奇怪的女人一個個被電光掩映

着都是珠翠滿頭。綾羅被體，打扮得嬌紅嫩綠。花枝招展一般。那咳嗽嬌聲，淡黃苦臉，一齊都沒有了。相幫的伙計們，忙着收拾一間大房梳妝台上，現放着一對大燭台，插上一對紅燭，還未曾燃上。銅床的當中，也鋪擺着鴛鴦繡枕，朱紅大被，疊得連一絲皺紋都沒有。帳沿上和電燈泡下所繫的茉莉花球，簪着往外噴香，引了許多姊妹們都來參觀，說了許多羨慕和賀喜的話。一時另有一個相幫的，擎進一束紅綢子來，在梳粧台掛了一幅在房門口，又掛一幅出了房，下了樓，在堂屋裏也掛上一幅。但是這間堂屋太不講究。幾張破爛椅子，板櫈亂擺，放着一張舊方棹漆都磨光了，現出洗衣服時候留下的白色水痕。

四壁的石灰，墻時代久了，漸漸變成黃色。被幾張舊報紙和兩塊最粗劣的圖畫，不規則的亂貼着。若是和那間臥房打比，那是一間花紙裱成陳設，精雅的好像天宮，這却又像是一間破落的門戶，混在一起。簡直有些不稱，但他也很平等的同樣掛了紅綢，這也沒甚可說。再一跑到大門外，却又電光躍眼，掛上好幾塊大大小小不齊整的金招：哦……這不是人間地獄，却明明是一家妓館。看這般光景，似乎今晚還有重大的事故。

這重大事故，就出在樓上那間擺大紅蠟燭的屋子裏。這一羣奇怪的婦人當中，有一個垂髫女郎，年方一十六歲，起初本是鄉下一個女孩子，被這很肥胖

的女主人花四百隻洋買了來教訓了一番打罵了幾頓請個拉胡琴先生教給他些曲子教得會就阿媛阿媛的喊着他甚至愛若是有不會巴掌大的耳光就敲上去倘若再有些倔強不論六月炎天的擎煙簋子燒紅往他身上亂戳可憐他身上也是爺娘十月懷胎生下來的肉和皮平白遭些磨折三年訓練出來他嘻嘻哈哈忘其所以跟着人學娼妓的勾當居然就成了一個小獐子在這娼妓羣中斷混但他現在還是一個處女出脫得十分美貌雖也與平常娼妓一般却是他的身體總還是純潔無疵沒有擎來當商品賣這一宵這肉體上的買賣開市了被一個少年公子王庸投了一注很大的標便

倡門之子

與鴛母訂下口頭契約實行來接收這垂髫女郎名喚阿珍的這身肉體
這番舉動在實質上雖是買賣行為但是在外表上張燈結綵把一間臥室鋪設成洞房一樣檯子上照樣點起大紅花燭一羣男男女女也忙着在那裏喝喜酒樓下堂屋裏也有一班清音在那裏吹吹打打這與尋常人結婚的熱鬧究竟有何差別况且王庸同阿珍兩個人大家並不是陌生的人認識了許久才定奪這番大事各人心裏都是千肯萬肯沒有絲毫勉強這更像是自由結婚是文明的舉動夜深了房門一關大家睡在一個床上去阿珍就登時由女郎變成婦人這尤其是平常夫婦之道在枕頭邊

王。庸許了好些心願說了好些美言要把阿珍接回他家裏去這又明明認阿珍是他的妻子差不多就同結髮一樣阿珍既把自己乾淨身子交給了王一庸又聽了這許多白頭偕老之言也一心一意的自己安慰自己說像我這樣做夫人也做得過絕對不肯認做短期交易是娼妓買賣的行爲彙之再從生理上講罷阿珍此時把身子只交給過一個人未曾受旁人的蹂躪和玷損按着中國婚嫁條件上說他也能照常受胎生子盡那婦人們對於家庭傳宗接代做妻子的責任倘若不信那大蠟燭和紅綢線都能與他擔保作證的



過了些時王一庸覺得這是嫖娼宿妓的玩藝有錢到處可以嫖姑娘們比阿珍還好的也多得多作興還可以尋個清信人來再點一回堂子裏的大蠟燭家庭裏的婚姻在法律上不許重婚堂子裏點大蠟燭可以一點再點只要大爺們有錢一樣的玷污人家處女在堂子裏就比家庭中鬆動得多不受法律何種制限而且法律還許可這種行爲絕不保護那做娼妓的處女身體那王一庸明白了這許多法律門道又那肯在娼妓中講什麼愛情老守着阿珍一人只是王一庸的情根搖動了那阿珍腹中一線愛根却萬分搖動不脫并且結下了一種惡果與平常做人妻的一般居然懷胎受孕起來這一下把阿珍

害苦了一兩個月的光陰。過得恁快。怎麼不知不覺的好生生一個姑娘。就會懷孕。除了渾身發軟。不算還吃不下食物。就是吃了。也想嘔吐。問了問人。這就是懷孕的證兆。是萬般可靠的。阿珍是頭一次破天荒。遇着這件事。說不出的奇怪和害怕。但他却也有平常婦人們一樣見識。又覺得婦人生子是一件傳宗接代的大事。便不禁又暗暗歡喜。

在一天晚上。他把這個很奇異的消息告知王。一庸叫一庸赶快把他接了回去。免得他的親骨肉。竟產生在娼門裏面。被社會上人瞧不起。教這孩子將來不好做人。王一庸聽了。吃了一大驚。暗想此禍非小。從前答應娶他回去。不過是一時高興之談。明知家中

父母是不能答應的。而且自己近來也並沒打算這樣辦。前兩天看見另一個妓女比阿珍還美。正在轉念想。跳槽豈料阿珍這裏竟發生出這樣大問題。要他立刻辦嫁娶的事。他在那不能辦。不想辦的主義上。發出一番議論來。敷衍着哄騙着阿珍道。你懷了孕。我是很歡喜的。從前答應接你回家去住的那句話。自然也是算數的。祇是家中父母不肯娶一個妓女來做媳婦。目下正托人去勸着你耐煩等一等。罷或者產生過了以後回去也還不遲。阿珍此時愛王一庸的心很專。信任他的心也很誠。簡直和愛戀自己丈夫信任自己丈夫一樣。見他說得也還有理。便也含糊答應。不過心裏煩悶得很。既然替人家懷

着。一個。後。代。在。肚。子。裏。還。老。蹲。在。堂。子。裏。面。這。算。是。怎麼。一。回。事。

那。惡。辣。的。鴿。母。此。時。也。得。着。這。個。消。息。以。爲。妓。女。們。在。紅。的。時。候。嫁。人。或。是。產。子。都。很。妨。碍。他。的。營。業。便。悄悄。地。與。阿。珍。講。道。女。人。生。兒。子。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未。生。的。時。候。懷。着。一。個。大。肚。子。行。走。都。不。方。便。想。出。去。玩。要。玩。耍。都。不。行。簡。直。要。把。人。悶。死。等。到。要。生。了。那。痛。苦。尤。其。說。不。出。來。十。有。八。人。要。把。性。命。送。掉。我。看。還。是。吃。一。帖。打。胎。藥。打。了。下。來。的。痛。快。阿。珍。一。想。我。正。要。憑。着。這。肚。子。去。做。人。家。一。房。太。太。彷彿。醜。媳。婦。見。公。婆。的。見。面。禮。一。般。那。肯。輕。輕。將。他。打。掉。耽。誤。自。己。的。前。程。況。且。做。母。親。的。愛。兒。子。出。於。天。性。從。

肚。裏。就。愛。起。也。萬。萬。不。忍。還。未。見。面。就。去。殺。他。於。是。毫。不。客。氣。就。拒。絕。了。鴿。娘。這。番。忠。告。鴿。母。覺。着。沒。趣。便。要。來。強。迫。他。甚。至。於。要。動。手。來。打。阿。珍。急。了。便。大聲。噓。道。你。們。真。敢。在。這。青。天。白。日。之。下。打。胎。謀。命。嗎。鴿。母。怕。噓。出。事。來。這。纔。罵。了。開。去。這。一。晚。王。一。庸。來。了。阿。珍。便。把。日。間。所。受。的。委。屈。哭。訴。與。一。庸。知。道。硬。要。立。刻。往。他。家。裏。去。父。母。不。管。應。他。願。意。跪。着。去。求。王。一。庸。此。時。看。見。阿。珍。逼。得。狠。了。有。些。厭。煩。便。老。老。實。實。的。對。阿。珍。說。這。事。萬。辦。不。到。阿。珍。聽。了。如。冷。水。澆。頭。一。般。哭。着。向。一。庸。道。你。答。應。我。的。話。能。够。不。算。數。你。糟。踏。過。的。了。的。身。子。難。道。也。能。復。原。嗎。一。庸。冷。笑。道。那。是。我。花。了。錢。買。着。頑。的。與。你。們。這。樣。人。說。話。

左不過是打哈哈。誰還認真哩。阿珍一聽才明白。他自己所處的地位。在當初失身的時候。雖說是和尋常人家媳婦一樣。點花燭。却是做娼妓的。只能說是肉體上的買賣。開市罷了。但那王一庸不該這樣哄騙他。想來想去。覺得希望斷絕。便扭着一庸哭鬧起來。如同瘋人一樣。鴛母及一干人等。聽見跑來勸開王一庸。還發些嫖客脾氣才走。

鴛母趁此機會。跑到阿珍床前。把他扶了起來。好言安慰着。并重新提起那句打胎的舊話。說道：王大少既然負心。把你棄了。你還替他留的什麼。後代不如省些麻煩。早點把胎打了罷。阿珍道：腹中這塊肉。我也有一半的分。我總想把他生出來看看。是個什麼

樣子。鴛母見阿珍還是不依依然。又來強迫。阿珍是有氣的人。便索興與他拚命。鴛母無奈。他何冷嘲熱罵。一頓說太太做不成。要兒子何用。阿珍聽着傷心。不去與他爭辯。也只索忍耐下來。

後來王一庸很斬截的不來了。關係着鴛母的營業問題。和阿珍的生活問題。阿珍只好拚着糟踏自己身子。去接旁的客。可憐他未失身以前。身體是乾淨的。雖說有娼之名。并無娼之實。自從被王一庸玷污了。拋棄了。以後才實行去賣娼接客。這不明明是王一庸害他當娼的嗎。他一邊咬牙切齒的恨王一庸。一邊想想自己的前途。危險便發了一個狠。拿出些當娼的本色來。花言巧語籠絡着幾個客人。暗地

裏很賺了幾筆纏頭小費替自己 and 未來的孩子留些準備有一次鴛母買通一個醫生開下一張方子用了幾味打胎的藥勸他吃說這是安胎的他也機警得很學出方子交給一個客人看那客人便與他說明勸他不可服用他啼哭着在那裏自傷身世那客人不忍又拿出一筆錢來抓着鴛母這點錯處硬逼着鴛母准許阿珍贖身阿珍就此自由了這也是阿珍受過很重大的激刺得了很重大的覺悟才苦心孤詣和環境奮鬥得下這般結果等到贖身之事辦完就另外租了一間小房子休息着等候生產

們忙亂着說還是個男小官呢阿珍伸着頭睜着眼睛去瞧果然是一個很肥胖的孩子好幾個月想看見的人今天居然看見了心裏不免一喜但是想起這幾個月的千辛萬苦好容易才留下他這條小命又不免一陣傷心等到百日滿後阿珍身體已經還復了健全那孩子也越發長得可愛阿珍此時更覺得人世上做母親有兒子的樂趣但這是一個被父親拋棄了不要的苦兒將來他一切教養責任都要他母親的一人擔負他雖說是與平常人家一樣的做孩提之母究竟是一個娼妓除了做娼妓以外又沒有別種生活能力足以教養這個孩子腰包裏的錢看看快沒有了別的事體又幹不來這個可憐的母

親。於是再爲媽。婦。依然進了娼門。

那王。一庸。嫖。得很熱鬧的時候。聽見人說阿珍。又掛了。牌子。當娼。并會生過一個兒子。知道這兒子。是他的良心上。覺得有些對這兒子不起。旁的人也勸他。將兒子收。回。免得自己骨肉。飄流在外。被人家笑話。他爲了這社會上的面子問題。就跑到阿珍那裏。想要索回他的兒子。

這是他們兩個人愛情。決裂後。第一次見面。王一庸跑去的時候。尙在末上燈以前。因爲這個時候。好多說話。那娼門中的房子也還是那麼樣。守秩序的。等候着玻璃。牕上的簾幕也照舊。遮掩得很嚴密。始終不許太陽和空氣進去。可見娼門景物是永遠沒

倡門之子

有絲毫更改。只是阿珍那一間熱鬧的臥房。此時却大大變了一個樣子。梳妝台上的花燭。連影兒都不見。床上頭的鴛鴦枕。被也褪了。鮮紅顏色。阿珍在床上扒了起來。也與平常妓女一樣。嬌聲咳嗽。幾回亂蓬着。一堆頭髮。偷着窗簾外一隙的微光。細看看他。生過兒子的婦人。也很平常的。變成淡黃苦臉。沒有一絲血色。迴想當年。他是一個很嬌豔很美貌的。垂碧女郎。那裏是這般光景。

王一庸很平常的。坐下來。心裏也毫無絲毫感動。倒是阿珍一眼見了他。前塵舊恨。一湧上心來。不由腦筋一陣發昏。氣吁吁的說道。王一庸。你害得我這般好苦。今日還來做甚。一庸道。聽見你生了兒子。

特來看望與你以前的事我有我的苦衷因爲家裏不肯所以我才對不起你也得請你原諒阿珍冷笑道你既知道家裏辦不到便不該對我說假話雖說我是做娼妓的人身子總得交給一個人也或能碰見一個有良心的便在破身以後娶了我去或者你老實告訴我只能取樂一時我念在命該如此的分上答應供你一時快樂也好叫我死心塌地免得害我痴心妄想遭人耻笑你如今既害得我這樣你還有什麼話說哩說完了不覺流出淚來一庸道算了不用說了以前的事就算我錯也行請你如今把孩子交給我我好帶了回去撫養這是我的骨肉我不願見他長在這娼門中生活着想你也必然沒有什麼

不贊成你如要錢我也還可以再送給你些說着隨即拍了拍腰包顯他自己有錢并露出些不耐煩久候的神氣已不得簡單把此事辦了好去趕今晚上別一家堂子中的酒局阿珍氣得臉上發青發出很悲慘的笑聲道王一庸：你在這裏做夢哩你既然拋棄了這孩子的母親嫌他是個娼妓不能做你的妻室這娼妓生下來的兒子你要他用一庸不知此話的輕重還搶着道那是我的骨肉呀阿珍道哦：你的骨肉就是人便應該接了家去我們做娼妓的就不是人便應該拋棄在風塵中受苦像你這種黑良心連孩子的面都不給你見啊一庸見阿珍這樣奚落他又動起氣來噉二連三噉喝着硬要他的

骨肉阿珍便又說道你要你的骨肉你早就該要爲什麼從來不肯過問可憐那時我被你拋棄絲毫沒有準備好容易才生出他來沒被老鴿害死可見這孩子是完全是由我費盡心血保護下來與你無干請你快離開我這地方罷一庸見事不行又和前番一樣發了一頓嫖客脾氣走了

第二天王一庸越想越不服氣便想與阿珍打官司或是雇幾個流氓把這孩子搶了來阿珍聽見這個消息也絕不肯將孩子鬆手便連夜收拾些包裹帶着孩子不知逃到何方去了這因爲他有生以來祇有和王一庸恩愛的那幾天是一生最愉快最有幸福的時期雖說王一庸後來對他不起但攔腰那一

段事總永遠印在腦筋裏可憐痴心妄想了許久只剩下這個兒子便把這兒子作爲這場情史的寶貴紀念品況且母子們相依爲命受了許多辛苦遭了許多磨折又那裏肯輕易把孩子送與那痛心疾首情感已傷的王一庸所以就很堅決的帶着兒子逃跑從此天涯海角飄蕩無歸還有最悲慘的一幕哀劇在後來哩

二十年後王一庸却還時時在社會上胡撞並未會宣告失蹤但是二十年光陰箭一般過去了他也有老的時候不像少年時代嫖娼宿妓那樣有勇氣了也沒有許多精神常對娼妓們說瞎話就是肯說容

貌老醜不足。以動人也。沒。人。肯。相。信。了。他。嫖。的。事。業。既。已。告。終。却。無。端。的。鑽。營。了。一。個。官。做。開。始。了。官。的。生。活。這。年。他。在。一。處。鎮。守。使。衙。門。當。了。一。員。執。法。官。這。因。爲。他。少。年。時。懂。得。嫖。妓。不。犯。重。婚。罪。的。法。律。所。以。就。做。起。這。執。行。法。律。的。官。來。有。一。天。他。手。下。有。件。盜。匪。案。子。按。着。懲。治。盜。匪。條。例。歸。於。軍。事。範。圍。法。應。槍。斃。便。把。一。個。年。方。二。十。歲。的。少。年。犯。人。定。成。死。罪。

執。行。死。刑。的。這。一。日。王。一。庸。擺。起。執。法。官。的。威。風。和。當。年。擺。嫖。客。架。子。的。一。樣。親。自。監。刑。祇。見。一。隊。武。裝。嚴。肅。的。兵。槍。實。彈。刀。出。鞘。吆。喝。着。圍。住。一。輛。囚。車。向。法。場。走。來。車。上。用。五。花。大。綁。綁。住。一。個。少。年。強。盜。精。

力。強。壯。兩。目。炯。炯。有。光。口。裏。唱。着。戲。詞。絲。毫。沒。有。懼。怕。引。得。許。多。如。山。如。海。的。行。人。搶。上。前。去。看。都。稱。贊。他。是。個。好。漢。那。王。一。庸。呢。也。興。高。采。烈。騎。着。馬。對。人。微。笑。一。千。人。也。都。羨。慕。他。的。威。嚴。并。且。全。知。道。這。也。是。很。重。大。的。事。故。

法。場。到。了。時。候。也。差。不。多。了。犯。人。綁。在。對。面。一。所。土。堆。子。上。他。視。死。如。歸。不。准。人。摯。布。障。住。他。的。雙。眼。有。幾。個。兵。站。在。距。離。犯。人。百。十。步。遠。的。地。方。端。着。步。槍。正。在。裝。填。子。彈。王。一。庸。也。立。在。這。幾。個。兵。的。後。方。另。有。一。羣。兵。保。護。着。他。只。要。他。下。一。個。命。令。便。由。那。裝。填。子。彈。那。幾。個。兵。開。槍。將。那。犯。人。打。死。那。時。太。陽。照。在。地。上。血。一。般。紅。空。氣。也。帶。着。一。陣。血。腥。土。堆。上。很。

有許多從前遺留下來的血跡。王庸生平殺人看是怎樣殺法。前次在娼門中發狠，那是無形的殺人。這次當了法官，監起刑來，這是有形的殺人。他很平常的覺着得意，吩咐身旁一個護兵，說是再等五分鐘，就開槍打死這賊。

忽然人羣中發了一陣狂喊。一個蓬頭散髮的中年婦人，撞了進來。王庸一看，這就是阿珍。當年問他，索取兒子，他也是這副蓬頭散髮的模樣。雖說是二十年來未曾見過，已經老了許多面目，却還與從前大致不差什麼。只見他不顧生死，跑到那少年強盜身旁，伏在地上，將那少年抱住，一聲聲哭着叫。他可憐的兒，那少年到此時也就顧不得充好漢，一頭倒

在那婦人身上，也痛哭流涕的哭嚷着。母親，母親，王庸聽得怔了，忙帶着人跑上前去，問道：你這婦人，叫什麼名字？那婦人頭也不回，哭嚷着道：我叫阿珍。這是我苦命的兒，他真萬想不到王庸會在這裏。王庸便急急問道：你哭的那一個兒子，希望他兒子很有幾個，只要殺的不是他的骨肉。阿珍又哭着道：天可憐見，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呀。王庸這更急了，便用手推了推阿珍，道：我要問你，阿珍這才抬頭來看一庸，誰知一看也就認識了，便惡狠狠的說道：王庸，你怎麼也跑了來。一庸顫聲說道：我還是執法官哩。阿珍瞪了他一眼，將這王庸一把抓住，又哭嚷着道：好呀，原來這姓王的執法官就是

倡門之子

你老實說今天你所監斬的就是當年我生的兒子王庸一聽眼睛一陣發黑幾乎站立不穩阿珍又搖着他的兒子道阿寶你醒醒來認認你這萬惡的父親阿寶也就看了王庸兩眼原來他父親就是這個樣子

做小說的如今抽個空把阿珍二十年來的經過簡單表白幾句原來他自從帶着兒子飄流在外仍然以娼妓爲業那阿寶就自小得不着良好的家庭教育況且成年



一四

同着一般下流社會中人厮混母親又過於溺愛自然就絲毫學不着好在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母親阿珍爲着不肯再輕信一個男子守着阿寶不肯嫁人又恐怕嫁了人人家不要他這個拖油瓶的兒子便寧肯由娼妓降爲娼門中的娘姨過那很苦的日子阿寶後來長大成人社會上都譏笑他賤視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私生的倡門之子他暗地問過母親知道他的來歷和母親的痛史他也咬牙

切齒的恨。王庸又因爲他激刺受得多了，便養成殘忍的心性。一時得不着職業，被生活逼迫着，就入了強盜一夥。得了今天這場死罪，他母親是個可憐的婦人，養了兒子到這般大，已經是千苦萬苦，教得不好，却不能怪他。他還有一個做官的老子，阿珍一時又把前事想起，越想越恨，便上前扭着王庸道：「你好……你拋棄了我，害得我兒到今天這步田地，你還做着執法官，定他的罪，監他的斬，如今我們要死在一塊，罷說完，便與一庸拚命。一羣兵把一庸和阿珍分別拉開，五分鐘也就到了王庸。沒有這權力能赦免這死囚，況且在這紛擾之中，他也沒有半點主意，只聽得砰的一聲，他那做犯人的

親生兒子就結果了性命。一個很強壯的死尸，睡臥在一大堆的血泊上，那就是王庸常常所說的骨肉。如今他好容易認明白了這最殘忍的父親，就安然到別一個世界去了。阿珍看見兒子已死在世界，上做人的希望完全斷絕，一頭碰死在圍牆上。王庸受了這種意外的重大的打擊，一時哈哈大笑，變成了瘋人了。第二天那瘋人院裏便添了第四十九號一席，他又沒有第二個親生兒子，也就並無有人來看望他，所以他往後的情形和結果做小說也無從得知，不知怎樣寫法。

名家小說叢刊

元六 冊二十二種八

■	■	■	■	■	■	■	■
歇浦新潮	家庭說庫	說海精華	情海新潮	社會鏡	偵探世界	滑稽世界	理想世界
四冊	三冊	四冊	四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	九	一	八	三	三	三	五
元	角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倡門之衣

徐卓呆

▲ 一 ▼
從那時節起已經有十年了。只因同學且君的親生日有幾箇熟人送了禮。我也是其中的一人。且君當日並沒舉動。後來就定七月六日晚。上在一天春館子中答席了一共主客只有七人。且君與我之外。還有小說家醫生畫家律師軍人各一位。大家坐定。後便談談學生時代的舊話。一回兒主人去叫了七箇妓女來。都選定年齡一齊在十七八。沒有過大。

過小的他除了自己一箇外。其餘是代替各人叫的。大家輪流著唱了一齣戲。忽然有人要聽崑曲。便問有沒有人會唱。於是其中一箇最美麗最年輕名叫小香的說會唱。便唱了一曲。思凡。伊唱完後。那半醉的律師連聲讚好。并且與伊相戲。擊一隻草帽戴在小香頭上。其時就有人笑道。像了一箇癡子了。小香一聽得此話。便把草帽取下來。坐了一刻。妓女們也各自回去。我們直到十點半鐘纔散的。

這第二年（即民國三年）的十一月裏，我有一箇友人要去法國去衆人在宴華樓開筵別會妓女也。叫了不少那時我是幹事所以坐在末席這一夜的妓女都穿著皮衣服了。只有一箇還是穿棉的。此人很難爲情的縮做一團似乎自己的身體沒有適當的地方安置這恰巧是我鄰座的K君叫的K君並不認得伊是他人介紹的所以K君對伊也很冷淡我回頭一看原來就是去年在一天春唱思凡的小香我正想開口伊先對我說好久不見了。小香好像座中沒有熟客就與我搭趣起來一談方知伊已在今年端節掉了地方改名香雯掉了之後人也瘦

得多了實在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精神身體都受了影響伊對我只管東說西話我便任意與伊亂談我對面的王君便取笑我們道原來今天是你們二人來商量祕密的香雯便斜瞧了王君一眼搖頭答道不是的一回兒有人打電話給香雯香雯一出去王君背後一箇穿紫色旗袍的妓女說道不用你們擔心香雯是暗中早已有着人了……伊一說這句不穩當的話多事的葉君聽了忙湊到紫色旗袍的旁邊低聲打聽香雯的祕密據伊說香雯本來客人很多但是伊往往要向客人要長要短金錢咧衣服咧首飾咧樣樣要的所以客人就此少了到底爲什麼只是要錢呢伊自己說是貼給一箇唱戲的因此

大家都瞧伊不起然而本人仍舊糊糊塗塗只是要用錢弄得冬天身上皮衣服都沒有了所以今天連駱駝絨的也不穿一件啊到香雯回進來時伊對紫旗袍的瞧了一眼再坐下來我又與伊重談到去年的事把伊頭上戴草帽形狀像癩子的話也談起來了香雯熱心問道癩子是醫也醫不好的麼我一聽因著自己對於癩子略爲有些知識所以講給伊聽說現代的醫學是還沒有醫得好的把握咧我們談的時候其他妓女已陸續回去後來客人也有人要先走我當了幹事不能不照料一切從此就不見香雯了其後竟在不可思議的地方會遇見伊原來民國四年六月十五日在檢察廳中立著的一箇年輕

倡門之衣

貌美的被告乃是那唱思凡的小香叫我怎能不覺伊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呢其中卻有一段小史

▲三▼

伊本來姓趙叫做招弟父親叫善生人家雖當他們是自己養的女兒其實是螟蛉的招弟實在另有的真的父母但是此話除善生夫婦外很沒有人曉得伊自己也不曉得自己的父母是何人西隔壁一箇走梳頭楊二姐常到我友人秦君夫人那邊去梳頭的因此我有打聽招弟出身的綫路了楊二姐的母親楊媽媽很曉得招弟的來歷趙善生領招弟來的時候善生還在小橋頭開一爿小米店大約爲了夫婦二人沒有孩子不知從那裏去弄來一箇嬰兒

是箇女孩子面孔極端正起初鄰人家打聽這孩子時他們單說是鄉下來的不說明地方到伊漸漸長大起來能說說話能散步行時大家都說不像是箇小戶人家的孩子皮色甚白相貌也像很高貴就有人說竟是公館牆門裏一位小姐啊於是善生的老婆趁此便說出奇怪的話來也不知是真是假說這孩子的父親是一位貴公子家中姪女們請了一位女教師來教讀他與女教師生的據伊詳細說時這貨公子乃是某公館的二少爺正從美國回來是一箇青年咧與姪女們的家庭教師袁寶珠這美人兒陷入戀愛之境熱烈愛情的結晶便成一箇可愛的女兒二少爺與袁寶珠因家庭關係總也不能成

婚二少爺便重赴美國寶珠回到家鄉去了於是生出來的嬰兒無從處置要給什麼人纔好啊趙善生對門一位充小學教師的傅女士是寶珠的朋友因此由傅女士周旋把這玉也似的女孩子做了趙家的女兒了其時趙家景况還好招弟在平和的歲月中成長隔壁有一箇李先生善唱昆曲招弟每天從學堂裏回來總到李先生那邊去玩聽他唱請他教的到十四歲招弟很能唱幾齣崑戲了不過伊在藝術方面雖很發展那趙氏家中只是連一接二的交著惡運善生的伯父發明了從一種植物中可以提出靛青來資本是向人借的印子錢由善生作保那知到動手製造時竟提不出靛青伯父的事業完全

失敗所負的債自然非由善生償還不可當時的三千元在善生的景況看來已是很大了再加還有種種的損害結果趙善生便受破產之宣告店舖財產一齊入債權人之手這一鬧善生的老婆就此發瘋善生一面失去財產一面得了一箇癡的老婆差不多自己如失神一般了年纔十五歲的招弟安慰著父親在附近租了一所小屋子搬進去暫住此後如何生活竟沒有預算再要做生意時又沒有資本要去謀事情做呢也沒有什麼能力再加老婆發了癡一切無人商量善生竟一無法子可想招弟年紀雖小到底對於母親的發癡父親的愛慮不能袖手旁觀想起去年在大舞臺看見的那齣「賣身救父」

倡門之衣

的新劇來了伊以爲在這種時候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去救父母便是大孝便是人類最善之道招弟一下這箇決心就向父親商量要賣了身體把這錢去治療母親之病并且復與父親的事業善生聽了女兒這種良心的話不禁哭了竟不聽伊的主意當時領招弟來的時候談定將來與本生父母永往來并且有若干金錢附來的現在已把這錢用完了還要將招弟陷入地獄這好好先生的善生到底做不成嗎一聲胡說即斥退招弟的要求然而人類不可不喫喫飯問題將所有的情實否定著窮的苦痛一步步向趙氏一家逼來善生也曾探過種種手段但是一齊不成功現在除了從招弟的意見外

沒有別法了。從前斥退招弟，良心上的希望。此刻只得垂淚對著女兒，求伊爲一家犧牲了。招弟對於妓院，是箇什麼東西？妓女是何等樣的生活？竟沒有明確的意識。不過宛如演劇那種心理，醉心在孝的一箇字上，以爲這就是做了極大的善事。暗暗在那裏歡喜。這麼招弟身入妓院，還在宣統二年九月裏，當時是箇雛妓。

▲四▼

我第一次遇見小香，正是伊纔由雛妓地位脫離變成一箇妓界中所謂大先生了。從此一年之間，伊身上發生事件極多。伊身入苦海，這賣身得來的錢，父母卻是一時遇救了。不過瘋人的治療是極費錢。

的再加父親做別的生意也不順手。善生重受金錢之累，又動也不能動了。在女兒未賣身以前，善生確是要使招弟擔心是很覺對伊不起的。不料到一管到妓女之父的滋味，就把向女兒統取金錢當做應該的事了。於是只是向招弟商量要錢。招弟那時只有十八歲，剛剛成一箇大先生，并且以前已經想了許多方法供給過不少錢了。此刻招弟無論如何焦急，實在弄不到錢。雖是父女之間，遇到金錢問題也會大起衝突的。善生與招弟與本家三方面之間，一時因金錢傷了感情，結果便在民國三年端節，招弟由本家大肚皮阿寶那邊，掉往高老二家裏去了。向高老二借了五百五十元，將三百元還了大肚皮。

阿寶其餘只贖二百五十元了。這一點錢不久也用
完。咧善生的心中以爲只消向女兒掙取總可得到
些的。於是便不能有堅決的意志去自己立身了。這
些精神很使善生漸漸墮落下去。善生就拏出妓女
之父的名義來。只是向伊要錢。所以招弟的苦處決
非尋常再加發瘋的母親當時已送入醫院中調養
這一方面招弟每月也不可不多送些錢去。招弟自朝
至暮一味的這麼擔心。不知不覺便成了一箇陰沈
的女子了。但是高老二那邊幾箇妓女箇箇是嘴極
刻毒的。有人當面說香髮阿姐你怎麼只是如此低
頭。呆想招弟。聽了怕人家曉得了。伊的緣故會弄得
更難受。便很努力的自己想發得興奮些。強要空裝

倡門之衣

高興結果只得把不會喝的酒也喝了。招弟的面貌
很像伶人。七盞燈舞臺上的女裝。因此伊出堂差時
一踏進什麼地方。往往有人高聲喊七盞燈的。在伊
喝過酒後。確是更像伊常對人說世上的東西。只有
酒最好。一喝酒便如登仙了。招弟這麼喝著。酒把伊
外表面的神氣。當真做得熱鬧了些。不過伊身上的
衣服。卻漸漸見黯淡。凡伊出堂。差一到人多的地方
去。伊的服裝一定最不行。因此伊實在怕出堂。差伊
的周圍。時常有人私語著。道香雲做什麼。天天換不
出行頭的。起初伊裝做不聽得。但是這些事情。在妓
女們算是最有興味的。談話資料的。所以傳得很快。
凡伊一踏到客人面前。妓女們都要用冷眼看伊的。

服裝到了。此時香菱已忍無可忍，生了反抗之心。要顛倒周圍的冷笑了。暗想大肚皮阿寶那邊要算是妓院中第一家。我十五歲就在那邊，想不到那邊出身的人。此刻在第二第三還輪不到的高老二這裏會被人笑罵。這是那裏說起呢？因此生了敵愾之心。常常對人大發議論，說道：我們喫臺子飯的戲子，也可以辦得。又不是什麼千金小姐，那單單會開開箱子，點點衣裳之數，決不是妓女的能事。伊便自己吹牛說，辦了某舞臺一箇伶人，爲著貼錢給他，用把衣服也一齊弄掉了。伊一味這麼亂說，著不很深。知招弟的妓女，就當伊是真話。其中也有罵伊的說：常常提著大肚皮阿寶那邊的話，只是看不起這裏。

的人我也沒有看見你房間裏做過多少花頭。還要臉的，自己說辦了戲子。啊！凡是深知伊立在困難地位的，也有人向伊忠告，道：既是父親要你的錢，你何用說什麼辦戲子？這種話要被人家瞧不起的啊！招弟見朋友們的好意，自然感激，不過自己父親的貧窮和母親發癡的事，很不願人家曉得。這在大肚皮阿寶那邊，還好。此刻在敵國似的高老二這裏，若是說自己的母親是箇癡子，父親又常來要錢的，不是要被人家好笑的麼？總之我在第一位的妓院中，出身的人，現在被第六七位的起碼妓院中人瞧不起。我真比死還難受。我情願說辦了戲子，把錢用去給他們笑罵，反來得好受些。啊！

▲五▼

招弟一掉到高二那邊去後善生的要錢還是
不斷的繼續著起初伊還勉強設法答應他的要求
不過一來是自己年紀只有十八歲咧二來這裏熟
客不多父親無限的要求那裏可以只管答應呢但
是父親一面有一瘋妻一面一無自活的本領資本
金已完一家人家自然也難以支持在招弟卻極想
搭救父親伊掉到了高二處後這一年年底是招
弟最苦的日子了高二家裏幾箇妓女都是極考
究行頭而且常常會翻花樣的招弟自然不肯丟臉
再加平日自己反瞧不起一屋中的人的那裏肯爲
著衣服只是受伊們的氣呢所以天天癡心著不料

倡門之衣

一箇衣服大競爭的日子到了什麼日子呢乃是新
年裏的新衣服啊而且伊掉到了這裏又是第一次
過新年伊也曉得嫉妬自己美貌暗地裏說壞我的
人很多所以總想做一身不致被人笑的新衣服裝
些場面種種的設法無奈有了發瘋的母親沒志氣
的父親那裏還弄得到錢呢伊氣喘喘的四面運動
用盡種種方法纔籌畫到一身新衣服了如此到將
要過年的當兒忽然發生出難的問題咧只因善生
所負的債裏頭有幾項是年內不能不歸還的而且
母親的醫藥費在年底也須結算一下了招弟已經
勉強做了一身新衣自然不容再弄到錢了但是
沒有錢事情竟不會過去招弟只好忍痛把新衣去

質當了伊看了當票哭道叫我喫這種苦頭倒不如死的好啊然而招弟忍痛得來的錢還是不能湊滿搭救父親母親的總數於是談定餘款准定在正月十八日交給父親問題纔算解決招弟一到新年裏當真比死還難受新衣服都沒有身很難走到人前常常被別的妓女嘲弄苦得哭也哭不出眼淚來這樣苦痛之中新年過了約定的正月十八已經到來在此時招弟早已一塊錢都難以設法了然而既是約定的那裏就可以了事十九二十兩天這問題只是將伊攻擊著二十夜裏真睡也睡不著

▲六▼

一夜不睡的招弟廿一日起了牀見送來一封信

這是父親的要伊照昨天所約給他二十元若是沒有錢第一瘋人的處置先困難這裏已不能爾只好搬到鄉下去住了招弟把信塞入懷中呆呆想著當時高老二那邊曾經包著一箇叫菊芳的妓女只因菊芳與高老二起了衝突菊芳就回家去了雙方的交涉還沒有辦妥高老二將菊芳的衣服等都扣留著招弟與菊芳一向非常要好菊芳的衣服伊常常借來穿的在招弟是菊芳去後真大受影響伊一想到此刻若是菊芳在此我就好了啊便又想起後面小房間內菊芳的箱子來菊芳與招弟不同衣服甚多招弟也曉得伊箱子中很有幾件好衣服藏著便走到後房去看著箱子招弟臉上發青了其時下

面○有○人○喚○伊○便○下○樓○高○老○二○因○爲○招○弟○近○來○心○思○
很○亂○舉○動○不○安○便○大○大○的○埋○怨○了○一○番○招○弟○自○己○口○
中○對○人○說○姘○著○戲○子○此○刻○大○受○訓○斥○也○只○得○覺○悟○著○
默○然○靜○聽○別○的○妓○女○在○外○面○很○熱○鬧○的○玩○著○獨○有○招○
弟○差○不○多○聽○了○高○老○二○一○天○的○教○訓○到○晚○上○大○家○沒○
有○什○麼○事○便○一○齊○到○某○舞○臺○去○看○新○排○的○什○麼○新○戲○
了○只○留○著○招○弟○與○一○箇○粗○做○的○阿○金○姐○看○家○連○高○老○
二○也○去○的○招○弟○再○回○到○樓○上○立○在○菊○芳○的○箱○子○前○面○
默○想○聽○得○隔○壁○的○一○家○妓○院○中○正○在○擺○酒○唱○一○曲○斬○
黃○袍○的○定○是○花○蕊○英○啊○招○弟○糊○糊○塗○塗○突○然○用○手○去○
開○箱○子○自○己○也○一○驚○又○停○著○手○對○箱○子○呆○看○但○是○一○
回○兒○到○底○打○開○來○了○其○中○滿○滿○的○盡○是○衣○服○便○孃○了○

倡門之哀

上○面○的○一○件○又○取○了○旁○邊○一○方○包○袱○將○他○包○好○把○箱○
子○依○舊○蓋○了○暗○暗○挾○了○小○包○走○下○樓○去○阿○金○姐○在○廚○
下○洗○什○麼○東○西○招○弟○默○然○由○後○門○出○去○外○面○下○雪○了○
伊○也○沒○帶○傘○走○到○大○昌○押○店○內○去○這○一○件○衣○服○菊○芳○
去○年○秋○天○花○三○十○七○元○製○的○以○爲○總○可○以○押○二○十○元○
罷○那○知○只○肯○十○元○儘○管○的○要○求○還○是○不○肯○加○無○法○可○
想○只○得○孃○了○十○圓○出○來○在○燈○光○下○很○明○亮○的○一○照○伊○
瞧○著○自○己○的○影○兒○也○覺○得○戰○慄○了○一○想○到○此○刻○自○己○
的○行○爲○實○在○是○可○怕○的○罪○惡○便○全○身○如○冷○水○澆○著○兩○
足○抖○得○不○能○行○路○暫○時○靠○在○電○綫○桿○上○等○心○裏○略○爲○
平○靜○些○忽○而○眼○前○映○出○菊○芳○的○面○影○來○了○但○是○菊○芳○
臉○上○沒○有○怒○容○招○弟○曉○得○菊○芳○是○對○我○有○同○情○的○我○

現在所做的事菊芳決不責我好像菊芳在那裏說道這打什麼緊我和你是好朋友這一點事總可以通融的啊招弟到心頭清醒些纔回去阿金姐還在那裏洗什麼也沒爾心招弟進去招弟若無其事的階階上樓這一件事竟無人知道然而招弟在這一夜到底睡不著眼前只是瞧見菊芳的臉和那一件衣服那裏會入睡呢從此歇了半月那菊芳與高老二的交涉已經辦妥所以菊芳的箱子由伊母親來取去一點箱內東西缺了一件衣服於是大鬧起來報了警察包探來了合家的人一一查過招弟不像活人了面孔青著混身亂顫但是竟沒有發見犯人是伊

▲七▼

招弟犯了可怕之罪把十元交與父親還不能了事又嘗了種種苦味二元三元陸陸續續送去到桃紅柳綠之際招弟身上又罩了一重黑雲了這一年的四月初五日晚上有一箇客人在高老二處叫招弟的本堂堂差招弟踏進了房間方知這客人是箇棉紗商人向來是做蓆花的也做過明珠此刻蓆花與明珠已經坐在旁邊招弟踏進去時被電燈光一照已把蓆花明珠的衣服與自己的衣服比較著伊一覺得自己的衣服相差太遠便顏色大變了但是竭力裝得很快活蓆花明珠二人故意話中含刺擊來譏諷招弟招弟只得假做不懂這客人要約伊

等三箇妓女同赴杭州去遊西湖談定四月廿一日帶三箇人同去這客人本來是蓉花的客人招弟和蓉花向來意見不合的此刻客人發起似乎很難拒絕便裝得高興去玩的樣子於是蓉花在旁邊說道香菱阿姐出去遊玩你有新衣服麼快些預備起來啊這一句話分明是說你這麼打扮竟會老著面皮跟客人出去玩麼招弟平日也真是被人欺侮得够了無奈有了一箇瘋的母親的招弟往往總不能與人爭勝今天蓉花在客人面前丟伊的臉伊到底不能默然忍受了便瞧了蓉花一眼答道多謝你恰巧我正在那裏製新衣服咧衣服一好本來打算到那裏去玩西湖是再好也沒有我一定去的招弟這

麼回答了一句然而跟著蓉花的客人出去心裏好不難受啊若說不去伊定要說我沒有衣服了這一夜招弟上了牀又是睡不着受蓉花的氣卻是很憤憤所以當時吹了一句其實那裏做著什麼新衣服連現在身上穿的也快剝下來運入當舖裏去了想著目下的境遇到底這西湖問題怎麼解決呢想到天明還是沒有好法子初六日早晨只是擔心著此事飯也不能下咽晚上叫堂差來了招弟雖不高興然而不能不去勉強去時客人是一箇曾經叫過四五次的湖北人招弟自從姘戲子的消息一傳出來客人少得多了要敲一件衣服的竹槓的客人更是沒有在這種時候遇到曾經叫過四五次的湖北客

人。那。是。雖。沒。有。深。關。係。在。招。弟。也。很。覺。可。喜。這。一。天。招。弟。用。了。種。種。的。說。話。要。叫。這。客。人。替。伊。製。一。身。衣服。居。然。這。客。人。答。應。了。伊。前。天。既。在。蓉。花。面。前。這。麼。吹。過。倘。使。到。那。時。沒。有。衣服。還。能。做。人。麼。所。以。此。刻。無。論。用。什。麼。手。段。一。定。要。說。得。這。客。人。動。心。但。是。客。人。雖。答。應。了。替。招。弟。做。衣服。並。不。是。立。刻。拏。出。錢。來。的。單。單。說。道。我。做。給。你。好。了。其。實。是。一。句。很。靠。不。住。的。話。然。而。凡。落。在。深。谷。中。的。人。就。是。一。根。藤。他。也。要。把。他。攀。上。去。的。此。刻。招。弟。只。能。把。這。湖。北。客。人。一。句。靠。不。住。的。話。深。信。不。疑。了。

▲ 八 ▼

招弟與湖北人約定的第二天（五月初七日）

伊。打。算。先。把。衣服。定。做。起。來。叫。那。客。人。付。帳。罷。衣。料。自。然。一。起。包。給。裁。縫。但。是。招。弟。竟。沒。有。熟。的。裁。縫。並。非。不。認。得。裁。縫。實。在。近。來。的。招。弟。很。沒。有。信。用。自。己。也。曉。得。不。先。付。錢。一。定。不。肯。做。的。只。好。託。熟。人。介。紹。一。箇。裁。縫。了。想。了。許。多。念。頭。在。妓。女。們。裏。頭。竟。沒。有。一。箇。肯。替。伊。設。法。的。還。是。去。託。大。肚。皮。阿。寶。那。邊。一。箇。粗。做。的。阿。鳳。姐。罷。招。弟。便。去。訪。阿。鳳。姐。說。明。有。一。箇。客。人。肯。替。伊。製。衣服。這。客。人。要。小。月。底。纔。有。錢。我。打。算。先。做。衣服。十。四。日。付。錢。可。沒。有。熟。識。的。裁。縫。要。請。你。介。紹。一。家。將。來。決。不。會。累。你。的。掛。著。眼。派。向。伊。懇。求。阿。鳳。姐。見。一。位。好。好。的。妓。女。來。託。自。己。介。紹。裁。縫。卻。不。免。有。些。奇。怪。不。過。既。是。來。找。到。我。似。乎。不。能。緩。

拒絕便回答道：「可以的。我這裏卻有熟識的裁縫，你儘管做好了待我。今天打電話去，你明天上午來罷。」阿鳳姐一答應，招弟纔得放心。明天初八日上午十點鐘，阿鳳姐打電話來，招弟趕去時，見阿鳳那邊有一位裁縫潘司務等，候著二人商量了一回衣料。便談定三十八元。明天就可以製成這種專做堂子幫生意的，卻是很快。招弟便謝了阿鳳姐，回去第二天晚上果然新衣服送來了。招弟一接到衣服，時不禁一陣戰慄，伊疑著湖北客人小月底不知會不會來付錢。啊，又想萬一到那時他不來付錢，叫我怎樣呢？心裏不免膽寒起來。但是事到如今也無法可施。此時也只有求湖北客人外沒有他法，他是箇堂堂。

男子既說過肯替我做，無論怎樣他總要付的。招弟自己安慰著自己，強把心鎮定。那知約定兩三天後會來的湖北人過了四天五天也不來，要去找他時又不曉得住處。招弟著急得不得了一想，倘使他小月底再不來，真是叫我坐立不安了。這麼過了幾天，小月底已到湖北客人，還是不見，但是裁縫來催了，不能付他，只得說且緩一二天。暫避目前之急。阿鳳姐也每天打電話來說：「你再不付錢，要連累我了，說得很凶。」一面那遊西湖的客人，家裏死了母親，要延期到不知什麼時候。咧，招弟懊悔得不得了，爲什麼要喫了這種苦去製什麼新衣服呢？被容花當著人取笑，確是可恨。不過爲著此事鬧意氣，要去走險路。

弄得製成了衣服一時無用怎麼不氣呢招弟又是哭了一夜。

▲九▼

裁縫當真等了二三天但是過了三天五招弟還是不能付錢裁縫天天來催阿鳳姐的電話每天有六七次招弟回答的話也窮了那知招弟正在十二分困苦之際那警署中的刑事課只是畱心著招弟的行動最初失去菊芳衣服之際曉得犯人決不是外面進來的是自己人所盜所以很注意著家中的人一回兒在押店內查出菊芳的衣服來了并且押店內記得是箇何等樣人來當的因此署中就招弟拘去這麼一來阿鳳姐也不能默然卽告伊詐

欺取財說騙我有客人肯替伊製衣服要我擔保招弟既犯了竊盜罪那詐欺取財也成立於是招弟便到檢察廳了我是新聞記者的資格坐在記者席上瞧見那頭髮亂蓬蓬的招弟側形也不忍正視審完後堂上就說被告的竊盜與詐欺取財證據很充足當然認爲犯罪應照刑法第幾條及第幾條處斷不過被告的心事也要略加斟酌所以監禁三箇月執行可以延期這一位官長總算很有同情了律師也說堂上對被告很表同情似乎我已不必辯護但被告的苦衷不能不說一說被告不獨做了父母的犧牲身沈苦海并且爲了扶養貧父病母常常勞著身心一箇弱女子負此重任結果便誤了應走的道路

觸及法網了。所以這做了刑事被告。立在法庭上的。人其罪固可恨其人。又可憐。堂上的執行延期。確是大大恩典。再要希望同情的判決。其時旁聽的人。也很贊成。官長的好意。以為一定可以執行延期。不料過了幾天。判決了。那當時堂上的同情和律師的熱心。都歸無效。招弟暨禁三箇月。不能受執行延期的恩典。這種判決。不但招弟連律師也大為失望。即行辦控。訴手續。受再審的裁判。這一次犯罪的事實。卻與上次堂上的觀察。毫無變動。不過在招弟犯罪的動機上。發見了可以斟酌之處。刑期雖與當時相同。還是三箇月。居然可以執行延期了。招弟一聽。這判決感激得哭將出來。不必立刻入獄的。招弟雖回到

高老二處。已不能重做妓女。做了父母的犧牲。孝女的義務是完了。犯法的人。竟不容於社會。招弟不但不能。留在高老二處。別家妓院中。也不行了。跟著貧父癡母。暫時往鄉下去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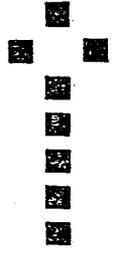
■ 新笑林

一册 三角

■ 調笑錄

一册 三角

徐卓呆先生為小說界滑稽之雄不但小說之
談諧也即一舉一動亦復滑稽近出其緒餘編
為二書讀者一見必將大笑三日謂卓呆害我



溫文派的嫖客

主 齋 福 幸 求

溫文派的嫖客

除夕的晚上到處鬧著鞭爆的聲音那些獨在異鄉爲異客的人感想上是很寂寞很無聊啊

那年徐百川單身在香港作客遇了這箇除夕滿肚皮的荒涼索寞無處排遣猛的想起一箇女性的人來而且這段奇遇的事實還彷彿如在目前咧

在前半月裏一家酒樓的廳中有許多廣東朋友在那裏宴



德宗

客他便是客的一份子。似這種宴會，本是與喫花酒無異的。全都得叫局。廣東人自然都叫的是廣東妓女了。他不是廣東人，又在上海混得甚久，祇想叫由上海遷來的妓女。前幾天他調查過此地，祇有一家妓館裏有兩三箇外江人。他也是早已一一領教過了，覺得平淡無奇，引不出什麼特別興趣來。更有一位懷若冰霜，使他得不著感情接觸的機會。那時胡亂把這幾箇人的局票開出後，另一箇廣東人說道：「我還認得一箇外江妓女，卻單獨另在別一家妓館裏叫來給大家看看好麼？」恰巧另有一箇外江客人，正沒有熟條子，便就薦給那箇人了。少停那箇別一支派獨樹一幟的上海妓女，翩翩來到，卻是一箇長身玉立，面貌清癯的人。那一種風塵憔悴的顏色，很足以表現伊的年齡。是在二十歲以上，既坐在那人身後，偏偏那人有點道學氣，將伊冷落在一邊。伊好整以暇，雖裝出毫不在意。

的。樣。子。百。川。他。卻。看。不。過。去。了。本。著。向。來。好。管。閒。事。的。老。性。格。便。毫。不。避。諱。的。與。伊。一。搭。一。搭。寒。暄。問。答。起。來。伊。談。吐。上。很。大。方。他。又。會。說。半。生。半。熟。的。蘇。州。話。自。然。就。談。得。很。投。機。并。問。明。伊。的。名。字。是。叫。著。香。蘭。談。了。一。會。伊。一。眼。看。見。旁。邊。凳。子。上。有。張。報。紙。順。手。拏。來。見。是。文。藝。欄。刊。著。幾。首。平。平。仄。仄。近。代。詩。人。的。詩。便。一。口。氣。哼。了。下。去。與。低。聲。兒。唱。曲。子。的。一。般。這。一。來。使。他。驚。異。得。了。不。得。真。想。不。到。這。裏。會。有。這。種。人。才。咧。當。即。忙。問。道。你。既。會。吟。詩。必。定。是。也。能。做。詩。的。了。伊。微。笑。道。做。得。不。好。他。也。忙。陪。笑。道。太。客。氣。改。天。把。詩。稿。賞。給。看。看。好。嗎。伊。也。不。推。託。也。不。答。應。說。了。一。聲。再。會。就。此。走。了。於。是。他。就。興。奮。起。來。了。咧。暗。暗。歡。喜。著。這。不。是。遇。見。了。詩。妓。麼。就。是。在。上。海。那。種。大。的。地。方。都。難。得。遇。見。的。何。況。是。香。港。這。種。枯。窘。的。地。方。顯。不。刺。的。見。了。幾。箇。三。網。蒐。羅。了。來。尙。苦。於。沒。什。新。奇。的。發。展。如。今。既。

遇著了詩妓還肯輕輕錯過嗎。果然到了第二天晚上就自行叫起伊的局來。而且這次的見面就一遭。生兩遭。熟容易便成了故舊呢。那詩妓兩箇字盤據在他的腦經深處。隨時隨地都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想找一箇適當的名詞來贊嘆這詩妓珍貴而難得的價值。什麼國色天香。梅魂菊影。全都不甚得體。只覺得這是千古以來難有的佳遇。三生中莫太的幸事。因有這種佳人出來才陪襯出他是箇才子。因有這種遇合才使香艷詞典中那些風流佳話風流韻事的話頭得有著落。不然英雄無用武之地。天涯無同病之人。既不能爲人生無益之事。又何以遣客中有涯之生。咧。惟如此的片面發癡起來。一念既生。羣靈盡蔽。即使伊不是詩妓也非硬派伊做詩妓不可了。見面所談故是以詩爲前提。雖沒會讀過伊的雅什。但一鱗一爪由伊當面親手揮寫在局票背後的筆壞得和掃帚

一般當然原諒伊寫不出好字來然而筆意苗條不能不認爲是秀媚咧稀稀落落幾箇字辨出來有的是霜有的是葉煞費苦心替伊拚摘起來居然成了一句楓葉寒霜的詩句又不能不說是吉光片羽由此可以窺見一斑呢似這樣求仁得仁見智卽智古來的名媛才女料也不過如此還有什麼懷疑嗎可笑他沒命的恭維著連伊都弄得莫名其妙也自以爲足當詩妓而無愧了此外又和聲怡氣問詢伊的身世此中人薄命居多無一事不堪悼嘆他旣已先存一憐香惜玉之心那還愁沒有絮泊萍飄可憐可惜的資料在他是借他人酒盃澆自家塊壘未必是真箇關情視人如我然而伊卻已爲他那種義形於色的神情所感動不禁傾筐倒篋剖腹見心向知音者一吐爲快了啊再談到色相上人之嫵妍本無一定標準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尤其是一種幻影平常情人眼裏出西施旣由各

人眼光去看他對伊已百般崇信也自會刻意去尋找些美麗的部分來滿足他審美的觀念毋勞他人代爲審定是美與不美又何況相對論原理中天下并無一定是真美的東西他就從此牢捉著伊作爲理想上唯一的美人兀自經營他理想中風流自賞的事業咧

這時在除夕上既想到了此人情不自禁恨不得立刻又訪伊去但這種想去的念頭並不限於這箇時候是隨時都想去的是很想與伊片刻都不離開的他真有點孩子氣譬如頑童得著一箇新奇好玩的玩物不會玩破或不曾玩厭是決不肯撒手的恰巧有一位朋友名吳妙公在此時來看望他一有了伴便越發是非去不可了談起這位吳妙公來也是一位有書生結習的人和他兩人都做得好一手雄奇哀豔龔定庵派的詩又都是要在倡門中厮混自命爲温文狂俠

一路的嫖客於嫖經上潘驢鄧小閒五箇字中最注重一箇小字說是研究小學專以小心翼翼伺候娼妓的眼波真是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相慫恿著就夜遊到伊的妝閣

妓女在除夕裏是決不出門的也沒有那樣瀟灑悠閒的怪客人會在這時候來打茶圍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伊也是異鄉作客淪落天涯家中又還有白髮老母又那無同樣淒涼之感咧這時見他兩人瘋瘋癲癲闖了進來很是詫異轉念間想到這兩人都怪有趣的正好與他們談談免得獨自煩悶又不禁一喜當卽笑吟吟地招呼他們坐并問道你們真有興致今晚還想到我這箇地方來呢他也笑道今晚誰都不來打攪我們正是可以暢談的好時候呢伊道那麼我們就談到天亮不要走了罷他道橫豎我們沒有事陪你談一夜又何妨呢伊又

道清談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待我叫點酒菜來。算是大家在我這裏喫。年夜飯。應節景。豈不是好他二人自命風雅。不能學俗套來推辭就樂得答應下。

一會兒酒菜停當擺在一張小方茶几上。擱在牀沿邊。他和吳妙公全脫了鞋。坐在牀上。喫伊端過一張小椅打橫坐在茶几前頭。奉陪并時立起來。端菜斟酒。直同自家人在小家庭臥房裏面隨便喫飯一樣。大家叫喚都像交朋友一般。直叫名號。沒有什麼特異的尊稱。可笑有一般天字第一號闊嫖客們。花上好幾百塊錢。擺上幾檯花酒。一點兒也趕不上這等的細膩風光。他花不著什麼錢。居然享受如此的清福。可不是再經濟。不過再划算。不過麼。

喫酒的當兒。吳妙公酒意初濃。詩興大作。取過紙筆墨。視當筵歪歪邪邪的寫起詩來。寫殘了好幾十張。局票他也和上一首半首。朗吟給伊聽。并強伊也須廣

和伊胡亂寫上兩三箇字。他善體人意。就代伊添綴成句。成了伊的大作。吳妙公接過一觀。一疊疊的叫起好來。把伊贊美得歡喜不盡。他又使出平生最拏手的温文派工夫。從温存熨貼中向伊進行愛情的「工作」。

伊的身世。他本早已問明白過。大概的伊有老母在上海。伊是常常的想念。伊年華將近。老大很想擇人而事。得一箇歸宿。這些事也都是他所知道。而又測度得出的。及此急景凋年。天涯淪落。他都有飄零之感。何況是伊。他既覷破此點。就拏這一類纏綿悱惻的軟語去逗伊。并裝出很關心的樣子。時而勸伊要善事。老母莫使高年人常感著倚門倚閭的痛苦。時而勸伊宜早倦風塵。拏出眼力來。覓一箇有情有義的客人。并附帶著表明心願。願伊及早從良。莫辜負了青春的歲月。似此說來說去。無一句不打入伊的心坎。無一句不搔著伊的癢處。無一句不

使伊感情衝動無一句不使伊許爲知言。漫說是獵取愛情。就是勾魂攝魄。也是所向披靡的啊。

然而他。真箇是愛戀著伊嗎。這卻不然。他祇是按著向來出沒於倡門中的習慣。賣弄他温文派的手段。在朋友面前誇顯他有特長之處。能容易討著妓女們的喜歡。再進一步。說是他客中無可消遣。有意騙妓女。拏出真心來待他。大家親熱一回。供他一時的愉快。伊并非道地的詩妓。他何嘗不知道。祇因爲看出伊愛那風雅虛名。非稱讚伊是詩妓。不能得著伊的喜歡。而且還不能增加自己的興趣。便就沒命的大恭維其詩妓了。再說到伊的可憐。伊的不幸也原與他風馬牛不相及。但不是那麼假惺惺的嘆息。一回慰問。幾聲不惟不能使伊動心。而且還不能顯出自己的多情。任俠橫豎發感慨。是不花本錢的事。自己腔子裏儘有也。

就樂得獻一回殷勤。賣一回瘋癲。了一般蠢衆。生想與妓女真箇消魂。發揮獸性。爲的是滿足自己的私慾。他爲人聰明。點注重在形而上之事。只圖得著妓女們的一顆心。來供他一時的玩弄。也無非是另一種私慾的衝動。鬧了一夜。既醉且飽。惱人的長夜。度過了。客中的愁悶。消除了。風流的佳話。造下了。情俠的聲名。也得著一箇人的認可了。天色一明。唱著凱歌。歸去。他真是沒得半點遺憾呢。然而所遺留給伊的。卻能使伊感著重大的不安啊。

騷擾了伊一夜。沒得好睡。這些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損失。原不算什麼。但伊芳心中從此兀自思量道。溫文派的客人。想不到如此的有情。如此的識趣。如此的解人意。如此的知人艱苦。若能嫁著這樣知心的人。一定會有幸福呢。但彼此的緣分。如何卻很難說。況且應該怎樣進行也。渺無頭緒。難道竟會錯過這機會嗎。

錯過了。這一回還恐怕再難遇見第二箇這樣的人呢。然而急切中又一時無從辦起。悶在心裏頭成了一件祕密的心事。正自焦煩得很啊。如此的想了又想。伊情根就真箇發了芽了。伊的煩悶和不安竟沒有好方法能輕容易排遣下去了。

誰知事有湊巧。隔了幾天伊接著上海一封快信。伊母親病得很重。催伊回去。伊悄悄告訴了他自足以使他戀戀不捨。但一轉念間他那哲學腦經上想到別離兩箇字也是作詩發瘋的好資料。別離之後又還可彼此大寫其情書。使愛情的沸度越發增加。又何妨不試試這種別離滋味呢。於是表面上儘管傷離惜別。骨子裏卻一團高興。盡量來幹些別離前應有的勾當。什麼錢行酒呀。送行詩呀。喫了。又喫做了。又做倒熱鬧了好兩天。臨行的前一夜伊搬出班子寄寓在一家

客。店。內。他。也。在。伊。隔。壁。開。了。一。箇。房。間。到。晚。來。便。并。合。在。一。間。屋。子。裏。話。別。
這。一。夜。晚。誰。都。以。爲。他。二。人。必。有。幾。首。定。情。詩。做。了。出。來。豈。知。卻。仍。是。清。談。了。
一。夜。像。這。樣。發。乎。情。止。乎。義。申。禮。防。以。自。持。對。寒。槩。而。俱。笑。雖。似。乎。有。些。難。得。但。
他。是。皈。依。於。意。淫。學。說。的。人。原。不。以。這。種。形。而。下。之。事。爲。目。的。反。而。以。這。點。小。節。
目。深。自。驕。矜。并。示。惠。於。人。要。使。伊。五。體。投。地。的。爲。他。所。感。動。好。在。將。來。別。離。之。後。
不。至。於。輕。易。忘。記。了。他。常。有。情。書。來。安。慰。他。他。鄉。的。客。況。然。而。伊。就。上。了。他。的。圈。
套。在。這。一。點。上。直。看。得。他。和。聖。人。一。樣。越。發。增。了。愛。敬。之。心。愛。起。來。固。然。是。覺。得。
他。可。以。奉。託。終。身。天。下。人。除。他。以。外。殆。無。第。二。箇。如。此。以。人。類。待。遇。娼。妓。的。但。因。
爲。他。態。度。純。潔。的。原。故。使。伊。肅。然。起。敬。有。好。些。話。覩。道。不。出。口。甚。至。於。尋。常。一。
些。謔。浪。的。手。段。都。完。全。不。好。意。思。採。用。祇。大。家。相。對。如。賓。著。說。些。無。邊。無。際。的。閒。

話。若。是。真。箇。一。無。邊。際。也。還。罷。了。偏。偏。他。說。話。在。半。吞。半。吐。有。意。無。意。之。間。卻。仍。含。蓄。著。許。多。重。大。的。意。義。其。中。最。切。要。的。幾。句。話。道。你。此。番。回。去。侍。奉。著。白。髮。老。母。大。可。以。不。必。再。出。來。了。畱。一。箇。後。約。不。久。我。也。要。回。上。海。去。的。務。必。請。你。善。自。珍。重。守。候。著。我。這。故。人。天。可。憐。見。到。得。有。這。麼。一。天。那。才。是。吾。生。莫。大。的。幸。福。呢。伊。如。醉。如。癡。的。聽。受。著。咀。嚼。著。這。一。類。的。話。恍。惚。自。有。一。種。心。領。神。會。窺。透。了。言。中。的。用。意。并。對。於。這。精。微。的。意。思。發。生。出。一。種。又。甜。又。蜜。說。不。出。來。的。忻。慰。

恩。恩。度。了。一。宵。輪。舟。啓。旋。的。時。候。到。了。他。親。送。伊。到。海。岸。旁。邊。揮。淚。而。別。有。許。多。未。盡。之。情。全。以。眉。痕。和。眼。波。來。表。示。用。不。著。什。麼。千。言。萬。語。反。而。畱。下。迹。象。在。他。是。以。爲。溫。文。派。的。人。理。應。是。這。樣。表。情。的。而。伊。便。戴。著。滿。腔。心。事。一。帆。東。去。再。也。不。能。剷。除。心。上。的。他。這。箇。影。痕。了。但。他。還。嫌。這。齣。戲。劇。演。得。不。甚。鬧。熱。接。連。著。

就寫上無數的情書去。無論是情書也好，情詩也好，他不過亂翻了一頓香豔詞典，拼湊寫來，一到了伊的眼簾，便都認作真情至性之語。世界上男女用情的公例，除了那婚姻結合更無第二種歸納的方式。伊芳心中祕密盤算著，這不是教伊待他而後嫁，還有什麼別的意思。此外，他另有一樁重大的囑託，是他有一箇幼弟在上海徐家渡小學讀書，無人照顧，他寄了些錢給伊，請伊代他給幼弟添補些衣服書籍，又寫信叫幼弟自己去尋伊，一切聽伊的指導。這雖是些瑣屑之事，然給伊一箇重大的暗示，不是至親至近的一家人，那有這般密切的關係。由此推想，無異於他以自家人看待伊，爲將來家庭共同結合的預備。伊既是久有此意，含而未宣，又時時想起，他發過些怪議論，不主張男女用情定走那婚姻的塗徑。總猜不透他對伊自己是何用心。戀愛的目的是究竟何在？誰知正在這兀自

納悶的時候竟有這許多甚有希望的好暗示到來以伊這樣一箇最細心的聰明女子又向來是和他盡在心眼兒上用慣工夫的那不片面的勾引起不少的癡想以爲機會日見接近快就要見得著那前路的光明除了盡心代他處置這些囑託的事件以外并抖擻精神一心向上諸如他的期望勉爲一箇有人格的女子在上海住了兩三箇月非常的貞嫻自矢一反從前輕浮的行爲絕不忍辜負他以人類待伊的一片苦心好畱一箇將來相見的地步又誰知他仍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呢倫使他日後不給伊什麼激刺就憑這點感化之力扶掖伊到光明路上何嘗不是大大有造於伊足以當溫文派的正人君子而無愧就是不必再作何種形式上的結合長保持著這種清純的戀愛又何嘗不是情場中聖哲所爲總可以得著伊的諒解

然而他卻獨自的漸漸改了態度呢。本來是號稱爲詩人的，是最難忍受寂寞而溫文派的嫖客到處能得娼妓們的歡心，又那能不隨時隨地賣弄他溫文的身手。從前他所認爲懷若冰霜不可嚮邇的那位妓女引起他好奇之念，定要前去接近。一來藉此又有工夫好做，那人作香蘭的代替者，不使光陰虛度。二來立意要戰勝那人的冰霜嚴威，以示溫文派勢力的無所不能。祇可惜那人的性格與香蘭大不相同，冷起來固然好似冰霜熱起來卻又勢同烈燄，既被他勾引到愛情的道路上去，便一往直前不肯放鬆半點。於是他清潔的宮殿就此崩頽。神聖的牆壁也從此倒壞，輕易就拜倒在那人的石榴裙下，簽字於牀下之盟。應許了一項最重要的婚姻條件，做了那人香閣中的俘虜了。咧說起來，真是不能怨天下不能，尤人誰要他那麼好多事，隨便拏愛情來逗引，一箇心地深沈。

性。情。操。切。的。女。子。到。後。來。雖。然。愛。情。果。真。灌。輸。成。功。而。千。真。萬。真。請。君。入。彀。反。弄。得。自。己。處。於。不。能。擺。脫。的。地。位。迴。想。起。當。日。與。香。蘭。正。襟。危。坐。說。什。麼。真。愛。情。不。重。形。式。將。來。彼。此。見。著。面。還。有。何。詞。可。說。也。不。由。他。不。暗。自。慚。惶。了。啊。

在。香。港。過。了。些。時。歸。期。已。屆。勢。不。能。不。與。那。位。新。婚。夫。人。回。到。上。海。但。想。起。那。守。候。著。他。的。香。蘭。來。自。覺。無。顏。可。對。便。另。託。了。一。位。朋。友。代。他。去。慰。問。伊。看。伊。有。何。感。想。可。憐。伊。此。時。同。伊。老。母。住。在。一。間。陋。室。裏。正。以。手。工。度。日。呢。聽。得。這。驚。人。的。消。息。大。出。乎。意。料。之。外。以。前。種。種。恍。如。做。了。一。場。惡。夢。一。切。希。望。也。都。成。了。泡。影。霎。時。間。只。覺。得。猶。同。萬。箭。攢。心。一。般。不。知。應。該。說。些。什。麼。的。好。但。還。勉。力。保。持。著。哀。而。不。怨。的。態。度。將。許。多。潮。水。般。的。淚。珠。兒。一。顆。顆。從。眼。眶。中。咽。到。心。肺。裏。去。而。伊。那。病。後。的。老。母。卻。早。已。勃。然。大。怒。道。這。箇。人。也。未。免。太。會。開。頑。笑。太。豈。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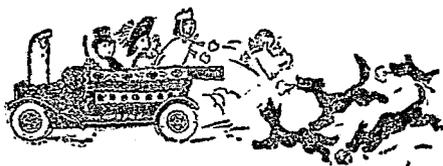
理了我女兒常常對我說爲他那種假做作所哄騙將整箇的心兒全許給他在這裏苦守著等候他回來他若是瞧不起我女兒的當初那場假做作爲的是什麼既然假情假義鬧了這許久如今忽然另外娶了一箇人害我的女兒白白的望他一場只落得大大的傷一回心他豈不是成心要侮辱我的女兒嗎

香蘭卻趕忙勸住伊母并揮淚對那人說道你回去對他說我并不能穀怨他本來他并不會明明白白對我說過什麼約過什麼只怪我這箇人太癡太呆錯認他是箇有心的人才至於自鬧這場笑話到如今我并還要感謝他不是他這場假做作我還不知道世間上溫文派的嫖客有這等的可怕我向來被讀書識字幾箇字所誤以爲溫文派的嫖客盡是無上的好人誰知比那些流氓拆白黨還來得毒辣些流氓拆白黨只能騙妓女的身體去蹂躪而溫文派嫖客卻

能。蹂。躪。到。妓。女。們。的。心。罷。了。我。一。切。都。看。明。白。了。天。地。間。的。男。子。是。否。都。是。拐。騙。我。不。敢。說。但。我。敢。斷。定。天。地。間。的。嫖。客。都。無。非。是。成。心。來。騙。妓。女。的。而。以。温。文。派。的。嫖。客。爲。最。能。騙。并。騙。得。人。最。毒。我。真。是。一。箇。傻。子。女。人。一。作。了。妓。女。真。應。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萬。劫。不。復。決。沒。有。可。以。向。上。的。機。會。更。沒。有。男。子。能。誠。心。助。我。們。妓。女。向。上。不。過。這。種。阻。礙。我。們。向。上。并。致。我。們。於。一。種。卑。污。絕。地。永。遠。不。能。翻。身。的。人。并。非。是。那。些。流。氓。拆。白。黨。而。全。是。這。些。笑。裏。藏。刀。的。温。文。派。嫖。客。謝。謝。他。助。我。死。了。這。條。向。上。的。癡。心。好。容。我。一。心。一。意。去。做。那。卑。污。的。娼。妓。我。年。華。尚。未。十。分。老。大。又。上。有。老。母。待。我。奉。養。正。好。再。做。幾。年。娼。妓。多。撈。幾。箇。錢。了。卻。我。一。些。心。事。他。這。種。口。是。心。非。的。人。嫁。了。他。也。未。必。靠。得。長。遠。也。未。必。真。是。幸。福。我。又。何。必。怨。他。咧。但。我。念。他。當。初。總。還。待。我。不。錯。此。後。朋。友。終。是。朋。友。大。家。也。不。必。把。這。點。

小事擺在心上請他還是來和我談罷也或許他將來尚有煩悶的時候有待我再替他開心的必要你對他說我明天就到堂子裏去了有箇把溫文派嫖客來替我綑場面也是好的他又何必那麼不大方不來與我湊湊熱鬧咧

他得著那友人的報告情不遺舊果然過了幾天悄悄地到堂子裏去看望伊一回伊那時裝束得很時新又嬌揉出些很俊俏的樣子滿面堆著笑容放開聲浪尊了他一聲道徐大少你要常來照應照應我呀他聽了毛骨悚然打了一箇寒噤不由暗暗歎息道這一場侮弄的戲劇被伊報復了啊



■ 短篇名家小說集

二册 六角

本書所選爲海上名小說家瘦鵑海鳴寄
塵卓呆小青諸先生短篇傑作均未經雜
誌日報刊過者且各種體裁俱全讀之可
以時時更換目光封面用三色版主編者
爲周瘦鵑先生

▲周瘦鵑名作

□紫羅蘭正集

二冊 一元

□紫羅蘭外集

二冊 一元

□月痕

二冊 一元

以上三書均爲周瘦鵑個人之作每冊各有小說十餘篇雜作百餘種或撰或譯無不名雋可誦封面均用三色版精印監麗絕倫

▲何海鳴將軍

求幸福

齋叢話

諸君愛讀求幸

福齋主人之小

說不可不讀求

幸福齋主人之

叢話

▼分訂兩集

▼每集八角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倡門小說集(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閱者 吳門周瘦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
漢口後城馬路
北京馬市街
天津法租界
長沙南門外
福州南台

大東書局

